

# 沫若

代表作

沫若著

上海全書印行

## 序

郭沫若先生是四川嘉定府人，現年四十五歲。日本福岡帝國大學醫科畢業。可是他的志願並不是醫學，而有志於文學。在帝大時即對於文學有非常熱烈的嗜好。如女神等都為當時所作。自帝大畢業後，便完全投身於文藝運動，與郁達夫成仿吾等，組織創造社，主編創造季刊，創造月刊，創造週報等，並努力於寫作，在當時——中國新文學運動尚在萌芽時期，確實可算是異軍突起，創出中國新文藝運動的一個新紀元。郭氏即為大眾所注意，實為一般青年所信仰和歡迎。

郭氏的前期的思想是藝術至上主義，而行動完全傾向浪漫主義的；那時的創作如女神，星空，瓶，落葉等，翻譯介紹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等，都可見到氏之前期思想的表徵。從五卅事件暴發，氏之思想突受影響而轉變，氏之提倡革命文學，亦在此時開始。

一九二六年氏到廣州主持廣大大文科。廣東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氏即投身於革命的實際運動，革命軍抵定武漢，氏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後因國共分裂，氏復捨去政治運動，仍度其

文藝生活。現留居日本，對於中國文藝運動的努力仍未稍懈，在國內各大雜誌上常能見到氏之新的作品和翻譯。

郭氏乃為現代中國文壇上的極出的人才，他底作品所以受人歡迎和讚賞，自有其特色的優點和價值，無論他底前期的和後期的作品，無論他底小說，詩歌，戲劇，或小品文等，都有其特色，優點，和價值，都為一般讀者所珍愛的；所以，我們現在編選他的代表作出來，無疑地為一般讀者所希望而歡迎的。

但是我們對於郭氏代表作的選擇，與其他諸家的稍有不同，因氏之作品實在很多：這裏為原定字數篇幅所限，只能盡量選其近作，不選前期舊作，好讓讀者多看些新鮮的作品。將來我們也許還要編選一部續集，把他以前全部作品中的精華選出來。這是兩全其美的方法，也就是為了更有利於讀者。

民國廿六年三月五日 編者

# 郭沫若代表作選目次

## 第一輯 小說

北伐途次·····	一
武漢時代·····	一一二
雙簧·····	一六五

# 上海合衆書店新書目錄

- |            |             |         |          |
|------------|-------------|---------|----------|
| 初中升學試題詳解   | 模範英漢辭典(精裝)  | 沫若：我底幼年 | 青年的成功基礎  |
| 中學生升學指導    | 模範漢英辭典(精裝)  | 魯迅：代表作選 | 茶花女      |
| 中學各科常識大全   | 模範英漢兩用辭典    | 巴金：代表作選 | 雙城記      |
| 新小學升學指導    | 英文文法作文典     | 冰心：代表作選 | 現代應用文大全  |
| 小朋友升學指導    | 納氏英文文法詳解(1) | 丁玲：代表作選 | 交際萬有大全   |
| 小朋友各科常識大全  | 納氏英文文法詳解(2) | 沫若：代表作選 | 新公文程式大全  |
| 中學生模範作文    | 兒童水彩畫       | 茅盾：代表作選 | 唐著新尺牘    |
| 初中模範作文     | 兒童蠟筆畫       | 達夫：代表作選 | 學生新尺牘    |
| 小學模範作文     | 兒童剪貼畫       | 紹鈞：代表作選 | 兒童新尺牘    |
| 高級模範作文     | 兒童鉛筆畫       | 老舍：代表作選 | 女子新尺牘    |
| 初級模範作文     | 兒童鋼筆畫       | 魯迅：傑作集  | 普通新尺牘    |
| 中學模範日記     | 兒童毛筆畫       | 巴金：傑作集  | 商業新尺牘    |
| 高級模範日記     | 幼稚園讀本(1)    | 冰心：傑作集  | 袖珍新戲考(1) |
| 初級模範日記     | 幼稚園讀本(2)    | 丁玲：傑作集  | 袖珍新戲考(2) |
| 算術指南(黃熾甫編) | 幼稚園常識(1)    | 沫若：傑作集  | 袖珍新戲考(3) |
| 算術指南(火光波編) | 幼稚園常識(2)    | 茅盾：傑作集  | 袖珍新戲考(4) |
| 四用學生字典(精裝) | 魯迅：二心集      | 達夫：傑作集  | 楚霸王故事    |
| 四用學生字典(平裝) | 魯迅：雜感集      | 紹鈞：傑作集  | 伍子胥故事    |
| 國音學生新字典    | 魯迅：散文集      | 老舍：傑作集  | 新中國      |

# 郭沫若代表作選

## 北伐途次

### 小引

在這兒所要敘述的是一九二六年北伐軍進攻武昌時的事情。回顧起來已經六七年了，所有的材料大抵歸了消滅，即使還有被保存着的，在我目前的環境之下也蒐集不起來，所以我現在只能夠根據着我所參加過的一部分寫出，而且是根據着我的日漸稀薄下去的記憶。因此我這篇文章只能夠採取回想錄的形式，記憶比較明確的地方寫得自然會詳，記憶比較淡薄的地方寫得自然會簡略。這樣，文章便會流爲是斷片的，但也只好聽其斷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像進去，把全部的事件客觀化起來，寫成一部小說，但那樣反會減少事實的真實性，同時是會發生出許多錯誤的。我將來假如有更適當的環境，能夠蒐集得豐富的材料——我希望凡是參加過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的那次的革命的人能夠提供出些材料來，就像我現在一樣

寫出回想錄，便是最好的方法——我到那時候一定可以寫出那樣的一部小說或者歷史，要寫出這部著作我覺得我自己是最適當的人：因為從廣東到廣東的那個巨大的波動，我是整個地參加過的。

這兒要從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離開長沙時寫起。要從這兒寫起的是因為從長沙到武昌在北伐期中是自然成一段落的。在這一段落中我特別要紀念我的一位陣亡了的朋友。這位朋友雖然陣亡了，就和其他在武昌城下陣亡了的將士一樣，除少數接近的幾個人之外，連他的名字都是沒人知道的。他的名字我現在要大書特書地寫在我這篇回想錄裏，但我相信總不會是像寫在水上的一樣罷，但這不是說我的文章可以不朽，是說他那不朽的英勇由我這易朽的記憶中離析了出來，讓讀者替我分担了去，就好像一簇地丁花的種子隨着風飛散到了人間。

政治部到了長沙是駐劄在舊時的省議會裏面的。主任的鄧擇生常住在司令部裏面參預着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大體是由我在主持。

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是在準備着第二天辦祝捷會的，慶祝岳州的克服；在當那天晚上

要舉行提燈行列。下午四點鐘的光景，大家正忙得來有了一個段落的時候，鄧主任突然下了命令來，叫把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分爲先遣部隊和留守部隊，先遣部隊於當晚八時由長沙車站出發前進，留守部隊暫時留守在長沙。

從那連工作人員和夫役大抵在一千人上下的政治部，分出了三分之一來組織成了先遣部隊，把所當需要的物品通同指配停當了；在六點鐘的時候便指定了統帥的人把全部人員領向車站。

我和祕書的李德謨也是屬於先遣部隊的。但因為離開開車還有兩個鐘頭的餘暇，便偷了這個餘暇來走到附近的澡堂裏去。當到那樣三伏的天氣，到了長沙將近一個禮拜了，我們是沒有洗過一次澡，自己身上的臭氣怎麼也不能忍耐。洗了一個澡真是異常的舒服。走出街頭來正要打算坐人力車趕到火車站上去時，但是人力車夫已經罷了工了，因為已經七點鐘，提燈行列開始了，車夫工會的工友都是要參加的。街面上的人也逐漸擁擠了起來，即使就有人力車，也是到了礙難通行的地步了。到這時只好在街上找了一位嚮導，拚命的向火車站上跑去。

跑到了火車站門口的時候，俄顧問的翻譯紀德甫和幾位部員向着我們簇湧上來，異口同聲地叫着：

「啊，你們到那裏去了來？鄧主任在大發雷霆——說要搶斃你們呢！……」  
看錶也只到七點半鐘的光景，離開車的時間還有半個鐘頭，這發怒的原因使我一時沒有把捉得着。

紀德甫是要時常跟着俄顧問的，他也是常住在總司令部裏面的人。他們——鄧主任，俄顧問和他——是七點鐘到的車站，看見先遣部隊的人員都已經上了車，以為我和德謨一定是立刻會到的，便把開車的時間提前了半點鐘。這個情形我們自然是無從知道的，而我們在洗澡，他們也是無從知道。就這樣在時間上便不免稍稍生出了一點齟齬。

匆忙地趕上月台，在昏濛的電燈光中看見在最後一架車廂的門口立着那位昂藏的鄧主任，他的頸子是硬擎着的，頭是照常微微偏在右邊。

「到了嗎，唉？」他含着怒氣的聲音遠遠地在向着我們這一羣人發問。

「到了，到了，」別的人替我們答應着。

接着也就走到了他的面前，把去洗澡和沒有人力車的話向他說了一遍。他只是哼了幾聲，把硬着的頸子微微地點了幾下。最後是說出：「好啦，我們開車啦。」

車是普通的三等客車，因為車上的電燈機關被北軍破壞了還沒有復元，車廂中只是點着幾盞馬燈，光度自然是很暗淡的。俄顧問的鐵羅尼坐在後面的一個車角上，他看見我們上了車，便跑來拉着了我的手，很親藹地用德國話向我叫着：

「Genossen K.1 Wie haben sie gesind?」（K同志，你是怎麼了的？）

我也免不得用我的「不落肯」的德國話來和他說了一些。他們都退到那個車角上去坐下了，我自己覺得很有點沒趣，就像做錯了什麼事的小孩子一樣，只好遠遠地退在另一邊的車角上去默坐起來。

不一會火車也就開動了，在昏暗中把駐劄得還不上一個禮拜的長沙留在了我們的後面。

## 二

車廂中的光景很暗淡，我自己的心境也同樣的暗淡。夜以繼日地勞苦了好幾天，不求有功只想無過地勞苦了好幾天，不想要偷閑去洗個澡，竟鬧出了這樣大的笨事。洗了澡後的舒

服已經被趕向車站時所跑出的汗水沖洗乾淨了，而在精神上還受了一次的「槍斃」。一些沒趣的只想向自己發怒的簡單的念頭在腦中迴旋着，迴旋着，自己不想向別人說話，別人也沒有人來向自己說話。

火車跑了大約兩個鐘頭的光景停止着了，已經到了目的地的汨羅。

在昏暗中又下了車來，車站的情形是怎樣，並且是在那一個方向，都摩不準確。天上沒有月光，連星影也都沒有一個，主要的幾個人借着馬燈的光，聚集在一座路旁的坎台上，坎台是面着石板的。在那兒規定了第二天走路的方向，把命令傳出去了。當晚就地露營，明天清早六時向目的地出發。

鐵道路線的旁邊不一會便生起了幾堆火來，是準備夜飯的，部隊忙着出發，連夜飯都還沒用。

鄧主任的怒氣似乎還沒有解息，他依然沒有向我說話。平時他對我比較是沒有秘密的人，這回却好像成了木雕的哼將一樣。這次突然的出發究竟爲的什麼？岳州已經克服了，火車不日便可以開到岳州，爲什麼我們要趕着走路？路向又不是沿着鐵路而是向着東北，並且

也不當大道，連普通的地圖上都沒有路線。我們最後的目的地究竟是在那兒？我們的使命究竟是什麼？……這些他對我全沒有說明，也沒有對我說明的意思。我覺得他對我不沒有這樣嚴守秘密的必要，就是在車站上略略誤了一下鐘點（其實離開車前還有幾分鐘），也不應有那樣長久不解息的怒氣，我自己私自怨艾的念頭也掉過來在對着他表示不滿意了。

胡亂地在露天中把夜飯用了，因為天黑，又因為明朝一早便要動身，各人用的行軍床都來不及取出；鐵羅尼顧問和鄧主任和着衣裳便在那石板面的坎臺上倒睡了下去。我很驚異，同時也很佩服他們，怎麼在那樣硬的地方可以睡？紀德甫，李德謨，和我，在這時候從他們的面前退開了，自然是要去找睡覺的地方。我們有不約而同的心事，是想找一個柔軟的地方來睡。

一處有深草的地方，上面有幾株樹子罩着，在馬燈光中照明出來是異常地幽雅。我們便把這兒選定了。德甫把自己揹着的雨衣解了下來鋪在草上，德謨也從鄧主任的護兵手裏找了一床廣大的龍鬚草席來鋪陳着。我首先向那草席上坐下去，就像是坐上了鋼絲床的一樣，坐起了一個深窩。不一會大家把圖囊來做了枕頭，睡下去了。

德甫對於這次出發的動機和目的是很明白的，他睡着把情形告訴了我們。

原來就在那天的午後在總司令部開了一次秘密的軍事會議。我們的突然的出發，便是在會議上決定的，因為平江通城方面的第四軍接連地在軍事上佔了決定的勝利，敵人全線總退却，岳州是等於不攻而下的。敵人最後的殊死戰大約是在汀泗橋賀勝橋的一帶，這最後的抵抗如被衝破了，武昌城便指日可下。但就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我們在軍事上要和吳佩孚爭取武昌，而在政治上是要和新附的×××爭取武昌的。湖北的政權不好落在×××的手裏。我們現在所取的路線便是要去抄截×××，從弧線上趕着去追蹤第四軍。因而我們的目的地總是在通城以北，武昌以南。

這樣一得到了說明，才好像見了天日的一樣，在這次的出發中便頓然感覺了無限的趣味：因為這兒包含有一個賽跑的競爭心，而我們自己是這賽跑的選手。

說了一陣，因為疲倦，又因為草地的軟和，不知不覺也就睡熟了。第二天的清早由喇叭的聲音喚醒來的時候，睡在地面上的半身衣裳都是濕透了的。草席不用說也和水裏浸過的一樣。這個啞謎的解釋自然是不用費力的，因為草多的地方，地面太鬆，由那兒所發的濃重

的蒸氣，在下半夜退了涼後通同結成了露水。到這時才明白了那本是騎兵將校出身在革命戰役中受過好幾次名譽負傷的俄顧問，和保定軍官學校出身在第四軍做過團長的鄧主任，爲什麼要選着在堅硬的石板面上來睡覺的原故。沒有軍陣上的經驗的人，就是睡覺都要迂闊得鬧出笑話來的。不過還好，從廣東出發以來也算經過了一月以上的煅煉，雖然在那夜露裏濕睡了一夜，身上却也沒有發出什麼毛病來。

### 三

過汨羅江的時候是二十五日的清早，江面並不寬，水也很淺，疑心到屈原何以會在那兒淹死。清早的太陽燦爛地照在江面上，在江岸的淺山中騎在馬上走的時候，做出了這樣的一首舊詩。

屈子行吟處，今余跨馬過；

晨曦映江渚，朝氣滌胸科。

攬轡憂天下，投鞭問汨羅；

楚猶有三戶，懷石理則那？

政治部從廣東出發的時候是只有兩匹馬的，是鄧主任和俄顧問的代步。到了長沙又添購了兩匹，於是乎我和紀德甫便也有騎馬的份子了。我騎的是一匹老白馬，怕是從長沙的那一座麵坊裏買來的。那馬老先生異常的馴善，循規蹈矩地總不肯走前頭，只接在別的馬屁股上「夫子步亦步趨亦趨」。但我那時還沒把馬騎會，就坐在那樣的馬上，憂的與其是天下，倒甯是馬下。我最怕的是那騎兵顧問和團長主任，他們騎的馬既比較優秀，而他們一高興起來總愛放點小跑。這樣的情形便逼着我不能不採取人道主義的方向，我的馬多是讓給別人騎，或者用去駝行李。但是做起詩來的時候，却把自己誇張成爲了英雄。

渡過汨羅以後的情形便不大記憶了，每天都是在山裏面走，走的都是一些很狹隘的小路。特別是入了湖北境界之後，山多是一些童山，路過的村莊都異常的凋敗，天氣熱，人多，又沒有軍隊式的組織，行動異常的緩慢。就那樣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三天中每天都在從新編製先遣隊，把趕不上的人和沉重的行李都留在後面，儘能跑路的和比較重要的人挑選着往前走。說也奇怪，我的體力，特別是脚力，在那時候不知是怎的，真是特別的旺盛。我多是跑路，但我每天都在打前站，每到一個站口，總是我先到，便去替大家找宿營和

中休的地點，有時還要爲大家燒菜煮飯：因爲從廣東帶來的火夫們，扛着幾口大鐵鍋和食具的，在汨羅車站出發後的頭一天，便已經落在後邊去了。

到了二十八日的下午四點鐘的時候，趕到了離崇陽不遠的石城磯，跟上了的只有二三十個人了。一方面在加緊的趕路，但一方面却又躊躇了起來。在山裏跑了幾天，和左右兩翼的軍隊都沒有聯絡，不知道軍事上的情形是怎樣了。逐漸和前線接近了起來，幾時和敵人偶然相遇都不可測度。天色還早，本來還可以趕路，但就因爲這樣的形勢，我們的領導者鄧主任他便叫我們暫時在石城磯宿營，他和俄顧問兩人騎着馬趕向崇陽去，待有他的命令來的時候我們再定行止。

鄧主任和俄顧問騎着馬去了，在我的幻想裏面，他們兩位就像是兩名勇敢的斥候。

在他們走後，我們便在石城磯宿營。那是小小的一個村落，只有二十來往戶的人家。村子是東西橫互着的，南面流着一條清淺的溪水，人家是面着溪水立在北岸的。我們幾個人，德甫，德謨，宣傳科的副科長朱代杰，和我，住在東頭的一家鐵匠舖裏。舖裏有鐵砧和廢了的爐灶，看那情形是已經好久沒有打鐵的。但那村子並沒有經過兵火，鐵業的廢止當然是另

有原因。問那鋪店的一位主人，他也說不出一個所以。但我想到在日本勢力支配之下的大冶鐵廠是相去不遠的，這明白是手工業被機械工業破壞了的一個小小的角度裏的現象。

鐵鋪的第二進有一個小小的橫的長方形的天井，上面是一座廠廳，放着些極舊的桌椅，靠壁有一架頹敗的神龕。

我的一位很忠實的勤務兵把我的行軍床陳在天井的南沿；和鋪面緊接着。——說起我那位勤務兵，我現在費了好一陣的追憶把他的名字記起來了，他名叫薛紹三，是福建人，在韶關的時候便開始跟着我，後來還跟着我到過南昌，足足跟過我一年。從長沙出發趕到這石城磯來的途中，大部分的工作人員和夫役都落了後，連鄧主任的幾位護兵也一個都沒有跟上，他却始終跟着我的。我的一架行軍床和一口小小的鑛鐵衣箱，找不着夫役的時候，他便自己替我挑着。我趕到了石城磯，還得有行軍床睡覺，那是應該感謝他的勞力。

行軍床面好了，並且是面在屋頂下面的，這是從長沙出發以後的最舒服的一次。把夜飯和應該辦的事情了結了之後，把疲倦得就和乾油魚一樣的身子拉直了起來，很深熟地便睡下去了。

#### 四

「祕書長！祕書長！」

聽着有人在叫，朦朧地從深睡裏醒了來。

「祕書長，鄧主任有信來了！」是薛紹三的聲音。

周圍通是黑暗，他提着一盞昏花的寡黃的馬燈立在我的床頭。

我一翻身起來，接過了他遞給我的一封信。信封面上自然是鄧主任的筆跡，寫着投交給  
我，還帶了一筆是信到後交來人腳資二元。

我把信連忙拆開來，借着昏黃的馬燈光來看時，大意是鄧主任和俄顧問在九點鐘的時候  
到了崇陽，在崇陽得到了前綫上的消息：我軍已過羊樓司，正在跟着敵人窮追。又說他們兩  
人第二清早一早由崇陽出發，叫我帶着紀翻譯和李祕書連夜趕上前去。

信看完了，把手錶來看時是一點半鐘。我問送信來的人，薛紹三又從外面去引了一個人  
進來，穿的是長衫，手裏打着一個圓紗燈；上面有「崇陽縣」的幾個扁紅字。看那情形大約  
是崇陽縣的差人。我看他的衣裳是濕的，同時在天井中也聽見有微微的雨聲，才知道是在下

夜雨。我叫薛紹三把錢給了差人，打發他走了。一面又把同宿的幾個人叫醒了起來。

把部事交託給代杰，把自己的行李委任給薛紹三，和德甫，德謨兩個人動身的時候已經是兩點過鐘了。德甫帶着兩百塊錢的現洋，讓他坐着轎子——是晚上雇定在那兒的——在前面走着做嚮導。德謨和我都騎着馬。我騎的仍然是那匹極馴善的老白馬，走在最後。

夜雨微微地下着，夜景是一團墨黑。唯一的光只是前面走着的轎上所掛着的兩盞馬燈。馬是老馬，又是半夜裏趕出來走路的，睡眠沒有睡足，走得很是不耐煩的光景。它只是把頭埋着，一面走，一面在地面上哼着鼻孔。你要把馬頸提起來却很要費一番力氣，好在慢慢地走着也可以跟得上轎子，也就聽它去埋頭吐氣去了。

起初動身的時候有點興奮，並由屋內的空氣轉換到露天的雨中的空氣來，睡意是被驅除了的。走不一會雨也住了，老馬的老漢步却是一服大有效用的催眠劑，本來是還沒睡足的暫時被驅除了的睡眠，不知幾時又飛了轉來，襲着坐在馬上的騎士。有時腳擦着岩邊或樹幹，發出些悉率的聲音，有時頭上掛着樹枝，冷的水滴滴在臉上，突然地驚醒來；但昏昏地沒幾分鐘又睡熟了。由人推想到馬，想那坐下的馬怕有時也是睡熟着的。古人說一盲人騎瞎

馬，夜半臨深池」，我那時的情形可以說是一「睡人騎夢馬，夜半赴戎機」；但在事實上也並沒有什麼的危險，馬是仍然走着路，人是仍然騎在馬上的。那時候的情形大約是潛意識在活動，就和夢遊患者在夢中可以行動的一樣。所以事實上就真的讓盲人騎着瞎馬，在月黑的夜半騎到很深的池子邊上去，我敢保險，是斷不會落下池子裏的。以為危險，會落下池子的，只是睜着眼睛的人未曾行過實驗的幻想。

在夜裏走着的情形自然是很模糊的，但就在天明以後的情形我現在也不記憶了。只記得到了崇陽城內時是早晨八點鐘。先是到了鄧主任信上所寫明着的他們所住宿的旅館。到了那兒時，他們在清早六點鐘的時候已經走了。鄧主任還留下了一封信，叫我們向着蒲圻跟踪前進。

用了早飯之後，德甫坐來的轎夫大約是念到了前途的危險，無論怎樣都不願意再走了，只好在崇陽城裏另外雇了轎夫，在這兒又很費了些時候。我在那時寫了一封信寄給廣東的成仿吾，把出發長沙以後的情形告訴了他，信後附帶了幾行日本文是寫給我留在廣州的夫人的，這幾行信却虧她替我保存着了，我現在把它譯錄在下邊。

「廿四日離開長沙；今晨八時頃到了此地。我軍以破竹之勢進逼武昌，今聞已進展到離武昌城外僅距中國里百五十里之地；大約在三日內便可以攻進武昌。攻進武昌之後便萬事都順利了。」

祝你的健康，並祝孩子們的健康。

我是異常的強健。連自己都出乎意外。

××，廿九日。」

## 五

崇陽城內的市面並沒有什麼騷擾，城裏沒有北軍的痕跡，也還沒有什麼革命軍的痕跡：因為由通城進攻的第四軍直趨羊樓司，沒有經過崇陽。我們從長沙來的路向不用說是走了好些枉路。我們假如先朝羊樓司來，那定然是早把第四軍趕上了的。

由崇陽向蒲圻的道路是平坦的大路，此後的進行可以無須乎用嚮導了。路因夜來的雨很滑，德甫的轎子走得很慢，我們各自騎着馬向前頭走去了。在途中的一個大站口上，大約就是地圖上的「洪上」，把馬休息着等待着德甫，聚齊了吃了一頓中飯又走。

天氣異常的炎熱，坐在馬上總是想睡。路過着有樹陰的青草平地時，特別有一種很難克服的誘惑，總使你想跨下馬去，倒在草茵上，睡他一個酣足。有時竟直在馬上便晝寢了起來——在馬上晝寢，這個表現在沒有經驗的人或者會以為是誇張，但其實這是極尋常的事。有些人鬧着神經性的失眠症，以晚上不能睡覺為苦，甚且有因此而自殺的，那種人我勸他去從軍或者做苦工，把閑着的筋肉充分地勞瘁一下，他會弄到要想不睡都不能夠不睡的那種地步。

沿途的風物都是太平無事的景象，在路上走着的農人和行商，都像不知道在鄰近的縣分上有過並且有着劇烈的戰事的光景。因此走了半天倒也沒有什麼特別留在記憶裏的東西。

走到了天色漸漸向晚的時候，路上的行人漸漸的稀少了；直到後來在黃昏中只剩着德謨和我所騎着的兩匹馬。馬走了一天半夜自然也是疲倦了，它們却又知道我們是不會騎的，走到一段田隴上的時候竟至立着不動。沒有辦法只得都下馬來牽着馬走。在那田疇中走着，周圍的淺山由深藍的顏色逐漸轉化成黑影，灰色的暮氣連把自己的情趣都灰色化了。突然起着一種從廣東出發以後從不會起過的恐怖的念頭——在那些淺山裏面萬一有從戰綫上潰逃了

來的北兵藏着，乘着這昏黑的時候向着我們一衝下來；再不然會有什麼大股的強盜來趁火打劫？……這種無謂的憂慮執拗地來糾纏起來。

德謨也是有點神經質的人，大約也是我的憂慮無形地傳染到了他；素來是少說話的他，愈見沉默着，黑着一個面孔，就和那薄暗中的山影一樣。

好容易走到了一個村莊，問起路來，據說離蒲圻還有五里路遠。我打算走一段黑路——直趕到蒲圻，在蒲圻或者可以和鄧主任們相會。徵求德謨的同意，他黑着一個面孔不置可否。但是要走也還須得等着德甫一道，我們穿過了村莊，在北頭上的一個土地廟前休息着。等了將近半個鐘頭，兩個人交代着跑到村的南頭上去望，總不見德甫的轎子來。天色已經完全入了夜景，又微微地下起雨來了。路是完全看不見的。到了這時候只好決心到村上去找個宿處。

拉着馬又折進村去，扣了好幾家的門都沒有回應。有些人家裏面有湖南兵的聲音，在那兒喝酒，那些自然是第八軍的兵士，不知道是幾時進了村的，我們在外面打門，他們也一樣的不理。最後在村的南盡頭處的一家門上扣着，裏面是漆黑的，起初仍然是沒有人回應。我

們在外邊叫着說：

「我們是南軍的官長，只求借宿一夜，決不擾害你們，你們放心把門打開。」

幾次放大聲音在門外懇求，裏面最後公然點起了亮來，有人的聲息，並且有出來開門的神氣。想那裏面的主人大約是聽明了我們說是官長，又聽見我們的聲音也還不甚粗暴，證明我們是確是官長一類的人；或者也怕是我們那兩匹馬不耐煩地哼着鼻子，蹴着腳的聲音替我們作了證明的。大門結局是開了，一位五十來往的男子點着一盞菜油燈來接着我們。我們又把來意說了一遍，他很慇懃地把我們招待進去。我們問他繫馬的地方，他尤其高興，他說他家裏有馬房；接着又把兩匹馬引進他的馬房去了。

房主人看見了我們並不粗暴，他愈見安心起來了。他把我們歡迎着，好像有些得意的神氣。屋裏很熱，蚊子又異常的多，我們勸他把大門開着；他在廠廳上燒起了火柴來燻蚊子。我們是還沒吃夜飯的，他出門去替我們買了幾升米來，他自己有些仔雞，便替我們殺了兩隻，很慇懃地在廚下準備着；又替我們燒了些水來洗腳。

我們坐在大門口等待着德甫，又等了半個鐘頭的光景，仍然不見到來。我剛才替自己懷

着的憂慮又爲他喚醒起來了。他的身上是帶着有我們的盤費的，那兩名轎夫不會圖財害命嗎？天色是已經黑了的，轎夫是兩名，他是一個人，兩個人要結果他，那不是很容易的嗎？這比潰兵和強盜的想法更近情理，我對德謨說着，他也是在作同樣的想法。

「假如是那樣，我們真是害了他呢，我們不應該把錢讓他一個人帶着。」我這樣說。

「不過他是有槍的，」德謨說，「那兩名轎夫或者不敢動手。」

「近在身旁的敵人，有槍也是不行的。」

兩人正在談說着的時候。遠處有光亮現出，向着村上走來。唯一的希望發生了出來，希望那就是德甫轎上的馬燈。

我們走向村外去迎接，燈光漸漸近了。

「是紀德甫嗎？」我們叫着。

「是的。」

那含蓄着歡喜的回應所喚起來的自然是一樣的歡喜。

## 六

轎子到了店門口，德甫拿着一枝開了盒的駁壳槍走下了轎來。

看着他拿着槍的情形，我和德謨同時相向着笑了一下。

「我們以為你在路上遇了什麼事情呢，等了你一點半鐘了。」我對着德甫說。

「兩位轎夫走得太慢。他們說蒲圻在開火，死不肯走快。今免口全這兒是不上爾門，戈還要逼着他們趕到蒲圻的。」德甫說。

「我也本來是想趕到蒲圻的，因為沒有馬燈。」

「那麼好了，現在有馬燈來了，我們趕到蒲圻去。」

「好的，好的，」好一會沉默着不肯說話的德謨贊成着。「我們吃了飯動身。」

德甫也是沒有用夜飯的，我們便走進店去。兩位轎夫吐着很多的怨言，把轎裏的行李搬了進來，又走出去了。我叫店主人也替他們預備飯食。

不一會我們開起飯來，店主人另外開了一桌飯出去招呼兩位轎夫的時候，那兩位胆怯的夫子已經逃得來沒有踪影了。

「糟糕！」紀德甫叫着：「那兩位傢伙早就想跑的，他們在路上已經把轎錢通同要去

了。」

這樣一來，我們要在當夜動身的計畫便不能實現了。店主人也慇懃地留着我們，叫我們第二天清早一早動身。我們也決定了在他的家中過宿。

那房子是一列三間的建築，前後有兩棟，第一棟接着街面，中間是一個廠廳，前面接着店門，後面接着一個橫的長方形的天井。左右是舖面，那主人有三個兒女是睡在右首的一間的地面上，藏在烏黑的被條下面，自從我們進了他們的家屋之後都駭得不敢出來。左首的舖面是空着的，店主人叫我們在那兒下榻，說那裏面有床，也還有捍麵台。

天井的兩側有過道連接着前後兩棟。第二棟的正中是堂屋，背壁上陳列着神龕，但奇妙的是在那堂屋的天井邊上塑着一個一連有三口鍋的長灶頭。左右有耳房，右邊的耳房便是馬房，左邊是關着的，想來怕是麵房了。

由那房子的結構上看來，那家主人在前怕也是一座大家，後來零落了才開始開麵坊而兼帶着館的生意的，堂屋上的灶頭一定是後來塑上去的。馬房我進去看過，那從前應該是有地板的房間已經成了土面，馬是只有我們自己的兩匹。據那店主人說，他家中在年內接連出了

兩次喪事，他的母親和他的妻室，他自己的馬就為經營喪葬賣去了，麵房的生意是已經停業的。這位主人又算是經受了第二次的零落，他的前途是只有把剩下的房廊賣掉，成為流氓無屋者的。

湖北的天氣，夜裏就到九點鐘過後都還不能退涼，又加以在廠廳中燒着火燻蚊子，熱得來很令人難耐。德謨跑到門外去，在右面的階段上睡着了。我和德甫走進左側的鋪面去。那兒是有兩間房間的，前面是純粹的鋪面，在櫃台背後靠着壁陳着一張很寬大的捍麵台，德甫和着衣裳便倒在上面睡着了。我自己又走到那後面的一間小房間裏去，那兒放着一架大花格床，照那色彩和褪了金箔的一些赭色的雕刻看來，怕是那店主人的母親或者祖母結婚時的嫁奩。後手一隻角上放着一張方桌，桌上放着一座紙紮的靈堂，那當然是店主人的母親和妻室死時用過的。那在喪事過後是應該燒毀的東西，而店主人還珍重地保存着，足見他真是窮得有點程度，他似乎是想留來在自己的喪事時使用的一樣。桌下放着一架鉄火盆。房間怕有兩三個月沒經過人住宿，並且也沒經過人打掃，灰塵真是「山積」着的。

床上只是平坦的木板，上面沒有草也沒有草席。我自己決定就在這兒睡下，我去把紀德

甫的雨衣取了來鋪在床上，把馬燈吹熄了也就睡下去了。

突然之間醒轉了來，我以為是天亮了，但周圍是一片墨黑。把火柴擦燃照看手錶時，才十一點過鐘，睡了還不上兩個鐘頭。自己還在詫異這突然的覺醒時，頸子上異常的作癢，同時全身都像在發燒的一樣。房裏的空氣悶熱得難耐，便索性起床把馬燈點燃，想到房外去另外找一個地方來睡。

我把面在床上的雨衣揭起來了，奇異的是床板的木面就像在移動的一樣。我起初懷疑着是我自己的眼睛發花，待我再過細看時，這第二次受的一驚比我疑床板的移動還要厲害。真真是見所未見的一個奇景——一床板上都是浮動着的臭蟲！那臭蟲的大衆真好像是戰場上的千軍萬馬，我是睡在那兒就和闖入了小人國的葛理維一樣足足被它們攻擊了兩點鐘，把我從深熟的睡眠中攻醒了來。但是這場仇恨是不能不報的。我穿着膠皮鞋踏上床去，便把那千軍萬馬的臭蟲陣踐踏了起來。我算是打倒了一個臭蟲帝國。同時又感覺着自己的身上是還有敵人馳騁着的，便提着馬燈，抱着雨衣。跑出了廠廳來。

廠廳上燒着燻蚊子的柴火還沒有滅盡，把火撥活起來，把自己身上穿的軍服和襯衫脫下

在火上拌料。抖下的臭蟲絲也毫不誇張地是「勢如雨下。」它們受着了炮烙之刑，發出了濃烈的異樣的奇臭。

身上的臭蟲大約也掃蕩乾淨了，時間還早，便在廠廳上的一個楊妃椅上胡亂地睡下去了。

## 七

店主人起的很早，他替我們把早飯弄好，讓我們起來吃了之後也才六點鐘的光景。

要準備動身了到馬房去轡馬，我那匹老白馬睡在地面上很不容易拉起來，兩隻眼睛角上也流着眼淚，看那情形它實在是疲倦得不能再走路了。沒有馬夫跟着的馬是很大的麻煩，在自己的飲食起居都顧不周到的時候，對於馬的飲食起居却不能不加意的顧着。鞍轡要自己轡，馬到疲倦了的時候要自己牽，那馬老先生的用處在我已經是消滅了的，我便率性又講了點子馬道主義，把馬寄放在了麵房老闆那兒。我留了一封信給政治部後來的人，讓他們過身時把馬收下。在我的想法是，那經營麵坊的主人把自己的馬是賣掉了的，那匹老白馬他或者會藏匿起來不肯交出。但就那樣也樂得做了一番順水人情，老闆或者可以把麵坊恢復起來，

本來是在麵坊裏住慣了的老馬又落到麵坊裏也算得是適材適所。不過那匹馬，後來仍然是拉到了武昌，也見得那麵坊主人真是忠厚；可惜他的姓名我忘記了，他住的那村落的名稱我也不記得。

夜間住了的雨，清早又微微地下過一會。在赴蒲圻的途中，臭蟲的悲喜劇還鬧了一幕小小的餘波。駝着硬洋的紀德甫是騎着唯一的一匹青馬的，我和李德謨在路上跟着走。德甫把他的雨衣披着，走不一會他叫起來了，他在自己的頸子上抓下了好幾個臭蟲來。那自然是昨晚的臭蟲潛藏在衣縫深處，在火上沒有抖落乾淨的。惹得德甫在路上又把全身的衣服脫了下來清掃了一遍。我自己的頸子上也有點囉哩，原來是昨晚在床上放過一下的軍帽裏面，在那皮沿的内部也藏蓄了好些餘孽。

走到八點鐘的時候快到蒲圻車站了，愈和前線接近，空氣便愈覺得緊張起來，沿途遇着的都是士兵，從他們的口中探聽得不少的前線上的消息。據他們說來，汀泗橋的戰事是昨晚結束了的，現刻怕在咸甯一帶開火。總司令部的火車昨晚已經開到了蒲圻。

在離蒲圻車站不遠的地方有一道小河，渡過河便是往咸甯的捷道，有好多往前線去的兵

士都是從那兒渡河的。德謨和德甫主張渡河走去，我是主張到蒲圻車站去把擇生的消息探聽明白了再定走法。他們不肯聽我的話，我同他們也就分了手，約定在咸甯聚會。

我一個人走到車站上去，總司令部的車的確是停在那兒的。我走到那主腦部的車箱去，剛好走到車口，恰遇着白崇禧從車裏走出，他那時是代行着參謀總長的職務的。他看見了我却是先開了口：

「哦，K先生（他對我照例是這樣的稱呼），你也趕到了這兒！」

我問他：「擇生是不是在車上？」

他說：「擇生是昨晚到的，我們的車子是夜裏到的，他到車上來開過會議，今早一早又趕到前線上去了。現在怕在咸甯和賀勝橋一帶開火，陸續的有傷兵送轉來。我們的兵站部準備得太不周到，傷兵拿着沒辦法，我們這火車是又要立刻載着開回岳州的。」他又問我：「是不是要去見×××？」

我答應他：「我是要趕到前線上去的，要去追趕擇生。」

「那嗎你最好是乘火車，停不一會有火車要開到咸甯。」

剛好說了幾句話，月台有哨子的聲音，火車開動起來。我去找着了站長，問明了開往咸甯的車子是第八軍的軍用車，還要等一兩個鐘頭才能開車，因為軍火還沒有載好。

乘着還有一些時間我便在車站上巡視了一下，還有好些沒有搭上火車的傷兵被留在車站上，有的把手掌打穿了，有的把脚打斷了，有的是頭上受了傷已經失掉了意識，呻吟的聲音是異常的淒楚，有很濃厚的硝烟氣和石炭酸水氣。但是却没有見有人吐出怨言，大約也是因為打了勝仗的原故。一切的情形都很雜亂，而在雜亂上是帶着了一層欣喜的彩色。

巡視了一會我又走去找着站長，叫他替我在車上找一個座位。他說他自己不能夠作主，把我引去找着了一位第八軍的營長。那營長很矮小，立在月台上在督促着裝載軍裝包子，是新製的革命軍的軍服和軍帽：因為新附的湖南兵大多數是還穿着從前的軍裝的。

我對那營長說：我是總政治部裏的人，要趕到前線上去，要搭他們的車子。

那營長帶着一個很冷淡的態度，把我的身子上下地估量了一下，他沒有說可，也沒有說不可，只是對着站長說：「車子怕不夠啦，只空着兩個車箱了，連我自己怕都是找不着座位的。」

我看他我把我是看得很下賤，以爲頂高怕不過是一名准尉的司書，但那也是難怪他的。因爲我身上穿的是一套藍布的軍裝，自從由長沙出發以後在山裏跑了幾天，已經骯髒得很有點程度；脚上是一雙襪草鞋套在一雙綠色帆布膠皮鞋上，雨來都已經被泥醬緊了。

我聽着他那樣的口氣，我也沒有管他，各自跑到最末尾的一個空着的鉄皮車裏去了。等到軍裝包子裝到這架空車來的時候，我在車上也很賣了一些氣力，替他們搬運。包子高齊車頂地裝滿了半車，算也裝完了，那營長和他的屬員們最後也上了車來。他對我倒也沒有干涉，我自己也就厚起鉄臉皮來在鉄皮上坐下了。

## 八

其實我是太客氣了的。在快要開車的時候從月台上湧進了好些人來，大抵由第四軍落伍的夫役。營長的手下人不要他們上車，但也沒法禁止。那些夫役多是廣東人，高聲地反問着：

「吊那媽，耐牢害（你不是）革命軍？耐害反革命的北洋軍？……」  
空着的半個車廂已經擠滿了，車子開動了起來，月台上還有些人沒有擠上。

擠上來的人裏面有一位是第四軍的政治工作人員，本是廣東大學的學生，他把我認出了，他仍然把我叫着「K學長」。他說他是在平江得了病，送回了長沙，現在病好了，要趕到前線上去。他雖然穿的是同樣的藍布軍服，但比較整齊潔淨，沒有像我身上的那樣狼藉。看那情形，他自然是搭着昨晚的總司令部的火車趕上來的。他揩着有一條毛氈和一頂第四軍的特徵的銅鼓帽。他看我坐在鐵皮的車底上，便把自己的毛氈解開來疊着，請我坐，我却不過他的厚意，便拉長讓他和我並坐進來。

我們的坐處是向着鐵皮車的東側的門道的，和那位營長閣下相隔不遠。那位閣下大約是看明白了我比司書生的位置要高得一點，他在打開菸匣要吸菸的時候，公然進了我一枝香菸。後來，在九月間，劉佐龍在漢口行軍長就職禮的時候，我代表着總政治部去出席。在行禮畢後的茶點席上我也還看見過這位營長，他的席次和我離開得很遠，他公然走到我面前來特別和我打招呼，就好像我們是十年前的舊交一樣。可是那營長的尊姓大名我一直沒有攀問過，我揣想他現在怕已經升成了軍長了罷？

車內和車外的情形都是很雜亂的，但是是有光輝的雜亂，一切都好像是浮在了戰勝的榮

光裏。鐵道的兩旁和離鐵道稍遠的路上都像潮水一樣湧着本軍的隊伍。

因爲夜間和早晨的微雨，空氣是很濕潤的，一受着向午的太陽的熏蒸，倍感着燠熱。戰死了的北洋軍隊是沒有收屍的，狼藉在鐵道沿綫的兩側；死後僅僅十幾個鐘頭，已經腐化着，發出異樣的奇臭。汀泗橋是最有名的激戰地，在那兒附近的兩側的湖沼裏面浮無數的死屍，有的仰着，有的伏着，有的側着。（在戰事告了一段結束之後，聽說從那兒撈出了不少的槍械。）那兒的屍臭尤其是厲害。

過汀泗橋不遠，在東側的一段疎林裏面，有三個裸體的綁在樹上的死屍，通是跪着的。一個特別肥，身體異常的晰白而豐滿，頭是垂着的，嘴上有長長的八字鬚鬚。在當着心窩的地方有一個拇指大的槍眼，從那兒流出的血液在白晰的肚子上畫着一條含着潤意的黑線。頸背後插得有一道紙紮的箭標，寫着「正法旅長一名×××」。人的名字沒有看得清楚，餘外的兩名死屍也沒有看得清楚，火車已經跑過去了。那三名軍官自然是由吳佩孚正法了的，吳佩孚親身到了汀泗橋來督戰，無如戰線仍然是潰敗了。但可佩服的畢竟是大帥，連他自己都是要忙着逃命的時候，他却有那樣的關情來明正典刑。

過了那帶疎林子的時候在東側的湖沼的彼岸看見紀德甫和李德謨兩個人牽着那匹青馬，夾在隊伍中間走着。他們比我先走得兩點多鐘，但是瞬息之間火車便已經把他們趕過了。這個比賽恰是我們從汨羅跑路趕到蒲圻來的一個縮影，在山路上跑了五天多，別人的火車只跑了五個鐘頭。

快到咸甯車站時，在一處空地上看見了鄧主任和俄顧問騎的馬，又看見了鄧主任的一位馬弁，那是留在長沙總司令部行營裏的人，乘着昨晚的火車趕來了的。我高興得很，以為這一次終竟把擇生趕上了。在咸甯下了車，我便向那馬弁和馬的所在處跑去。

那馬弁遠遠地看見了我，就像迷了路的小兒看見了娘的一樣，歡喜得快要流出眼淚的樣子。他告訴我，他是在蒲圻車站上碰着鄧主任的，早晨跟着跟到了咸甯來，主任便到城內第四軍軍部裏去了，叫帶着馬在車站上等着，一直等了兩三個鐘頭都不見來；他自己還沒吃早飯，肚子又餓，又沒有一個錢。

我把了錢給他，車站上已經有些賣小食的，便叫他去吃。車站外面的壁上四處都是用白墨寫的留白，是某某團部，某某營部，或某某政治部叫所屬的人員在某處集合或者前進。我

在進口處的壁上找着了一段空隙，便也用白墨給紀德甫李德謨兩個人題着壁報，叫他們在車站上等着；我自己便去找第四軍軍部去了。

咸甯車站和縣城是有池水隔着的，池子中間有一條路，擁擠得不堪。另外又有些渡船在補濟着交通，那些船怕是臨時拉來使用的。我跳上了一隻渡船渡進城去，問到了第四軍軍部。但到了那兒時，那兒的留守部隊正待要出發；據說軍部的主要人們是已經前進了，鄧主任也跟着前進了，出發後已經有兩點鐘的光景。

就這樣，這一次的追趕又落了空，我本想跟着第四軍軍部的留守部隊前進，但有德謨和德甫沒有跟上，又怕他們在車站上死等，不得已又一個人折回車站去。

## 九

在車站上遇着了德甫和德謨，兩個人都走得很疲乏，德謨尤其帶着十分怨望的面孔，就像是我叫他們去吃了苦的一樣。他們說路是怎樣的泥爛，入是怎樣的擁擠，空氣是怎樣的奇臭。特別是還要服事着一匹馬。但這是不能由我負責的：要走那一截路原是出於他們的本意。不過我到了後來，就是在我寫着這篇回想錄的現在，都覺得有點失悔，失悔我自己沒有

去涉歷過那一段路；在火車中坐着雖是舒服，但是那有名的汀泗橋的戰場的情景在我是很模糊的。

咸甯以上還沒有通車，因為前線在賀勝橋作戰，戰事還沒有結束；鐵道上敵人所埋下的地雷也還沒有掃清，時而有從路線上抬轉來的工人，是因為誤踏了地雷受了傷的。趕上前線的隊伍大抵都避開了鐵道路線，檢着小路在走。但是沿着鐵道路線走的人也還是不少：因為路平坦好走，而且比小路捷近。德甫和德謨是上了走小路的當的人，我們便決定冒險沿着鐵道路線走去。馬是不能騎的，一匹青馬也只好交給鄧主任的馬弁看管着，叫他在咸甯等候着後來的部隊。

三個人互相隔着五尺遠的光景，在鐵道沿線上走着，起初是很小心的，線路中間有石子面着的部面自然是不敢走，就在所走着的土面上只要稍為有些隆起或新異的地方便要停着脚。但是走過咸甯車站，過了一兩道小橋之後覺得路線上並沒有什麼變異，也就漸漸的胆大了起來，放着脚步不斷地追趕過在我們前頭走着的人。

沿路的兩旁都有北軍遺棄了的物品，刺刀，馬刀，軍服，軍帽，子彈帶，手榴彈，下了

機關的步槍，人的屍首，馬的屍首。那些屍首都還沒有腐化，像汀泗橋一帶那樣的奇臭是還沒有的。

在路上趕過了不少的人，在一處山坳處看見了一處地雷爆發過的地方，地上潛的血還是鮮紅的，沒有凝集。血跡在地面上滴了一截路，又折向小路上去了。又在一處看見鐵道上在微微地冒着煙子，當心地走上前去看時，看見了一根枕木在燃着，不知道是怎樣地燃起來了的，我便洒了一番尿在那上面，把火澆熄了。

被我們趕過了的人中有兩位是我們認識的人，便是李漢俊和詹大悲。他們和我是在長沙相識的。大悲穿着一件白色汗衣，打着一把洋傘，腳上是一雙泥漿了的囉嘰鞋，走路的神情很有點狼狽。漢俊比他要好得一些，但頗有點滑稽的風味：他穿的是在長沙買的一件不甚合身的軍服，帶着一頂軍帽，手裏也撐着一把洋傘。兩個人的優養慣了的白嫩的臉和手都已經烘成了桃紅色了。

我們和他們擦身過的時候，問他們遇着過擇生沒有，他們說在蒲圻遇着過，以後便一直分了手。看那光景他們也是昨晚由長沙趕着總司令部的火車到的蒲圻，再由蒲圻一直走路趕

上來的。

就這樣一直趕到向晚的時候，快要到賀勝橋了。在澄清的空氣中，隔着山還聽見前面有機關槍的聲音。我們踴躍了起來，以為這一次總可以趕到最前線了。但到我們趕到了賀勝橋的時候，戰事已經結束了。天色黑下來，有很多的部隊在離市街不遠的一個村落裏宿營，四處都起着營火。我們去問了好幾處，問第四軍的司令部，有的說是前進了，有的說是紮在賀勝橋的街上，完全得不到要領。

在咸甯的時候，因為城內的飲食店都把食料賣盡了，我是只在街頭賣過一些豆腐乾來當了午飯吃的。德甫和德謨也只在咸甯車站上吃了一些粉條。三個人沒吃中飯地跑了一天，肚子都餓得來不能忍耐；又是星月都沒有的黑夜，要趕路也沒有辦法，只得在一家農家裏去歇腳，託那兒的主人替我們準備一些夜飯。

正在吃着夜飯的時候，詹大悲和李漢俊兩人也趕上來了，不約而同地也落到了我們停息着的農家裏。他們是帶着有一位下人的，一來便闖進了那農家的內室去，把那家人的寢室佔領着了。那下人回頭又拿了一個空菜匣來，把我們弄好了的飯打了一匣去。我到飯用完後走

進那寢室裏面去看過他們，他們也正在吃飯，菜匣裏面帶着不少的乾糧。我心裏覺得有點不舒服：他們既有那樣多的好菜，爲甚麼看見我們在吃白眼飯的時候不分出一點給我們，要把飯拿到這兒來藏着吃？爲着那樣小小的事情發着大大的不平，自己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好笑，覺得真是孩子氣，但當時的實感是那樣的，那是無須乎掩飾的。

睡的時候，德甫從農場上拉了兩把稻草來，鋪在門道外邊的一隻角落裏，蜷曲着便睡下去了。門道內的小小的堂屋裏面，有一架坑床靠着正中的土壁，德謨便在那上面打橫了起來。我自己取下了一扇門來，和坑床平行着，放在兩個短竹凳上，那便成了我自己的臥榻。疲倦得不堪的人，一睡下去便睡熟了。大約是因爲在熟睡中略略翻了一下身，我和門扇便一同倒在地上，發出了蠻大的響聲。我自己自然是驚醒了，連睡在坑床上的德謨也被驚醒了，他模糊地問了我一聲：「炸彈？」

我倒下地時，右脚的小趾碰在了方桌的脚棱上。起初麻木着沒有感覺着什麼，待把兩個短竹凳移開，就儘那門扇陳在地面再把身子睡下去的時候，小趾疼痛了起來；把火柴擦燃來看時，已經起了一個很大的血泡。

一〇

第二天是八月三十一日，又是一清早起來趕路，連早飯也都沒有吃。這一天關於沿途的記憶絲毫也沒有，大約是因為始終都在鐵道路線上跑，所接觸的情景和前一天的沒有變化的原故。現在所記得的只是自己擔心着怕不能走路腳，在路上跑着却也沒有怎樣吃苦。

在傍晚的時候跑到了離武昌城僅僅有十五里路遠的紙坊。聽說第四軍的軍部是紮在紙坊車站上的，跑到車站上問時，又已經前進了。據留守的人說，「怕現刻已經進了武昌。」

聽着這樣的消息應該是要喜歡，但在我自己却把趕路的興會失掉了。每天在路上跑的目的是希望早一刻跑上最前線去參加實際的作戰，但是從汨羅跑到紙坊來，足足跑了一個禮拜，才不外乎是和從前上京求名的「風餐露宿星夜登程」的舉子一樣。德謨和德甫兩人也和我抱着同樣的感覺，我們決定當晚就在紙坊過夜，等明天清早起來再走。

留守處的人叫我們到車站對面的站長住宅裏去，說那兒有空着的房間。我們找了兩升米，便拿過站長住宅去。那兒有一個花園，臨着花園的一帶房廊的東頭的確有一間空着的房間，陳着三尊大床也都是空着的。房間的東南兩面有臨着花園的迴廊，迴廊邊上圍繞着欄

杆。我們到櫥裏去找着了一個小火爐和沙鍋，拿到迴廊上來準備熬點稀飯。同時德甫在園子外又找了些蔬菜來，準備一同煮在那稀飯裏面。沙鍋的容量頗大，我們儘量地煮着，打算把第二天清早的早粥都一同煮好。跑了一天沒有吃飯，肚子餓得異常，聞着稀飯的香氣真是一種說不出的誘惑。

稀飯讓德甫和德謨兩人熬着，我一個又到車站上去打聽前方的消息。剛走過車站去便下起了傾盆的大雨來，露天中的雜色隊伍都湧進車站來躲避，擠得來真是和新開封的火柴匣一樣。就這樣暫時把我阻止着了。前方的消息是很癡糊的，軍用電話似乎受了雨的影響，也打不通。我等雨住了又折回住宅去，看見那兒的迴廊上已經縱橫地睡着了無數的人。走進房裏去，看見德甫和德謨兩人睡在近門的一尊牀上，裏面靠壁的一尊上睡着李漢俊和詹大悲，另一尊上陳着他們的雨濕的行李。地板上也睡着好幾個人。原來詹李兩人也同落在這兒，他們在中途雇了轎子坐來，在路面上是淋了雨的。

我問到稀飯上來。

德謨在床牀上說：「我們弄好了，等你不來，正在吃的時候他們來了。他們也來吃，連

轎夫也來吃。他們說他們有米帶着，吃了再煮，一鍋飯立地便吃乾淨了，連我們也都只吃得一碗。」

我問：「再煮的稀飯在那兒呢？」

沒有人回答。

漢俊在床上叫着他們的下人：「你煮的稀飯呢？」

「我們馬馬虎虎的可以過去，沒有煮啦。」睡在地板上的他們的用人回答着。

「糟糕！」我一肚子的飢火化成了一腔的怒火，很難過抑地想痛罵出來。但只客氣着又連說了一聲「糟糕！」

「不要緊的，」詹大悲在床上安慰着我，「明天進武昌城去，我請你們吃大餐。」

「哼，」我冷笑着，「你擔心吃鉛彈。」

我對於詹大悲，特別的感着一種先天的不滿意。我在肚子裏面罵了他好幾聲的「臭官僚」，「投機派」。我知道湖北省政府委員會裏面，是有他的名字的，他這一兩天來的趕路的熱心不外是去搶官做而已。「哼哼，」我自己冷笑着，「國民革命！不外是讓幾位投機的

爛紳士做做新官僚罷了！」——心裏儘管懷着怒氣，但也沒有說出口來。床上已經沒有地方可睡了，地板上也被泥漿的腳踐踏得沒有睡下去的勇氣。我率性負着氣從房裏跑出來，檢着東面的迴廊上空着的地方，和着衣裳睡了下去。睡着和自己肚子裏的飢餓交戰，起初很不容易煎熬，但隔不一會也什麼都不在意識裏了。

一一

九月一號的清早又由紙坊向着武昌城出發。早飯是不用說的，連可以充口腹的零碎的什麼什物都沒買到手。

在路上走不好一會，看見田疇間的一段高地上有一座廟宇。我們便避開大路向那廟宇走去，想在那兒找點食物。漢俊也跟着我們來，詹大悲坐着轎子各自往前頭去了。廟宇的名字我不記得了，走到那兒時才是荒廢了的一座，連乞丐的影子都是沒有一個的。

漢俊說：「還是熬着一下，我們趕進武昌城去開早飯啦。」

他說着又各自從田塍上走回大路去了。

我們仍然在山地上走，看見前面不遠處有一些人家，我們便向那兒走去。

那兒是小小的一個村落，有好些農家的兒童們站在村外看着鐵道沿線上過兵，他們是非常高興的。他們看見了我們走近身去也毫不畏懼，有的反是向着我們走來，問我們要空彈壳。

進村裏去，向一家起着炊煙的門首去，說明了我們要買點食物吃的來意，那家的主人非常的歡迎，請我們進門去，通過廳堂，在廳堂後面的廚房裏一張靠壁的方桌上坐下。方桌正對着一道後門，門外是一片廠壩。廚房的另一邊是一個長灶頭，正在煮着豆漿。原來那家人家是做豆腐的生意的。據說平常是送進武昌城裏去賣，自戰事發生以來已經有好幾天沒做生意，今天因為「南軍」勝利了，他們又才開起火來，準備午飯時挑進武昌城去。

村上的人，看見我們到了，便有好些人圍集了來，探聽軍事上的消息。我們根據着數日來的長驅直入，滿相信着先頭部隊是已經進了武昌；村上的人的相信比我們還要堅決。他們說昨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吳佩孚陳嘉謨坐着的火車跑過。接着便是崩潰下來的北兵，接着便是追趕上來的南軍，和吳佩孚的火車相隔得只有兩三個鐘頭。以後便一直連夜連晚都在過兵，過到了現在還沒有過完。村裏人就像自己打了勝仗的一樣，非常高興，他們都稱我們是

「南軍」，有的還在「南軍」上加上「我們」兩個字，他們說：「我們南軍怕有好幾百萬人馬啦。」主人把煮熱了的豆漿和現成的飯，現成的豆腐乾來犒享我們，我們一面吃着，一面和他們談笑。說也奇怪，我們也並沒有向他們宣傳，事前也不會有人向他們宣傳過，他們總口口聲聲的說：「南軍是打救我們老百姓的，南軍勝利了，我們老百姓就有出路了。」受着老百姓這樣期待的「南軍」自然是會打勝仗；但是打了勝仗後的老百姓的出路呢？

突然在後門的廠場上有喧嚷的聲音起來：「把他捉着！……把他狗娘的打死！……把他吊起來！……」大家湧到後門外去看時，一羣村上的人在廠壩邊上一排樹列下圍集着，又在嚷，又在打。我們也走上前去看時，原來他們是捉着了一位改了裝的北兵。

那北兵被衆人糾打着，口口聲聲的說：「咱不是北兵，咱是南邊人，」但他一口的北方音怎麼也不能改變。

「你這北方拐子！你還在扯謊！你這狗娘養的！——你昨天清早偷了我的雞。——你這身上的衣裳是偷來的。——打！把他打死！……」

有用拳頭的，有用腳蹴的，把那北兵的鼻血打出來了，哀號了起來。

我們把下手的人制止着了，叫大家把那北兵解開。我們對大家說，說那北兵也是我們兄弟，是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他也是被逼得沒有出路才來當兵的。他從前就做了些不好的事情，也不是他一個人不好，是他們的官長不好。又對他們說，南軍裏面也有北邊人，北軍裏面也有南邊人，並不是南邊人就好，北邊人就不好。德甫是山東人，在這兒他自然是提出了一個現身說法的實證。

大家都了解了我們的意思，把敵愾和緩了下來。那位北兵歡喜得流着眼淚，一翻身便向我們磕了幾個響頭。他回答着我們的詰問，說他是河南人，他是參加過南口的戰事的，從河南調到南口，又從南口調到湖北，他們的軍隊是有兩個月沒發餉的。

「你現在是要往那兒去呢？我問他。」

「咱要回家鄉去啦，副爺。」

「你可有路費嗎？」

「連一個銅板也沒啦，副爺。」

我們把了幾塊錢現洋給他，他接到手裏便撲東一聲又在地下磕起響頭來，向着我們三個

人每人磕了一個頭。

「三位青天大老爺，三位救命的活菩薩！咱要賭咒，咱一輩子兒是不再當兵的。」

那人起來向着大家打拱；很狼狽地走去了。有的人在他的背後叫着：「老鄉，你回去傳傳名啦，看我們南軍的官長是怎樣地有良心。」

那人把頭點着，沒有掉過身來。

把剩下的飯吃着，豆腐店的主人對我們說：

「南軍的官長，你老不要着急，隊伍是一定進了城的，你老吃完了飯可以不要再走路了，你老走到鐵道路線上去，走不好遠便有一道橋，橋下是有船的，你老可以趕船到武昌，可以趕到文昌門進城，比走路來得快，也來得舒服。」

我們聽着他的話，着實是很愉快，並且也決定了照着他的指示，趕船下去。心裏還暗暗地在耽心，怕所說的船通被北軍拉去了。

把飯吃完了，充分地付了一些飯錢，辭別了店主人出門。他們還把我們送出了村口，遠遠地向我們指示着那趕船的地方。

精神百倍地走回到鐵道路線，雜在一些隊伍裏面走了不遠，果然有一道橋，但是橋下是連船的影子也沒有的。我們還以為船是一定被北軍拉去了，說不定也怕是被自己的軍隊拉去了，不得已只好還是走路。

一一一

愈朝前走，路線上的本軍隊伍愈見稠密，走到後來隊伍是停止着進行的，我們便一直向前超蓋過去。在八點過鐘的時候，走到了停止着的隊伍的最前頭，在鐵道的正中看見了鄧主任和鐵羅尼顧問，和另一個背立着的人在那兒在討論着什麼。他們也看見了我們。擇生把左手的拳頭高舉起來，滿高興地向我叫着：

「呵，你們到了！」

背立着的一個人掉過了頭來，是一位中等身材的古銅色的面孔的人，面孔的印象是平面的。口裏含着一隻大雪茄。

鐵羅尼照例把兩手來握着我的兩手，連連地叫着“Genossen K. Genossen K.”他那黑色的高加索人的一雙眼睛是充滿着光輝和喜悅的。

擇生把另一個人爲我介紹了，那便是第四軍的第一師師長陳銘樞。我是第一次和他見面的。

「還沒進城嗎？」我問着。

「敵人跑得太快，」陳銘樞說，「我們趕遲了一刻。」

到這時候我才知道我們是走到了最前線，一方面高興着我們還可以參加最後的一戰，一方面笑着向德甫和德謨說：「我們幸好沒有船趕，真的是由文昌門進了城，現在是成了俘虜啦。」

周圍的風物漸漸映到了稍有餘暇的心境裏來。空氣是異常地清澄的，近處的樹木帶着青翠而新鮮的葉冠，有的還在點滴着夜來的宿雨。

稍後幾步，有一位肥胖而白晰的人，嘴上有八字鬚鬚，頭上戴着尖頂的京帽，穿着長衫和坎肩，坐在路軌上面。擇生把他頤指了一下，對我說，「那是咸甯縣的偽知事。」在那人的旁邊還有幾位穿長衫的人，想來也是由咸甯帶來的了。

我注意着看那知事，看他的樣子很是鎮靜，但他操在膝前的一雙手却掩不着他內心的恐

怖，不住地在發抖。旁邊穿長衫的人有一位像是他的跟隨人，問他冷不冷，他只把頭搖着。

我問擇生，「把他帶到前線上來是什麼意思？」

擇生帶着一種惡作劇的微笑說，「我們是要駭他一下的。他昨天清早還在替吳大帥辦差，那曉得今天清早便落得了這樣的下落。」

擇生們是還沒有吃早飯的，不一會有人担了一桶飯來，他們便踞在鐵道路線上吃。附近的農民圍集了好些人到我們的周圍來了，他們也異常的高興，有些人特別送着了飯菜來。

「把一枝槍給我們罷，」其中有一位很勇敢的向着我說，「我們也要跟着你們去打仗啦。」

「打仗不是好玩的，要經過訓練才行，」我對他說着。「我們的戰火還很長，將來要打到北京去。把武昌打下了的時候會招兵，你來應募好啦。」

正在這樣說着的時候，在那澄清的空氣中突然轟的響出了一聲大砲。圍集在我們周圍的農民就像一羣烏雀一樣驚散了。

「哦，開火了！」在後邊的隊伍中不期然地有好些人叫着。我特別把那位咸甯縣的知事

看了一下，看他的臉色駭得碧青，嘴唇變成了紫色，牙關連連地在發戰。

作戰的計畫早已是定了的，第三師長的張發奎已經先到洪山去了，由洪山的高處砲擊賓陽門一帶。留在鐵道路線上的隊伍進攻中和門和保安門。陳銘樞的隊伍陣在南湖一帶作兩方的策應。目的是希望敵人出城來應戰。

敵人的大砲接着又響了幾砲，是正對着鐵道路線上打來的。砲彈來得很高很遠，在我們的頭上拉着風遠遠飛到後邊去了。洪山方面也有砲聲，似乎我們的砲隊也在應戰的光景。在鐵道路線上的左翼軍取出了散兵的陣線要開始進攻了。陳銘樞帶着了一部分隊伍從田塍上向南湖走去。咸甯縣知事是一同帶了去的，那人不知是遭了釋放，還是遭了槍斃。

敵人的大砲的間隔愈見來得密促，中間夾着了步槍的射擊聲。擇生聽着那槍聲，他很高興的說着：「嚇，敵人開城應戰來了！」

俄顧問尤其高興，他的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我，照例又用着德國話說：「Genossen K.， wir wollen in Wuchon Mittagessen gehen!」（K同志，我們要進武昌城開午餐會啦！）前進的軍號吹起來了，隊伍逐次前進。我們是沿着大路走的，鐵羅尼走在最前頭，其次

是擇生，其次是我，其次是德甫和德謨，敵人的砲接一連二地從我們頭上的空中響過，我每聽見一次砲響，心裏總要冷一下，頭是不知不覺地總要低一下的。但我看到前頭的鐵羅尼和鄧擇生時，却不免要慚愧起來。那矮小的鐵羅尼，他是騎兵將校，革命戰役時右邊的膝頭上受過名譽的負傷，因此在固有的騎兵式的步法上更添着一層顛簸的意思，愈見像一隻水鴨，但他的頭部却絲毫也沒有動顫。舊時曾做過團長的鄧主任也照常是把頸子昂在左邊，把胸脯挺着直黨黨的在走。我自己便也盡力地鎮靜着，想不讓我的頸子動，但到了砲聲一響，頸部的筋肉們就像是成了不隨意筋的一樣，又一齊都收縮了起來。自己太不好意思，回頭去看看德甫和德謨兩人，他們也是和我一樣在把頸子縮動。我自己暗地嘆息着：「沒有實踐的經驗究竟是不行的。」

## 一三

起初是每人相隔得五尺遠的光景成着縱隊地進行着，敵彈來得愈見密接了，鐵羅尼和鄧主任教我們走下路邊去向田塍上散開來。他們說路線來得高，五個穿着官長服的人進行着是容易成爲敵人的目標的。我們服從了他們的指揮向左側的路旁走下去。一離開了路線，斜坡

上被昨夜的暴雨打濕了的土是很疎鬆而泥濘的，異常的難走。

走下了坡時看見了詹大悲，他是逼緊着坡脚走的，身上的白色的汗衣和小衣已經有好幾處被泥染污了，他似乎是跌了好幾次的跤。看見了他那樣狼狽的情形不免又起出了一番奚落他的心事，我向他嘲笑着說：

「詹大老，你很有軍事上的經驗啦。」

「怎見得？」他問我。

「你懂得借路騰來抵擋大砲。」

沒有等待他有回答的餘裕，又是轟的一聲飛過，詹大老把杖着的洋傘舉起來在頭上擋了一下。

下邊的田地上是取着散兵線進行着的我們的軍隊。人人都帶着一個嚴肅的面孔，進行是很遲鈍的，一些下級的軍官叫破嗓子地在督促着。看那情形的確是可憐的一幅圖畫，要說是和驅着羔羊上屠場一樣，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在我們的前面並沒看見敵人，但聽見有槍聲，有些槍聲來得也很近。驀地有衝鋒的軍號吹奏了起來，下級的連排長高撐起指揮刀吶喊着衝

鋒，向前面突貫，軍隊跟着突貫，我們也跟着突貫。

一面喊着，跑着，跑到前面沒有遮攔的地方，看見了武昌的城郭了。那連接着的通湘門和中和門上的城樓在慘淡的白光中縹渺着，却沒看見一個敵人的影子。在前頭領導着的軍官不期然地把步武停止着了，士兵們也把步武停止着了。敵人從城牆頭上不斷地把大砲轟來，但那些砲手們似乎是很少經驗，也怕是因為連次的大敗已經是驚惶失措，一砲二砲地都打從頭上飛過，落得很遠的去了。砲到不能打準，漸漸失掉了它的威嚴；我自己的頭公然也不再爲它低下去了，而且感覺着一種對於敵人的嘲笑的趣味，覺得他們是在放花砲一樣。一些尖銳的步槍聲，拍拍拍拍地連響着的機關槍聲，就好像是一些鞭砲。

現在想起來覺得那次的衝鋒真是有點奇異。不知道是什麼原故，那些軍事上的指揮官在開始衝鋒之前竟沒有派遣斥候去探伺敵情，只聽着槍砲聲便往前衝，結果是向着空氣衝了一陣。這兒自然有一個心理上的遺算，大家以爲敵人一定會要背城借一地出城來迎敵，但那知敵人是駭怕了的，衝鋒的結果，只是明白了城裏的敵人是想探堅壁清野的計畫。

不知道是從那兒傳來的消息，又說敵人是由保安門出了城，有一部分隊伍又衝向保安門。

去，我們也跟着衝去。

保安門外是有市街掩護的，街坊上很熱鬧，賣飲食的店子早已經在開門做生意了。兩側佈滿着的我們的軍隊都是停止着沒有作戰的。看那情形知道保安門的敵人也還是沒有開門。我們三個人便一直沿着街側往前進，有些下級的軍官注意我們，叫我們留心着流彈。城上的敵人時時在對着街路上射擊，街上的居民和本軍不斷地有着受着流彈的人。愈朝城邊走，街面便愈見慘淡，舖口都是掩閉着的。我們一直走到看見了城門口的地方，看見了那嚴閉着的城門。這一閉關真是有點令人失望，同時也有點令人憤恨。一座封建時代的古城，兩扇木製而蒙着鐵皮的城門，就和中國的封建餘孽一樣，到了二十世紀的今日還在發揮它們的威力。我想到那樣的古城，就拿大砲來轟也一定是可以轟破的，但可憐的是在本軍的隊伍中竟連那樣的大砲也沒有，有幾尊新捕獲的野砲已經運到洪山去了。後來才知道那架在洪山上的大砲想要打進武昌城都沒有打到。

從城門邊上又退轉去，在街面的右側找着了左翼軍的司令部，我們走了進去。在裏面的一間客廳裏看見了鐵羅尼和鄧擇生。他們在一座坑床上對坐着，詹大悲也坐在擇生旁邊的一

把椅子上，在和他商量着什麼事情。有好些穿長衫的街坊上的紳士們很匆忙地進出着。

“Genossen K. niharashoi (K同志，不好啦！)” “Wir können nicht in Wuchan Mittagessen gehen.” (我們不能夠在武昌城內開午餐會啦。) 很有點幽默味的鐵羅尼假裝着一個失望的樣子對我說。

“Vielleicht können wir eine Abendgesellschaft geben.” (或者我們可以開一次夜會的)，我也用我的「不落肯」的德語來和他應答。

客廳正中的方桌上堆着無數的肉心饅頭，我和德甫德謨二人不期然地都同時伸手去拿了來吃。自從離開長沙以後整整一個禮拜沒有遇見過這樣的吃食過。

敵人既持着堅壁的戰法，白天的戰事是沒有進展的可能的，大家所期待着的是敵人或者會於夜間出來襲擊。擇生和俄顧問都要參預軍事計畫，政治部的事情照例又全盤託負了給我。計算起來比我稍緩一步的由石城磯來的部員們在日內或者會到，政治部不能不找一個臨時辦公處來集中這一部分人。萬一在日內或者夜間攻進了武昌，各種的標語和布告絲毫也沒有攜帶，是應該臨時寫作的。還有附屬於各軍的各級的政治工作人員也應該召集起來討論一

下在城外四鄉及入城以後的工作的步驟和範圍。政治部的臨時辦公處決定設在了南湖的文科大學（後來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我和德謨兩人便和他們分了手。紀德甫是要跟隨着俄顧問作翻譯的，自然也就不能和我們再在一道了。

敵人從城牆上時常有槍砲射出，我們退到着彈距離以外迂迴着向南湖走去。途中路過一些農家，他們於驚惶之中都帶着親睦的氣象，對於我們表示出滿腔的歡迎和信賴。他們並沒有逃避的情形，有些農家在自己的屋子的土面上挖了些坑陷來躲避子彈，讓孩子們踞坐在那兒。

#### 一四

在文科大學遇見了李漢俊和幾位湖北黨部的人，還有在暑假中留在學校裏的幾位學生，其中有兩位是我們四川人，我已經把他們的姓名忘記了。多蒙他們的幫助在學校後部的一段樓房裏找了幾間房間來做辦公處：因為學校的中樞部和樓下的全部是已經被軍部駐劄着了。

那天又忙了一下午，不外是寫標語做傳單，同時利用着大學的學生們向四鄉去宣傳。一直到了晚上我們所期待的朱代杰所帶領的一批人還沒見到來，反是在長沙留守着的一

大部隊人和黨紅會的一些女同志（是由廣東附隨着政治部出發的）趕着火車先到了。正在爲安置他們忙亂着的時候，擇生派了人來把我和德謨找去。

我們被引到了一處小巧的洋館裏，那不知道是鐵道局的附屬物，還是外國宣教師的住家，是暫時做着軍司令部的。在一間精巧的客廳中很雜亂地呈示出一些軍事上的主要人和俄國顧問，鄧擇生和鐵羅尼都在那兒。興高彩烈地有好幾種聲音，好幾種言語，在那兒作着軍事上的雜談，淡巴菇的烟子和氣味是很濃烈的。

擇生看見了我們，他第一聲問我們的便是吃了飯沒有。由他這一問才想到午前在保安門外吃了幾個肉心饅頭之外還沒曾和飯見面。他吩咐了那兒的護兵替我們送了兩份來，我們坐在一隻角上和大家的談話不相干地吃着。說也奇怪，在有好些重要的事情都已經忘記了的，我却把那晚吃的菜記得很清楚；我記得是吃的清炖鷄，火候很適宜，味道也很合口。

擇生在衆人的談話中是很熱心的一個，因爲他在前本是軍事上的人物，第四軍的主腦部都是他的舊友，他能講德國話，能夠直接用德國話來和俄顧問的一部分拍談，或者替他們翻譯。在談笑之中也時而有軍事上的報告送來。有一次是第X軍的Y師長派人送來的報告，說

他的隊伍開到了沙湖，他本人是駐劄在鐵路工程處，但那報告沒有遵守軍事上的格式，也沒有記明時刻。會集在那兒的軍官們便拿來做了譏評的中心，擇生譏評的特別露骨。

「連軍事上的ABC都不懂，也在做師長。」

第X軍從廣東出發時是派了兩師人參加的，在未到長沙以前部下的隊伍已經逃走了不少，一直沒有上過火線。在長沙時其中有一團人成立黨部，我代表着總政治部去列過席，那一團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在長沙新補充的隊伍，有好些還穿着長衫。但到北伐軍已經兵臨武昌城下了，那Y師長却也神速，用火車載着自己的兵趕到了武昌城下。

「名將的用兵是『始如處女，後如脫兔』的。」說這話的是那頗以儒將自命的陳銘樞。

擇生又來問了我們一些工作上的情形，我們把下半年所做了一些事情告訴了他。向他說留在長沙的大部分隊伍趕着火車到了，反是代杰所帶領着的一部分先遣隊和胡公冕所帶領着的一部分的宣傳大隊還沒有到來。「他們大約是在路上沒有趕上火車的，還是我們幾位的脚跑得快些啦，」擇生又很得意的說着，但他却沒注意到他的話是有點誇張；因為他忘記了他自己的脚是踏在馬鐙上的。

他又簡單地告訴了我們一些軍事上的情形，在那一下半天是沒有什麼進展的，只是漢口的劉佐龍派了代表來輸誠，交涉還沒辦妥；吳佩孚在昨晚崩潰了下來時候便渡過了江去，大約是連夜逃向河南去了。我們的一方面有第八軍派了一部分隊伍由白沙洲繞道渡了江，已經取得了漢陽，早遲要向武勝關進出以截阻北洋軍隊的來援。城裏的敵人沒有什麼動靜，大約是要死守着以等待吳佩孚的來援；沒有援兵到來之前他們是不敢出城的，但當晚自然要提防着他們的夜襲，那倒是絕對地可歡迎的事情。「他們要出城來夜襲，那是他們自己掘自己的墓坑，」擇生用着他愛用的表現法來這樣說。

待我們把飯吃完了之後，聚集着的軍事上的要人們大抵分頭去就自己的部署去了。擇生和鐵羅尼是要留在司令部裏的，我便和德謨又回到文科大學去。

## 一五

那一天晚上敵人沒有動靜，第二天的上半天也沒有動靜，軍事上的人們有些焦躁起來了。攻城的大砲沒有，飛機也沒有（有由俄國人駕駛的飛機還沒有到，但也不是戰鬥機），對着一座封建時代的古城簡直沒有辦法。

軍事上的人們在中午的時候開了一次會議，決定組織敢死隊，在當晚乘着夜陰運着梯子去爬城。本來是沒有工兵隊的革命軍，政治部在這時候又成了臨時的工兵隊。好在這時候代杰所領率的一批先遣隊和胡公冕所領率的宣傳大隊都已經到齊了，政治部派了許多人到四鄉去徵發梯子和麻繩。梯子是兩塊錢一架，由政治部發出徵發券，被徵發了的人家可以憑券到政治部來領錢。

徵發隊一派遣了出去，絡繹便有好些梯子徵發了來，有些是嶄新的，有些舊得來怕已經有百年以上的高壽；凡是舊的梯子大概都很短，大約是用久斷折了被鋸短了的原故。爬城的地點是決定在賓陽門的東北角上一段小丘上的城壁，那兒的城壁比較低，只有一丈五六尺高的光景。長的梯子連着兩架，短的連着三架，大約是可以搭上的。梯子被堆積在南操場上，部裏留下的工作人員和勤務兵，便一同在那兒找紮起來。由我自己的手也找紮了三四架。找紮好了，又抬到學校的門外去。

爬城的時間是決定在午前二小時，在夜半的時候由各軍所挑選出來的敢死隊到南操場來齊集。分成了十人一小隊，每小隊一乘梯子，梯子有四十駕，就由四百名的敢死隊扛荷起

去。

擇生是要跟着去督隊的，鐵羅尼顧問和紀德甫也要同去，我自己告奮勇要求去，擇生不允許。他說我也走了，那裏沒有人主持，主要的工作還是在明天進了城之後。竟連宣傳大隊長的胡公冕，在東江之役本是有陣地經驗的人，他都不肯讓他去，只挑選了十名的宣傳員帶着一道去了。

由南操場送着敢死隊出校門，已經是兩點過鐘了，看着他們荷着長梯，向黑暗中消逝去。天下仍然沒有星月，一切的燈火不用說是不能點起的。看着這樣的光景，不由得把易水歌在腦裏的字幕上浮現出來，不斷地起着寒慄。

在敢死隊出發後，一方面作着第二天清早進城的準備，一方面靜候着前線上的消息，但是消息是很沉寂的，只在天色向明的時候，稀疏地聽見了一些槍砲的響聲。爬城的計畫顯然是失敗了。在五點鐘的時候我叫胡公冕到總司令部去探聽消息，結果是沒出所料，因為敢死隊走到城近處時天已經發白，敵人已經有了準備了。

在前線上雖然並沒有直接的交綏，但時而有受了敵人的流彈的士兵送轉來，總司令部的

衛生處是組織得最不完善的，有多少傷兵便一直送到了政治部來。政治部的衛生股只有一位股長和兩位股員，仍然是不濟事的，好在黨紅會的一些女同志是附屬在政治部裏的，她們也很勇躍的幫着做着些救護的工作。

但是到了九點鐘的時候，鄧主任和俄顧問都不見回來，連同着他們去的十位宣傳員也都沒有了一個影子。我便決心着和宣傳大隊長的胡公冕同到前線上去視察，同時也帶了一位宣傳員同路，便是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是一位很敏活的短小精幹的少年，在那時是在做着小隊長長的。

從文科大學向北走去，不遠更折向東首時，途中有一段路在小春地裏和通湘門以東的城牆平行着是全無掩護的。城樓和城壁很鮮明地現在左側，城上的敵兵都隱約地可以看出。路旁有些短梯子拋撒着，自然是昨晚的找紮沒牢，在途中解脫了的。賓陽門一帶的附郭的居民爲避免前線上的砲火負荷着家財更向鄉下逃去的人，男男女女地在田塍上絡繹不絕。

走到洪山的寶通寺近處，路上有鮮紅的還未凝結的血，過路的士兵對我們說：剛才有一位兄弟才在這兒中了流彈。

寶通寺是衛生處駐劄着的，成了臨時的野外病院，門前很呈着雜亂的情形，但我們沒有工夫進去又往前走。

走到了關帝廟，那兒是前敵司令部的駐劄處。從那廟門走過時，陳銘樞含着一隻雪茄剛好從左側的大門中走出。我那時候很佩服他，覺得他很沉勇，就像是關聖帝君顯了神的一樣。連那在他的後面跟着的兩名護兵，也就像是周倉和關平。

我問我們的關聖帝君：「擇生是不是也在裏面？」

關聖帝君曰：「不在，怕還在前面的長春觀裏面。」

他也是要往前線去的，我們便和着他一同走出了關帝廟的東轅門。

從那兒走出了之後，左側是一兩家人家的背後，右側是一段空地。空地盡處，左側的人家也盡了，接着是在道路的右側又有一排和城牆正對着的人家。那些人家的門戶都是掩閉着的，同時怕已經都是逃空了的。前面的道路上有向午的陽光照着，城牆上明顯地可以看出敵人的，不斷地向那陽光中放射出啾啾的槍聲，把那兒的光景渲染得異常慘白。但無論你怎麼用力的凝視，那些神祕的彈子你是看不出他們的路線來的。我們的關聖帝君長嘆起來

了。

「頓兵於堅城之下，如何是好呵！」他站在路口上，用着唱京戲的口白這樣說，同時又回向着他的兩員站將，提着駁壳槍的周倉與關平。

「你們到這屋後去看看，看有沒有背道好走。」

兩員護將去探尋了一會，轉來報告的是：「沒路好走，」於是我們的關聖帝君把頭搖了幾下又各自走回關帝廟去了。

## 一六

我們和關聖帝君分了手，各自向那慘白沒有掩護的道路上走去。我們三個人，我走在最前面，周恩壽走在中間，胡公冕走在最後，每人相隔五六尺遠。開始走出四五十步的時候是很心驚胆戰的，保不定究竟是在那一步上便要 and 那些噉噉地叫着的神祕的東西相遇。但是走過了那四五十步，覺得退轉去也還是一樣了，愈朝前走便愈見冷靜了起來，是由死心塌地中生出來的冷靜。奇妙的是想起了老子的兩句話，所謂「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頗感覺着一種輕淡的滑稽的趣味。

就那樣恍兮惚兮的走着，眼前用紅牆圍着的長春觀真好像就是長春的天堂。

在那天堂的門首遇着了獨立團的團長葉挺。他也帶着了兩名護兵由那兒出來。

「喂，趙子龍，怎樣？」我這樣簡單地向他打招呼。我在當時對外的宣傳是稱揚他爲趙子龍的，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却不曾知道奉上這個徽號的便是我。

他只是把頭搖着。

「擇生是在裏面嗎？」

「我也在找他啦，裏面連一個鬼影子也沒有。」

「他該不是戰死了嗎？」

「不會的，我們今天清早一同踞在這兒，隔着牆和城牆上的敵人對打。他叫我去找陳師長，我找了半天才找到，轉來便沒看見了他。他是和鐵羅尼一道的。」

「陳師長我們在關帝廟的門口碰着，一同走了一段路，他又退轉去了。」

「糟糕！」神經質的趙子龍憤慨着，失了睡眠的充斥着血的眼睛放着異樣的光，嘴唇在戰顫。

我們又各人離開來先先後後地退轉去，葉挺折進關帝廟去了。

由關帝廟的西轅門退出了的我們，走不好遠，在路的左側一座花園的柴門口遇着了鄧擇生和鐵羅尼。他們兩人是坐在那門限上的，紀德甫和擇生的兩名護兵立在他的面前。大家都帶着一個很疲倦的面孔，鐵羅尼的眼瞳分外的黑，眼仁充着血，向着我微笑。擇生却很不高興地問着我們：

「你們來幹麼？」

「來看看前線上的情形，同時來找你們的，怕你們陣亡了啦。」我回答他。

擇生苦笑着。

公冕問那十名的宣傳員的去向，擇生說：「那幾位小傢伙駭倒了，在關帝廟前面的一家人家裏藏着不敢出來。死是不會死的，你不要擔心他們，他們到了晚上會爬出來的。」他又回過來問着我：「你們走到了前面的那兒？」

「到了長春觀，遇着了葉挺。他進關帝廟去了。」

他硬着頸子偏着頭點了幾下，扁着的嘴邊微微泛着矜持的微笑。

「今天是不會再有戰事的，我們回去睡覺去罷。」擇生這樣說着站立了起來，又用德文來向着鐵羅尼說了一遍，鐵羅尼也走了起來。

大家默默地走着歸路，走過了洪山，在一個小小的莊落上遇着了上前線來的總司令部的一羣人。其中有總司令的蔣介石，軍事顧問的加倫將軍，勇名嘖嘖的張發奎——那時候我們是稱他爲張飛。但這位近代張飛的身子很矮小，臉也很尖削，頭上一軟軟的軍帽，俄國式地朝天地戴着，身上穿着一套洗白了的淡青色布的軍服，褲脚是廠着的，脚上穿着一雙綠色的膠皮鞋。這樣一個貌不驚人的樣子，在不認識他的人看來，一定會把他當成一位勤務兵。

兩來的人一接頭，兩種國語的會話各自分開來了，各各報告着前線上的情形。立着談了片刻，擇生和鐵羅尼又隨着總司令部的一團人折向前線去，他們要到前敵司令部去開臨時軍事會議，我和公冕們便同他們分了手。

## 一七

時候已經是過了正午，因爲口渴，我們便到一處人家去求一點茶水。那家人家的前面是一排一列三間的新修的房子，左手的掛角有一帶耳房，後面還有一排舊的母屋，看那形勢大

約是中等地主而兼帶着自行耕種的農家。我們向那左手的耳房邊走去，因為那兒的後面在起着炊烟，表示着是廚房的所在。

耳房裏坐着好些女眷，又縱橫地放着好些包袱，自然是城廂附近的居民到這兒來避難的。我們表示了來意，廚房裏出來了一位中年的農婦替我們捧了一壺茶來，並且請我們往外面最右側的一間廳堂中去休息。那家裏的男主人也出來了，是一位很樸素的中年人，很客氣地來陪我們坐了一下。他問明了我們還沒有吃中飯，又留着我們吃飯，叫他的女人替我們殺一隻鷄。

在飯沒有送出之前先送了一壺酒來，有兩盤花生和豆腐乾做下酒菜。公冕是不喝酒的，恩壽也推說不喝（大約也是因為大隊長在面前有點忌憚），我一個人便自斟自飲起來。酒是黃色而帶甜味的，和我們四川鄉下的釀蔭酒相同。那種酒的酒母是糯米製的甜酒，有時滲些燒酒在裏面，又泡些香椽皮和佛手柑片以取香味。那主人所拿出來的酒也有香椽一類的香味，大約泡製的方法是完全一樣。這種酒在成分上是一種混成酒，喝時很可口，喝後却很醉人。

我不客氣地把起初送來的一壺酒喝乾淨了，主人把飯送了來，鷄子是紅燒的，另外還炒了一盤鷄雜。他看我很能喝酒，便把壺拿了去，又替我換了一壺來。我已經有幾分醺醺的醉意，推諉着不再喝了。

「你老不要客氣，」主人說，「你老是軍人，軍人是能夠喝酒的。」

「他不是軍人呢，」公冕對他說，「他本來是大學堂先生。」

「哦，怪不得總有幾分斯文氣象啦，」他說，「這酒是不醉人的，你老，不要緊，你老再喝一壺罷。」

說着便提起壺來替我斟酒；還說了一些菜不好的話，便退下去了。我索性又自斟自飲起來，把第二壺也喝得乾乾淨淨，足足怕喝了兩斤蔭酒，醉意可有七八分的光景。

把飯吃完了，公冕和我把錢包傾倒了出來湊集了三塊錢把來交給房主人。他推着不受，他說：「你老在替我們老百姓出死力，這點我們是應該孝敬的。」——在這些地方足見得當時的農民對於革命的信賴和歡迎，當時的革命軍比較上還有點紀律，而還沒有把握着政權的所謂革命黨人在標語上，傳單上，乃至宣傳員們的口頭的演說上，發行了無數不兌現的軍用

票，如像「打倒貪官污吏」，「剷除苛捐雜稅」之類，這些自然也收了沒大的效果。

我們在那一次不用說也賣了一下膏藥：「我們革命軍是不虧空老百姓的，吃了老百姓的東西總要付錢啦。」

把錢放在桌上，告辭着又走出去。仍然是我走在前頭，恩壽走在中間，公冕走在後邊。走不好遠，走到了那段全無掩護的地面來了。從對面有一大隊夫役挑着担子走來，是送稀飯到前線上去的。那些夫役沒有軍事上的人指揮，走得異常密接。走到那段地方的中央處和他們接了頭時，轟充的一聲一個大砲打來了。這第一砲沒有打到，離我們有八九尺遠的光景，落在了那乾燥着的小春地裏，起了一陣土烟，沒有爆發。

公冕在後面叫着：「大家趕快走，把隊伍隙開來，每人離過五尺遠的光景。」

大家都很匆匆忙忙地搶着往前走，對於他的命令如像馬耳東風，他又更加地大聲叫出第二次時，話還沒說完，又是轟充的一聲飛到了。這第二砲又打過了一些，超過我們有五六尺遠的光景，在地裏又起了一陣土烟，也沒有爆發。

夫役們更加忙亂起來了，我醉醺醺地向公冕叫着：「城牆上的砲手打得還不錯啦，只可

惜那砲彈怕是劣貨 Madein Japan的。」

「這兩砲都不錯，也怕是地面鬆的關係，要是爆發了，今天的犧牲是很不小的。」公冕這樣說。

夫役的一隊人把正中處走過了，我自己的尿意來了，便站在那田地中對着武昌城洒尿。尿正洒到中途的時候，又是轟充的一聲。這一砲正落在我背後的路，爆發了；夫役的隊尾子混亂了一下。

「這一砲大有進步啦，嚇！」我一面洒着尿，一面感嘆着。

隊伍把那段路已經走過了，連公冕和恩壽也一同踉蹌地退了轉去，只剩我一個人立在地裏。

公冕立在後面的一座農家外面的草墩上向着我叫：「有人受了傷，快轉來，快轉來！」我退轉去走不幾步，看見路上倒了一担稀飯，路旁的麥地裏倒了一名夫役，在那兒呻喚。

我問他：「你受了傷嗎？」

他指着他的左脚腳頭：「噯喲，吊那媽，痛啦。」

公冕又在叫。我叫那受了傷的夫子等着，回頭便去替他叫扛架來。

待我走到公冕所立着的地方時，看見恩壽睡在那草墩下，也在呻喚，左脚腳背在流着血。農家的人跑了好些出來圍着。

「恩壽也受了傷嗎？那邊麥地裏還睡着一個呢。」

「我已經叫同來的夫役們去叫扛架去了。恩壽也是不能走路的，怎麼辦呢？讓我回部去叫人來抬罷。」公冕這樣說。

「用不着回去叫人的，」我說，「我們就在這兒找一扇門來，不可以抬回去嗎？」

公冕贊成了我的說法，結果是在農家裏找了一張楊妃椅，四脚朝天的翻過來，在底子上敷了好些稻草，便成就了一臺扛架。

恩壽被移進了那架臨時扛架裏，我和公冕便把他抬回了南湖。

## 一八

九月二號和四號都沒有動作，只是敵人早是推察到了南湖文科大學是革命軍的司令部，

時常有大砲對着這個方向打來。因此在夜間是不准點燈的，有點燈的必要時都須得在燈亮上罩着黑罩子，背着武昌城的一面。

我們所住宿着的同時兼帶着辦公室的房間是在樓上最後的一排房間裏，背面的窗口是對着武昌城的。在四號的晚上，在兩個窗口上罩着黑布，更把軍服來罩在馬燈上，和着胡公冕，朱代杰，李謨幾個人擬定派往到湘西新附的某軍去的政治工作人員名單的時候，鐵羅尼顧問和紀德甫兩個人走進了來。他們和鄧主任是住在更前一排的一間空出了的講堂裏的。

鐵羅尼是很有趣味的一個人，他雖然是騎兵將校，但他在政治上和理論上的認識是很正確而豐富的，而且還很有文藝上的趣味。他很喜歡詩，特別是喜歡往年自殺了的俄國的薄命詩人約先甯。在行軍的途中，他隨身帶着的一冊約先甯的詩集，有時我以紀德甫為介，請他把那清新的歌詠農村的詩，替我們在口頭上翻譯過。

太約因為我也喜歡文藝，而且也特別喜歡詩的原故，鐵羅尼和我很能相得。自從從廣東出發以來，一有暇時，他每愛和我作個人的談話，在那樣的時候自然總是靠着紀德甫做中介的。

他等到我們把名單擬定，公冕和代杰拿着出去派人作準備的時候，我們又才作起談話來。

鐵羅尼問我進了武昌城以後的工作步驟，我把所預畫着的大略告訴了他，他特別注重到了學生方面的宣傳。他說：「武昌的師範大學有不少的學生，那兒聽說是國家主義派的根據地，現在雖然是在暑假期中離開了學校，不久便要開學了，他們是又要轉來的，你用怎樣的理論來破除他們的國家主義？」

他這個問題是我在半年以前還沒有到廣東的時候便曾經思索過的，因為當時在上海方面宣傳國家主義的人，如像醒獅派和孤軍派，大抵都是我的同學，有過半數是和我相識的人。我知道他們有好些的確是很有熱誠的人，他們是看見中國的積弱，總想用最良的方法來把中國強盛起來。他們所想到的最良的方法便是所謂國家主義。醒獅派的人很籠統，他們的國家主義只是一種熱情，一種聲浪，更具體的說，只是所謂「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兩個口號。內的國賊是什麼，外的強權是什麼，怎樣去除，怎樣去抗，他們是沒有充分的素養來分析來究極的。雖然在會琦口中也會提出過飛機潛航艇的政策，但是可憐，他老先生却沒有想到飛

機和潛航艇不是會從天飛下來，從海裏浮出來的。他們對於經濟問題完全還沒有睜開眼睛，極簡單極捷近極可痛心的一個實證，每日呈在我們的眼前的，他們都沒有見到：那便是他們的機關報「醒獅」用的正是洋紙！

孤軍派的人比較起醒獅派是要「醒」得一點。他們比較上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方案，他們在那時候主張恢復約法，主張裁兵，也特別把經濟問題提出來討論過。雖然討論得並不見有什麼具體的結果，但他們大體的傾向是擁護個人資本主義。這一批人大體都是日本留學生，所以他們更有一個具體的信念，便是要倣效日本。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和中國一樣是經濟落後的國家，但自變法維新（便是由封建制度變成資本制度）以來不數十年，一躍而成爲了世界第一級的強國。日本正好是中國的指路牌，日本人用那樣的方法強盛了，爲什麼中國不能夠？——這個提示正是他們和一切的常識家所共同具有的根本信條，他們是相信着中國一定能夠。但其實這兒正是一個問題，問題便是：日本人用那樣方法強盛了，爲什麼中國不能夠？

中國人要倣效日本——這是中東之戰以來的中國的國是。自甲午以來中國送到日本去的留學生，沒有詳細的統計，我想至少總有三四十萬以下。就是我們自己便是由這種國是中所

生出來的一個世代，但我們效法的結果是怎樣呢？

效法日本其實是間接效法歐美，更具體的說，便是在暗默間想怎樣來把中國數千年沉滯着的封建社會轉化成近代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除派遣留日學生之外，派遣到歐美去直接效法的人，我想那個總數和留日學生也會是不相上下的。但那倣效的結果又是怎樣呢？

中國人效法歐美，事實上是在日本人效法歐美以前。舉出些個簡單的例子吧。日本耶教徒的聖經是從漢譯本重譯過去的。日本人在明治時代乃至大正時代的初期，研究英文的人是在用中國鄺氏著的「英文熟語辭典」！然而這個情形在四五十年後是恰恰顛倒了，中國人甚至要採用日本人編著的「中國史」了。

問題的面貌在這兒更加顯明了起來，便是日本人效法歐美成了功，為什麼中國不能夠？

我的答案很簡單：日本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所以成了功，是因為有地大物博的中國替他做了擋箭牌。歐洲的資本主義侵入東方來的時候，日本是同樣受着患害的。但那個已經人滿為患的日本的幾個島子，在歐美人看來，比較起中國自然是沒有多大的殖民的價值的。因而在資本主義的進軍向着中國萬箭齊射的時候，日本人便在這短時期內培植成了自己的資本

主義。中國要做效日本，想在今後成爲強盛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最好是要有比中國更好的殖民地來緩和歐美的以及日本，資本主義的進攻，就如像日本有中國替他做了擋箭牌的一樣。然而這個條件已經是無法具備的了。中國今後要想成爲強盛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除非是近世的帝國主義者在火星或者別的星球上發現了廣大而有價值的殖民地。

我把我這樣的意見在那暗淡的一室中，在敵人的砲火轟擊之下，對着鐵羅尼談出，他很表示贊成。他說：「土耳其近年的國權運動的成功也有同樣的意義，便是近東問題已經解化成遠東問題了。」

「土耳其的外觀上的成功，英法帝國主義的援助不是最大的原因嗎？」我多少帶着反駁的意思這樣說，「意思不是在掣肘蘇俄嗎？」

「那是自然，」鐵羅尼說，「就如日本的成功一部分也是由於英美帝國主義的援助那樣，那時又是在掣肘沙皇時代的俄國。日本假如沒有日英同盟的掩護，恐怕他的成功也沒有那樣的快。不過根本還是中國做了烏龜。」

烏龜這個表現我起初沒有懂到他的用意，覺得有點奇怪，我又叩問了一下，才知道他是

說的神道碑下的龕廬，那在行軍的途次他是看見過不少的。我不免笑了起來，不錯，我們的背上的確駝着有很大的神道碑，這神道碑上寫着有「帝國主義」和舊時代的殘骸「軍閥」。話正談得高興的時候，突然有一聲大砲落得很近，而且爆發了。室外起了一番嘩噪的聲音。

代杰走了進來，說：「大砲落在圍牆的外邊，一隻牆角打破了一角。」接着又有人來傳達嚴密熄燈的命令。鐵羅尼和紀德甫便告辭了出去，拿着手電一開一閉地從廊道中間向前面的講堂裏走去了。

## 一九

五號的晚上又是決定了要去大規模地爬城的。南湖附近的農家的梯子因前一次的爬城，徵發得已經乾淨了，這次所需要的更多，而且鑒於前一次去遲了遭了失敗，這次不能不早些動手，在四號的下午便已經派人到咸寧附近去徵發了。主持其事的仍然是總政治部。五號的上午已經有梯子絡續送來，堆積在南操場上，大家又來從事綴紮。紮好了的便抬到學校門外去停積着。

這次的梯數比前次多上四五倍，又是斷斷續續地送來的，因此綴紮的工事便很見拖延。一直到了晚上由各軍所挑拔出來的混成敢死隊在南操場齊集的時候，還剩下好些梯子沒會綁好。操場沒有可以工作的餘地了，大家把那還沒有綁好的梯子都抬到門外去，又在那兒繼續着工作。

天已經黑下來了，全靠着幾隻馬燈的光放在地面上照着。適逢其會有好幾隻馬燈的洋油都點盡了，燈光幽幽地快要熄的神氣。總司令部裏面是有燈油施發所的，洋油盡了便可以到那兒去取。在場的人們沒有人知道那施發所的所在的，替他們說出地址來時，但那大學的內部大家也不熟習，於是我自己便把馬燈收集起來，左右兩隻手各提了三四盞進施發所去討油。進去時燈光是很幽晦的，倒沒有感覺着什麼，出來時因為油份充足，燈光倍加明亮，左右兩手各提着三四盞，自己都覺得好像是成了一位火焰天使，要飛起來的一樣。走到校門口恰好碰着一羣軍事上的將官們迎頭走來，有幾位俄顧問參在裏面。陳銘樞和張發奎在最前頭走着，大家都匆匆忙忙地沒有打招呼。在那一羣人的後部有一位年青的軍官，臉色白晰而清秀，身裁長而細，他招呼着我：

「哼，你這傢伙，點起那多亮真好玩啦！」

話中含蓄着責備的語氣。他沒等我的回話說出，又把從繫梯處跑來的鄧主任拉着了。

「喂，擇生；這位尊駕一定是你政治部的寶貝罷？」一面說，一面把我指着。

「怎麼？」擇生驚訝着回問他。

「毫沒有軍事的常識！在敵人的面前點着那麼多的燈，好做砲靶子啦！」

「你真神經過敏，」擇生回答他，「那一座大學堂在背後擋着，敵人會有千里眼看見這些燈光。」

那軍官沒再說什麼匆匆跟着前面的人走進去了。擇生也跟着進去了。

在混成隊出來就道的時候，所有的梯子也剛好綁完，部署是和前次的辦法一樣，只是人更多，氣象更加悲壯。

剛才的那一羣軍官們又走出來了，擇生和鐵羅尼也在裏面。

剛才責罵過我的那位年青的軍官呈着笑容走來向我拉手。

他說，「剛才得罪了，我是黃琪翔。」

黃在那時還是張發奎部下的團長，在軍中有美男子的稱譽，但我們還不會見面。我也笑着和他拉了手。

擇生和我拉了手，鐵羅尼和我拉了手，其他相熟的人也和我拉了手，最後是紀德甫走來。

德甫自來是少說話的，從廣東出發以來，尤其是自長沙出發以來的這幾天，我們雖然時常在一道，他和我竟直可以說是沒有直接談過一次話。他的身裁高長而瘦削，面孔也瘦削而帶黃色，但也不是病態；年紀是只有二十五六歲，青春依然還留存在他的一切的態度裏。他穿的依然還是從汨羅以來的那件黃色的布軍服，到了武昌以來連換洗的時候都還沒有。他除揹着圖囊和皮帶之外還揹着一桿駁壳槍。

他和我拉手，拉得特別用力，他說：「今天晚上我們無論怎樣是要打進城的，打不進城我不回來見你了！」

他是說得很爽快的，我回答得也很爽快。「那你要回來，我們明天趕上來相見。」在那時候誰都相信着當晚一定是要打進城的，雖然免不了是有多大的犧牲。混成隊中的

士兵們有的自然也在吐着怨言，但大多數在沉默之中含蓄着必勝的勇氣，他們的路似乎只有兩條，不是死在武昌城下，便是活進武昌城內。他們每個人雖然都有金錢上的犒賞（數目我不記得的），但那不足以污損他們的英勇；因為獻身的精神，敢死的氣魄，終不是金錢可以買得來的。

我們彼此拉了手之後，指揮敢死隊的軍事上的人們向那深不可測的，和死境似乎並無區別的黑暗中消去了。

## 二〇

誰都是想到在五號的夜裏一定可以攻進城，當晚留守着的人，特別是政治部，要準備着第二天進城的工作，大家都沒有睡覺。

敢死隊出發後有兩個鐘頭的光景，砲火的聲音特別地猛烈起來，想見着戰鬥是異常的激烈。砲火的聲音一直到天快見亮的時候才漸漸熄了，在那時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傳來的消息，說是我軍已經攻進了武昌，正在城裏巷戰。進城的門道有的說是賓陽門，有的說是通湘門，有的又說是武勝門。先進城的軍隊有的說是第四軍，有的說是第八軍，又有的說是第一

軍。消息雖然有各種的歧異，但是在已經攻進了城的一點上是一致着的。

每來一次消息大家都要狂喜一次，但一棍究起那消息的來源時又多是渺茫無着的。我們希望着擇生從前線上會有什麼確實的消息送來，但是始終沒有。消息傳來得很頻繁，蓋然性也逐次地增加，我叫胡公冕到前面的總司令部去問過兩次。第一次他回來的報告是，會着了白參謀長，講那攻進了城的消息是有的，但還沒有得到前方來的確報。第二次他是見着了總司令，說他正在和前線打電話，說是的確是攻進了城，是第一軍的第六團先入，由武勝門攻進的，大約賓陽門在現在也已經攻破了。

得到了這第二次的報告，自然是再無可懷疑的，政治部的全部是已經把開發的事體準備好了的，便頓時在南操場內整起隊來，時候是七點過鐘。但在要開發的時候，我自己又親自跑向總司令部去，正要上樓，碰着了已經任命為湖北財政廳長的陳公博由樓上下來。他先對我說，武昌的確是攻破了，他也要立刻進城去。

我聽了他的話便也沒有再上樓去，折回南操場，讓部隊開發。

胡公冕騎着他的一匹矮小的青馬走在最前頭，領率着宣傳大隊。其次是我和代杰德諸

人領着政治部員步行着。政治部的兩面大旗是由兩位宣傳員在前頭打着的。

走出了文科大學的校門大家都很有點威風，特別是那騎在馬上的胡公冕儼然像是一名凱旋將軍一樣。

路上不斷的有逃難的人挑着家什行李跑來，看見我們威風凜凜地在向着城走，都遠遠地便把担子放下了。我們告訴他們說：「你們不要逃難，城已經攻破了。」他們聽見我們這樣說，有的便立刻又挑起担子向着城一邊走去。

走到了那要分路的叉口上了。那兒有三條路，向直走是通通湘門，左手是朝保安門走，右手是朝洪山走的。在那兒又遇着了陳公博，他騎在一匹皂驪馬上正在躊躇，向直走自然是很捷近，但那兒異常的慘淡，連一個人影都沒有。他決定朝左手走去了，我們是朝右手，覺得由賓陽門進城是更要可靠一點。

向右手走去時走不好遠便要走到那段全無掩護的地面上來的，公冕的那匹青馬本來是沒有經過訓練也沒有見過仗火的凡馬，但那傢伙的神經似乎比人還要敏感，一要走上那段地面時它便囉哩起來，無論怎樣鞭策它，它都不肯走，甚且人立了起來，終竟使我們的胡大元帥

不能不趕快從馬背上跳下，走在最前頭的馬，讓馬夫拉在最後去了。

大家走上了那段土面。

天氣是很晴朗的，自從在八月三十一號的晚上下過一次暴雨之後，接連着好幾天都是晴天，土面乾燥得就和沙漠一樣。武昌城遠遠地在陽炎中橫陳着，脚根是看不見的，白濛濛地好像是一座蜃氣樓。

剛剛走到那段地面的正中處，兵的一聲大砲剛好落在隊伍的中間不及三尺遠的光景，土面起了一陣土烟，部隊裏也起了一陣人烟。砲彈沒有爆裂，隊伍却是爆裂了。沒有經過訓練沒有見過仗火的人，無論平常是怎樣的熱心，怎樣的誇口，一到臨場便是要露馬脚的。政治部的有好些勇士們聽見了一聲大砲，便嚇得鷄飛狗跳起來，有的把手裏拿着的標語和傳單一同拋棄了，有的嚇得在地上打了一突坐，有一位四川的姓曾的人嚇得當場便吐了一口血，把腰勁駭軟了，幾乎連路都不能再走了。

接着又來了兩聲大砲，都打得很準確，但都要感謝那騙錢的帝國主義者，他們把些不中用的廢彈賣給了中國的軍閥，一個一個都沒有打開花。而我們總政治部的有好些不打便開

花的大砲們要收拾起來走過那段危險的地面，真是很費了一些力氣。

走到有掩護的地方了，公冕很讚嘆地對我說：「敵人還不錯，城裏在巷戰，公然還有這樣的鎮靜。」

「怕有點靠不住罷，」我懷疑了起來，我是不相信敵人會有那樣的鎮靜的。「進城的消息真是老總親自對你講的嗎？」

「是的啦，是他親自對我講的。」公冕很堅決地肯定着。

「我怕他也是受了騙，」我這樣說，一種誑報軍情和冒功圖賞的那類卑劣的事跡在我的腦中浮泛了起來。

搬家逃難的人是絡繹不絕的，從前線上也時而有散兵下來，抓着他們詰問時都不知道有攻進了城的那麼一回事。由種種情形的歸納，覺得那個消息是很可疑的，我便把部隊的進行中止了。由我和公冕和幾位願意同行的同志往前線去探聽，待把消息探聽的確了再定行止。

## 二二

我們走到離洪山不遠的地方，從對面有一架扛架抬來，後面有一位揹着駁壳槍的護兵跟

隨着。我們遠遠推測着那所扛的一定是一位官長。

扛架愈見抬攏來了，架上的人是用一件雨衣把面孔蓋蔽着的，在黃色的馬褲上裹着黑皮腿套，兩腳長伸着沒動。我的注意力完全是集中在扛架上的，我想到那負傷的一定是一位官長。

當那扛架從我們的身旁擦身過的時候，那後面跟隨着的一名護兵突然叫着我：

「祕書長！主任……」

那人原來就是鄧主任的護兵楊昇，我大大地吃了一驚，連忙問着：「主任怎樣？受了傷嗎？」

「無係，係……」

我沒等他把話說完，由那服裝已經喚起了我的記憶和判斷，我已經知道了那扛架上的人是誰了。連忙跑到扛架旁邊去，揭開那蓋着面孔的雨衣來看，紀德甫的面孔現了出來。兩隻眼睛睜着，定着，失掉了光彩，黃色的臉色轉化成了蒼白色，嘴是隙着的。在我們學過醫，看慣了死屍的人，一眼便可以知道他是已經死了。眼淚頓時在我眼裏鼓盪了起來。

「主任有信。」楊昇從自己的懷中取出了一封信給我，是擇生寫給我的。信是寫在抄本的一葉上扯下來的，那誠懇而簡單的幾行文字至今還一字不易地留在我的腦裏。

「××同志。」

攻城計劃仍歸水泡，敵人尚在頑強抵抗。德甫同志於今晨正七時陣亡於賓陽門外長春觀內，哀痛至極；後事望兄從厚料理。

Yenda Den

七時四十分於長春觀。」

——擇生的署名是慣愛把自己的名姓用德文字母寫成「演達·鄧」的，他這幾行手書就像一股電氣一樣，一霎時使當場的同志們都嚴肅了起來，有好一陣大家都沒有聲息。

攻進了武昌城的消息不用說完全是假造的。因為誰都相信着當晚的夜襲一定可以攻進城，而先攻進城的部隊在論功行賞上自會掌握着武昌乃至湖北全省的統制權，這便構成了那假造底動機和目的。但是當時為這種小小的陰謀所欺騙了的不愉快却為由德甫底戰死所喚起的嚴肅和悲壯的感情所鎮壓着了。大家在默默地佇立了一會之後又只得回到全體的部員們所等待着的地方，叫把旗幟捲了起來，把隊伍分散開，三三五五地折回南湖。敵人的砲手，大

約也是因為有城牆的保護完全恢復了他們的鎮靜，在人少的時候他們不肯開砲的，一些成了驚弓之鳥的部員們算也誠惶誠恐地先後把那段危險的地面通過了。

走回南湖的途中，楊昇用他那很難懂的廣東話把晚上夜襲的情形告訴了我；話雖難懂，但也得到了一個大概。

敢死隊有一部份人是到達了城下，而且有少數人是爬上了城牆的；但是敵人也早有防備，遠處的用機關鎗掃擊，近處的用手榴彈投擲，爬上了城的人因為衆寡不敵，都被打下了城來。其中有一位曹連長，爬上了城，也被敵人打下了，他的部下爲去搶回他的屍首，死傷的很不少。

鄧主任的馬也被打死了，他們在前線上督隊，一個彈子打來正端地打中了馬的腦壳，那彈子從鄧主任的左脅下穿過，軍服的袖子打穿了一個洞，人却沒有受傷。馬是頓時倒了。

在清早的時候他們退到了長春觀，那兒的地方高，和城牆的一角幾乎在同一的一個水準上，和城牆相隔得也只有二三十丈遠的光景。他們就躲在那土牆背後，用駁壳鎗和城上的敵人對打。把頭伸出牆頭去，打一槍立刻又縮下牆來。敵人也曉得這邊是有人埋伏着的，用着

機關鎗對準着打，但都沒有把牆打穿，打進了園子裏的鎗彈，真是就和雨點一樣。這邊不應戰的時候，敵人也把鎗準掉過了方向，不再對準着這邊。但你一伸頭去打得幾鎗，他們又來向你下一陣彈子雨。就這樣來復了好幾次。最後一次是紀德甫把頭伸出去探看外面的形勢，正回過頭來報告坐在牆腳下的鄧主任和鐵羅尼的時候，突然地有鎗彈打中了什麼的聲音，他立地便要朝地下倒。鄧主任趕快把他扶着，曉得他是受了傷，順着勢子把他放橫在地下。

鄧主任和鐵羅尼都來關照他，他用很低微的聲音說：「我不要緊，請你們留心着敵人。」他就只這樣說了這一句話，以後便沒有聲息了。

毫無虛飾的楊昇斷斷續續地把這些情形告訴了我，我聽着他那木訥而低抑的聲音，看着他那勞瘁了一夜而氣色很沈悶的相貌，曉得他的內心是誠虔地在替德甫哀悼着的。特別是德甫臨終的那句話，很是打動了他，他向着我返復了兩三遍。一個人臨到了死的關頭，完全沒却了自我底存在，而顧慮着同在患難中的友人——在這種精神的面前是誰個也會低頭的，更何況楊昇是和他同處在一個死地的人，在他那素樸的心中，和山裏的溪泉一樣沒有什麼渣滓和塵埃夾雜着的心中，自然是會有更清澄更透徹的印象。

二二二

紀德甫的屍首抬回了南湖文科大學，停放在臨着南操場的樓上的一間講堂裏。我一方面叫人去替他製辦棺木和衣衾，一方面得着幾位部員和勤務兵的幫助，把他身上的軍服解開了來，檢驗他的傷痕。

鎗彈是從後頭骨的左側打進去的，從後頸窩下穿出；又從右肩打進胸部，由肩胛骨底右側穿出；最後又打穿了右側大腿的右側的皮部，彈子的餘勢才盡了，籠在軍褲裏面已經融斷成了三個顆粒，連布製的軍褲都沒有打穿。

就這樣一鎗貫穿了三處，頭部和胸部的都是致命傷。血流得不多，但那內部的出血不用說是很厲害的。

接着又檢查他隨身所有的物品，除掉所穿着的衣類之外，手上有一架手錶，衣袋裏有一個錢包。那個錢包是皮製的，已經很舊了，當着衆人的面前我替他打開了來。從那裏面所取出的內容是：——兩個銅板和兩張當票！當票是廣東的當舖所開的，寫的是很奇怪的字，不知道那所當的是什麼物品；但照我的推想說來，怕只是被條和書籍之類，因為出發時不能隨

身帶走，所以才取了那樣的便法交給了當舖。

「兩個銅板」——這層或者有人要懷疑，以為我是在有意地誇張。其實這倒是不足怪的，自廣東出發以後直到武昌城下，沒有正式的發過薪水（自然，假如是有需要時是隨時可以向財政股支用的），每天吃着公家的火食，在行軍中誰也不感覺有怎樣的用費，所以德甫的錢包裏也就只有那樣的一點財產。不過這也可以表示他的淡泊。我是在努力寫着實話，毫無意思做小說，假如我要做小說，在這兒也正好誇張，可以替他編出一部日記或者編些信札出來，為投滿臉騷瘡的年青的男士或女士的嗜好，或者還可以編出幾封戀愛的書信。但那是無聊到萬分的，那樣只會污辱了我們的德甫。

德甫的錢包我是交給了德謨們替他保管着，那下落是怎樣我不知道。只有那斷成了三個顆粒的鎗彈，我是把來當成紀念品保存着的，但在第二年的八月我在江西的德安遇着危難的時候，我的一口皮箱遭了搶劫，那個貴重的紀念品和着好些重要的資料一齊遺失了。

在那天的午後，棺木和衣衾都採辦了回來，德甫便立即收殮了，我因為工作忙沒有臨場。收殮後的棺木是暫時停寄在學校後庭的一個小屋子裏面的。

在那天午後還做了些什麼工作，我現在全沒記憶了，只記得我睡在床上的時候做過幾首哀悼德甫的詩，我現在把它們記錄在這兒：

一棺蓋定壯圖空，身後蕭條兩布銅。

沉毅如君偏不祿，人間何處弔英雄？

回思夜襲臨歧語：「不破堅城矢不歸！」

今日成屍橫馬革，難禁清淚滴君衣。

患難相隨自汨羅，陣中風露飽經過。

人生自古誰無死？死到如君總不磨。

一彈穿頭復貫胸，成仁心事底從容。

賓陽門外長春觀，留待千秋史管彤。

第二天清早七點鐘的時候，在要把德甫的靈柩送到鄰近的寺院裏去停寄之前，政治部全

體的人員連同勤務兵，都聚集在後庭的那座小屋前面爲他展弔。小屋是磚砌的，就和汽車的格納庫一樣，前面的門敞開着。因爲天氣熱的原故，棺材下已經有血水流出，同時也有臭味了。這樣的情景尤其是觸動哀感。

由胡公冕的贊禮，大家在棺前沈默了五分鐘之後，組織股長的李鶴齡報告德甫的履歷。大意是說他是山東人，在中學畢業後便到蘇俄留學，留學的期間很短，因爲爲中國的革命所迫便早早的回了國來。但他是很努力的，他的俄語的程度和學理上的認識已經可以自在地作政治上的談話和繙譯了。他不用說是共產黨，是在莫斯科加入的。但他的家世是怎樣，他是怎樣到的俄國，他是山東的那一縣的人，我現在都不記得。

接着是鄧主任代表政治部全體的人致哀詞，報告了他戰死時的情況。接着是俄顧問鐵羅尼用法國話致哀詞，由鶴齡替他繙譯。

鐵羅尼的確是很悲哀的；他一面演說着，一面流着眼淚。他說：革命陣營裏失掉了一位很忠勇的同志，同時他也失掉了一位很好的伴侶；他平時對於他太生疎了，沒有得到他的充分的認識，他自己是很失悔的。

他的失悔的意思很明顯地有一部分是表現在他的眼淚裏的。鐵羅尼根本是一位富有浪漫性的詩人，他是由於他的浪漫的情熱而成爲了革命家。他喜歡幽默，喜歡詩歌，喜歡在規律的生活之外作些餘興。但是紀德甫的性格却恰恰和他相反。德甫是很寡默的，平常除必要的談話之外，連開口的機會都很少。從廣東出發以來和他共同了兩個月的生活，我是很少看見過他有發笑的機會的。因此他們兩人在平時便不很投合，鐵羅尼早有換掉他的意思，德甫也很想掉換工作。但是德甫的莊嚴的一死把鐵羅尼對於他的感情完全改變了。

### 二三

自從紀德甫死後，武昌城下的軍事行動沒有怎樣的進展。爬城的計畫失敗了兩次，犧牲了好些同志，以後便沒有再行採用了。在兩三天後大家所繫望着的飛機由俄國同志的操縱從廣東飛了來，但那飛機並不是戰鬥機，也沒有爆擊彈，只在武昌城上的上空把通常的炸彈投了兩次，散了幾次傳單，結果只是把敵人恐駭了一下。這兒却有一個小小的插話。

那在武昌城上所投下的炸彈，有一顆是把武昌美術師範學校打中了的，並且還打中了我們的一位知名的藝術論評家華林。華林當時在那兒教書，也就在那兒寄宿，那炸彈的破片打

傷了他的足趾。他爲此很受了不少的痛苦，後來在他回到了上海之後對於革命軍曾經加以詛咒，而那詛咒的餘沫是曾經飛濺到我的身上來過的。

我現在把這段插話寫在這兒，但也並不是心存報復地要來奚落我們華林先生，其實我是想請他做一個活的證人，證明飛機投過炸彈的事情是實。而且更還希望他爲我們提供出些資料來，他在武昌城裏是過過四十天的籠城生活的，像他那樣有文筆的人，最好是把那段生活記錄出來，寫一部「武昌城內」。

飛機的威駭沒有用處，繼起的便是炸城，由洪山附近有掩護的地方打地道到武昌城下去。這樣的工作不免是要曠日持久的，武昌城外的革命軍便只有取着待命的形勢把武昌包圍着。

到了八號，因爲漢口方面的政治工作吃緊，又因打地道的材料都要向漢口採辦，非得有機關在漢口主持不可，政治部便決定了在漢口設立辦事處。起初本是擬定由朱代杰去主持的，但到了一切準備都已經停當了的晚上，擇生又來找着我說：漢口的事情還是非我去主持不可。於是預備好的規模又不能不改變了一下，代杰依然做我的助手，在部中挑選了一三十

名的精幹的同志，帶了十名警衛兵，在九號的清早向白沙洲出發。這一行人中，代杰，鶴齡，德謨和我，便是核心的人物。

到了白沙洲時，暫時駐劄在那兒的武聖廟裏面，因為所要搭乘的小火輪要載第八軍的軍火，一時很不容易載齊。中飯是在那兒用的。由白沙洲渡過鸚鵡洲時天色已經黃昏，再從漢陽城外走過的時候更已經黑下來了，便點起了馬燈照着走路。這個情景在武昌城上的敵人自然是看見了，隔着江便不斷地有槍砲射來，那槍聲和砲聲在夜氣中響得更加透澈，但是却沒有一個彈子打中。

漢水上面是搭着浮橋的，由那浮橋渡過寶慶碼頭時，馬燈的光映在水中，水是異常的清淺。渡過漢口後，當晚在旅店裏過了一夜，和前兩天派來的人接了頭，在第二天，十號的清早，才搬進了設在後城馬路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裏的辦事處裏去。

公司是有四層樓的西式建築，樓下正中是大門，左側是公司的門市，右側是銀行式的一個大廳，那兒在前做過銀行，在軍事期中是做著逆軍的軍需處的，還有那幾層的樓上是舊勢力的俱樂部，因此便認爲了準逆產，由我們所派來的人把它查封了。在對於公司的營業沒有

加以妨害的範圍內，我們把那樓上樓下的非公司的部分都佔據了起來。樓下銀行式的大廳便成爲了總政治部的辦公廳，左側前面當門的一隅有一間小室，便作爲了主任室，主要的幾個人便聚集在這兒。我自己時常是在這間室中的一尊梭發上過夜的。

當時的漢口還是舊勢力的潛伏着的巢穴，吳佩孚逃走後還沒上十天，一般的人多相信着他會捲土重來；因而市街上的大商家多沒有開市，各種的報紙都還沒有改換舊時的論調。劉佐龍所領帥着的鄂軍集中在那兒，劉的本人打着保境安民的旗號，隱隱地以湖北的政治中心自命對於南北兩方都取着不即不離的態度。此外，還有好些新附的軍隊，那在名義上雖然是自己的人，而在實質上是形同敵國。我們跳進這樣的環境裏去，所負的使命便是要擴充革命底認識和革命底氣勢來鎮壓周圍的敵人。

我們開始把報界拉在手裏，封了兩家很反動的報館，同時組織了一個新聞檢查委員會，所有的報紙都要經過我們的檢閱才能夠發行。民衆團體底組織加緊地進行，所有各種工會有組織的公開強化了起來，無組織的便從新加以組織。甚至如像省市黨部底公開都是在我們的掩護之下成全了的。

就這樣聚精會神地幹了一個禮拜，各種宣傳機關都拉在了手裏，有一種美國人辦的新聞也被我們把他拉了來；民衆團體逐漸地產生，民氣高漲了起來，漢口的市面便頓然改了舊觀。我們自己在這幾天中所過的生活要算是最緊張，最有趣味的的生活，晚上睡覺的時間很少，多不過三四個鐘頭，甚至連熬幾個穿夜的事都有。

然而在這樣自以為痛快的時候，却於不識不知之間惹出了很不痛快的局面。

## 二四

在移到了漢口的第五天上，碼頭工會底工友們把一位著名的工賊郭聘伯逮捕了來。這人在一年後的武漢政府時代是槍斃了的。最初送到部裏來的時候，部裏的同志們便主張就地正法，但在正式的規定上政治部並沒有可以殺人的權柄，我便決定暫時把他扣留起來；一面派人到武昌去向鄧主任請示，提出了他以往的罪狀和我們主張槍決以鎮壓反革命勢力的意思。

犯人送來時是在清早，待到了下午傍晚的時候，突然有一營人的軍隊開到了政治部的門前，對着政治部陣列着；照那服裝看來，知道是劉佐龍部下的隊伍。這自然是犯人的黨羽去慫恿了劉佐龍，要他用威駭的手段來把犯人奪回去的。部裏的人不免有些驚惶，因為我們自



我們是奉了上台的命令來……來……來……保護貴部的。」

我聽他說出了這樣的話，幾乎忍不住要發出笑來。我也把我的態度漸漸的緩和了。

「多謝你們的好意。但我們自己有警衛隊，就有什麼動靜，我們自己是能夠對付的。你們的軍隊不好這樣輕易地調動，反轉要惹出不穩當的風聲。我請你從速把你的隊伍調回去。」

那營長誠惶誠恐地便告辭了出去，接着是「立正！——向左轉——走！」的號令聲，那開來的隊伍又從原路開回去了。

就好像是串了一場空城計的一樣，在營長的司馬懿走了之後，大家都不免笑了一場。

就在營長退去後不上二十分鐘的光景，我派到武昌去請示的人回來了，帶來的鄧主任的信件是很不以我爲然。他說我們政治部沒有捕人殺人之權，在目前革命勢力還沒有鞏固的時候，尤其是不可任性動作。叫我們把犯人嚴加看管着，再聽候發落。

我得到他的來示自然是不很滿意，但我也私自慶幸，因爲我慎重地請了一番示，要算是很能夠先意承志地體貼了上司的意旨的。一有命令不准殺，自然是不敢妄爲了，一場高興不

用說是已經冷去了一半。但是剩下的一半是還要冷到零度以下，生出負號來的。

在第二天的清早從武昌方面又派了人來，傳來的鄧主任底命令是叫把郭聘伯立即解過武昌。這個命令是表示着對於我們的絕端的不信任。他在昨晚叫我們嚴加看管，只隔了一夜又叫我們解過武昌，他是怕我們不遵守他的命令會要任性槍斃的。我自己很不了然，我不知道爲什麼捕殺一名罪惡昭著的工賊會有這樣的嚴重。在我的意思是，初到漢口來，在革命勢力還未鞏固的時候，正好雷厲風行地做些行動出來示威，藉此也可以收攬民衆，然而上司底見解和我們的却是正相反對。

命令自然是只有遵照，但在那時候要把一名要犯由漢口送往武昌却不是輕易的事情，萬一路上有了差池，那又是不好担戴的；於是又只得把十名的警衛兵除下兩名在門外站哨之外，通同派遣了去好護送着郭聘伯老爺過江。門衛的換班暫時也只好用勤務兵來假充了。

## 二五

事實是在我們的請示到達武昌之前，郭聘伯底神通已經先到了彼岸。他的黨羽在總司令部告了狀子，說碼頭工會的人任意捕人。這個消息把武昌方面的軍事中樞激動了一下，就在

第二天便由總司令部出過一張佈告，對於民衆團體任意捕人的事情嚴加禁止。一有我的請示去，才知道那所捕的人已經移到了政治部，而且我又主張槍決，這是很把鄧主任作難了一下的。他是還有更嚴重的他的上司，因此他也比他也比我的請示更要慎重地索性把那犯人要過去了。

事情只是這樣的結束，在我雖是覺得不甚痛快一點，但也沒有什麼，因為逮捕的下手人並不是我們，我們雖主張槍斃，但僅僅是一個主張，而且是恭而且敬地請了示的。但不料隔了一條江水，鄧主任對於我們的誤解却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在十八號的晚上，那時在總司令部秘書處擔任着工作的蔣先雲給朱代杰寫了一封信來，就為處理郭聘伯的事責備他們不懂策略，辦事太幼稚，同時敘及鄧擇生向他訴苦，說我是一位感情家。又說是我們幾個四川人有點跡近把持，不應該在部中激成了廣東派和四川派的對立。

這個非難真是有點像晴空霹靂，而且對於我們幾個人也可以說是頂門的一針。我們幾個——代杰，鶴齡，德謨，和我——太不湊巧地都是四川人，又都佔着重要的位置，但我們並不是有意識地團結攏來的。代杰是政治部的元老，他起初担任着庶務科長，後來在要出發的

時候因爲我加入了宣傳科，又兼帶了行營祕書長的職務，他便以輔助我的意義，改爲了宣傳科的副科長——這個名目都是臨時定出的。組織股長的鶴齡本是黃埔學校的教官。在出發的前一天才轉過政治部來的。德謨的入政治部比代杰稍後得一些，他一直是擔任着祕書的事體。我們幾個人都是個別地進的部，在上海時雖和德謨相識，但並沒有怎樣的深交；代杰和鶴齡更是到了廣東後才認識的了。就這樣完全是偶然集合的我們，在拚命做着工作，連自己的性命都是置諸度外的時候，不料才激起了同人中的黨派的觀念，在代杰，鶴齡諸人都很灰心，而在我自己尤其是憤慨。我自信自廣東出發以來是很能遵守紀律而遏制着自己的感情的，不辭勞苦地幹了兩個月，却樂得了一個感情家的評語，我心裏真是不能悅服。而這個評語不是擇生直接向我說出，而是間接的訴苦，尤其是使我難耐。像這樣羊頭狗肉的革命工作，我決心着不再幹了。當晚便寫就了一封辭職的信，請另簡適當的人來負責。在第二天清早的一早便派人送過了江去。

十九號的下午擇生過江來了，到了政治部時已經晚上，我迴避着他沒有直接和他談話，他在主任室裏和代杰諸人談論了足足有兩個鐘頭，談話的內容我是沒有過問的。

二十號清早還在六點鐘以前，擇生派了人來把我請到他留宿着的旅館裏，那是同在後城馬路，離烟草公司不遠。

我穿着便衣走進他的房間裏去，他是已經把軍服穿好了在等待着我的。我們在一張方桌上坐了。

擇生帶着一個愁蹙而又含着怒氣的面孔問我：「你是在鬥氣，還是認真要不幹的？」

「兩來都是，」我索性不客氣地回答着，「氣也要鬥，職也要辭。」

在平常我們對他是很客氣的，因為他是上司，凡是他所說的話都是絕對的命令，我們是只有唯唯聽從的；這一次他看見我的態度反常，他就好像吞了一口熱湯，悶了一下，有好一會沒有說話。

「在現在革命的工作異常緊張的時候你要辭職，你這不是反革命嗎？」

「革命不一定要做官，抱着革命的志趣的人無論到什麼地方，無論做什麼事體，都是以革命的。」

「你打算要到什麼地方呢？」

「打算到上海啦。」

「目前在孫傳芳的統制之下你能夠去嗎？去了你有什麼事情好作呢？我看你走不到上海，你的腦袋子是已經不在頸上的。」

「那倒痛快些，像目前的這樣半死不活的，羊頭狗肉的革命，真是耐不過。」

擇生又沉悶着了，他接着又更加緩和地說，「你對於革命的現狀究竟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呢？」

「我最大的不滿意便是萬事都講策略，目前的革命的勝利只有軍事上的勝利，政治上是絲毫也沒有表現的。像我們政治部對於民衆發出了許多的口號，但是一點也不能兌現。軍事上的勝利一半是得到民衆的幫助，但是對於民衆所切實地要求着的事情，我們萬事都講策略，我們對於舊時代的支配勢力太顧忌，太妥協了，結果民衆受了欺騙，我們自己會轉化成舊勢力底繼承者，所謂革命只是一場騙局。」

我這樣抽象地說了一遍之後，又舉出了些事實來證明，同時是提到了郭聘伯底逮捕這件事情來。我說：「爲愛全一位著名的工賊，而失掉幾萬工人羣衆底信賴，這樣的『策略』我

真是不了解。」

擇生說：「你的見解是很正確的，但是實際上是舊社會底力量太大，我們的力量太弱。我們革命軍的內部便有偉大的舊勢力磅礴着，我自己是有好多說不出來的苦處的。總之我們和衷共濟地緩緩地做去罷，凡是關於政治部內部的事情一切都可照着你的意思做去。老總不久要向江西出發，他希望着你去，但我們都娓娓地謝却了，武漢的工作無論怎樣是不能離開你的，我已經派了黨務科長的季剛去江西，你無論如何是該應把你的感情抑制一下，努力着幹下去。我說你是感情家，並不是罵你的意思，革命家沒有強烈的感情是不能夠革命的。不過在目前，對內對外的策略都是應該講的，這是無於如何的事情。還有部內分出了黨派的話，是有少數不良分子的流言，我自己是毫無那樣的可見的，我也相信你們決不是那樣腐敗的封建餘孽。」

他誠懇地這樣說着，說得快要流眼淚的樣子，我為他的眼淚却不免打動了，我的感情自然也就緩和了下來。

他最後又嚴重地下一個結論：「總之，你在目前是不能夠離開這兒的，就是代杰，鶴

齡，德謨，都不許有一個人離開！你們離開了，政治部只好撤台。」

他說的話委實也是實際的情形。在當時一切工作計畫是由代杰經手，一切來往文電是由德謨經手，鶴齡是長於演說的人，並且又通英法兩國的語言，所有對外的宣傳和交涉大抵是由他擔任的；他們三個人的確是一尊寶鼎底三根柱脚，我不過是代替着擇生總成其事而已。他們三個人要走了一個，政治部底事情一定會辦不動。又假如我走了，他們的興趣也會減少的。我本來有一多半是鬧着感情，聽了擇生的一席話把氣平了下來，只好答應他又維持做下去。

那一天擇生都是留在漢口的，我陪着他跑了好些地方，直到晚上他又才過江去了。

但在夜間在主任室的辦公桌上我找出了一張寫了幾行沒有寫完的信箋，是擇生寫給廣東的留守主任孫炳文的。信裏有這樣的話：「革命的苦楚易吃，同志們的氣難受，我恨不會在武昌城下戰死。……」

## 二六

九月下旬，總司令部終竟移到江西方面去了，戰爭的中心自然是移到了江西。總政治部

有一部分人也跟着去了。各地方來歸附的軍隊很多，凡是有來歸附的軍隊，他們最先所請求的便是派遣政治工作人員。所謂政治工作在當時的舊軍閥們看來，就好像和打出青天白日旗一樣，是成爲了革命軍的必要的徽章；他們並不知道政治工作的真意，但很知道南軍和北軍在組織上的重要的不同處便是在這種工作的有無，有了這種組織的南軍打了勝仗，就覺得這種東西是使軍隊強盛的良法，因而政治工作便成了一個時代的寵兒。各方面來歸附的軍隊既多，所派遣各處去的工作人員也就不少，胡公冕所帶領的一個宣傳大隊，所有的宣傳員，不久便被派遣一空，連公冕本人也就不被派遣到江西去了。

總司令部移到江西去後，有行營設在漢口，行營主任便是擇生；同時湖北省政府也相繼在漢口成立了，省政府的主任也是擇生。他以一人而兼領三個主任，自然很忙，因爲工作的關係便留在漢口的時候多，頓在武昌城下的時候少了。在南湖剩下的少數的政治部的人員在九月尾上索性通同移到了漢口來。附屬着的黨紅會也分遣到武漢各軍的軍醫處去服務去了。最有趣味的，是那由擇生所要過去的工賊郭聘伯又鄭鄭重重地護送過了江來，仍然關閉在烟草公司的三樓上的一間小樓間裏。

政治部一搬過了江來，工作人員添多了，同時內部的負責人員也由擇生調動了一下。他把編纂委員的郭冠杰改任爲總務科長，把屬於總務科的財政股長也改換了。

冠杰是擇生的同鄉，也是在陸軍小學的同學，後來是改習了法政的，曾經在法國留過學。他後來是因爲和我是同姓，時常稱我是「宗兄」。他是擇生最親信的人，時常肯把擇生底私話來傳遞給我。他初到漢口來的時候對我說，「擇生時常說，宗兄很刻苦，革命性很強，擇生是十分敬重的。在長沙時宗兄的工作做得很好，到漢口來的工作便雜亂得一點，自然也是局面大了的原故。」

他一接了事之後，照政治部的規定，總務科長本是有批核一切來往公文的權限的，他便把德謨素來担任着的工作一手接過去了，但他對於這層却沒有經驗，每天幾十百件的公文堆積在他的案頭上不知道怎麼處理。過了三天又由鄧主任的命令叫所有的來往公文仍由德謨繼續辦理。

湖北的省政府在當時真正是一種魚龍漫衍的模範政府，那個委員會五花八門地是什麼人品都有。有的昨天還是罪該萬死的舊軍閥，而今天便一躍而成爲了功高千古的革命元勳；在

咸甯以後和我們一同馳驅過兩天的詹大悲和李漢俊在其中要算是錚錚佼佼的第一流人物了。省政府的內部組織是分成四科，科長秉承委員會的意旨受各委員的指揮以執行政務；其中的教育科，擇生要叫我去擔任，連委任狀都下了，是總司令部第七號的委任狀。但這項委任我堅決地辭退了。

有一天擇生到政治部來，他問我：「爲什麼要辭退教育科長的事？文化工作正應該大幹一下，除你而外是沒有再適當的人物。」

我的答語很直率，我說，「我是來革命的，不是來做官的，受你的指揮我可以，要秉承大委員們的意旨我却辦不到。」

「你不幹誰個好幹呢？」

「漢俊正是很適當的人物，你找他，他一定可以承認。他以委員而兼科長，就和詹大悲一樣，辦事也會順手。」

在我明確地把意思表示了之後，大悲和漢俊也到政治部來找過我。他們起初以政府委員的資格，說要委曲我，要我定要把教育科的事情擔任起來。

我仍然說：「我不願意做官。」大悲說，「革命政府也不能不要官，革命的官和反革命的官是不同的。」不同的只是名目罷了，「我說，我在這兒索性把大悲先生俏皮了一下，「譬如你老先生担任着委員而兼任着實業科長，還有湖北礦務局的局長，你老先生不和滿清時代的道臺一樣嗎？」

大悲先生不動聲色地笑着。這位先生我不知道怎的，對於他總有一種先天的厭惡，我自從在路上認識了他以來便不高興他，他的一切的派頭不外是一個官僚底模範。他老先生是慣愛講策略的，說不上十句話便會有五個「策略」的字眼。他是湖北人，又是當時的中央委員，自從軍事一進展到武漢以後，他儼然就像是鄧演達的執掌鵝毛扇的軍師，鄧對於他就和劉玄德之於諸葛孔明，幾幾乎是言聽計從的。

「你不幹誰個好幹呢？」漢俊說。

「你正好幹啦，我已經向擇生推薦了你。」

結果是漢俊說，他暫時爲我代替着。又說他打算組織一個教育編制委員會，由省市黨部的宣傳科長，省政府的教育科長，以及其他適當的人物來構成，要我去總成其事，但我也謝絕了。（選自宇宙風）

## 武漢時代

一九二七的五月已經到了下旬了。漢口的天氣雖是一天一天的熱起來，漢口的市面却是一天一天的冷下去。

自從一月初旬武漢政府接連收回了漢口和九江的英國租界，四月初旬又發生了武漢民衆和日本水兵衝突的事變以後，帝國主義者威脅的挑釁一天緊似一天。武昌和漢口中間的江面時常陣列着四五十隻外國的砲艦。大砲的仰角高到法定以上，隨時隨刻都可以把武漢全市殲滅。

武漢三鎮的工場和銀行等大的產業，早已是閉了門的。五月初間第一次北伐軍向河南發進了以後，長江下游實行了經濟封鎖；四川的軍閥又乘機東下，鄂西的一部分駐兵也受着敵人買收便起了叛變，五月十八日幾乎鬧到兵臨武昌城下的亂子。變兵在兩三日內雖很迅速地掃蕩了，但武漢全市不免大受動搖，小的米店錢莊便都弄來不敢開門了。

街上閉門的商店愈多，便愈爲各色的標語開闢出廣大的領地。各級黨部，各級政治工作

機關，各種民衆團體，甚至各級行政機關和軍事機關，都在競爭着張貼標語。這種舉動有一大半是出於卑劣的心事，就如商店之發招帖一樣，在廣告着自己的存在。在風頭順利的時候雖然感覺得刺眼一點，倒還沒有什麼；但在風頭一倒逆了，便不免要發生反對的作用來。

——「鞏固革命的根據地！」

——「嚴守革命紀律！」

——「保護革命軍人的家屬財產！」

——「避免帝國主義者的武裝挑釁！」

這樣的標語重重疊疊貼得滿街滿巷。但除把反面的祕密自行洩漏了之外，究竟有什麼的效果呢？革命的根據地假使沒有動搖，那有叫人鞏固的必要？革命的紀律假使沒有弛放，那有叫人嚴守的必要？革命軍不是說不怕死不愛錢的嗎？但是他們的生命財產却須要特別的保護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不是常在高叫的嗎？但在砲艦的威脅之下便只得兢兢業業的縮頭縮尾了！

愈是要人鎮靜，却愈令人驚惶；要人鎮靜的標語愈多，使人驚惶的程度便愈是加甚。特

別是那標語所用的紙張。在前所用的洋紙報紙和各種的五色紙漸漸使用盡了，一般舊式的人用來打冥賻的白紙便漸漸的顯出面來。在菲薄的白紙上清淡的墨水潦草地寫些故爲鎮靜的口號，張貼在四處；怎麼也好像自己在撞自己的葬鐘，自己在紀念自己的喪事。這使已經冷落了了的街愈是慘淡了下去。

但街市儘管冷落，「國民政府駐漢辦事處」所在地的C街却是繁華絕頂的，C街上除國民政府的辦事處以外還有「軍事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參謀處」，「軍事委員會財政處」。這兒特別是革命領袖們雲集的地方。革命領袖的特殊的商標是坐汽車，所以這兒也就特別是汽車輻湊的地方了。狹窄的街面上兩邊縱列着兩排的汽車每每把交通阻塞着，要使過路的人力車馬車都不能不另繞圈子，這些汽車雖然不免時常阻礙交通，但對於市民也還有相當的鎮靜的作用；因爲汽車還多，市民便知道「領袖」還沒有逃走，大概武漢三鎮的安甯是可以暫時保持的。

在五月下旬的一天午後，漢口全市已經上了電燈了。從C街的軍事委員會裏面走出了一位青年將官來。

將官是中等身材。愁蹙的面孔上，戴着一副黑框的洛克式的大圓眼鏡。看他的面貌並不像一個軍人，但他穿的是一身淺栗色的帆布軍服。軍帽是軟頂的一種，倣效着蘇聯赤衛軍式，把帽頂的大部分垂在腦後。軍服上沒掛皮帶，也看不出有甚麼特殊的徽章。下邊馬褲上也沒套皮裹腿。腳上穿的是一雙淺綠色的帆布膠皮鞋。手裏不僅沒有拿皮鞭，甚至連皮篋都是沒有抱的。

這服裝的隨便卻是表示着他的官階的優越。

革命軍還雌伏在嶺南的時候。所有高級的將官和政治工作人員照例是忠實的。「三皮」主義；便是手拿皮鞭，肩披皮帶，腳裹皮裹腿，幾乎是成爲了革命軍人的象徵。這在初期本來是富有刺激性的一種服裝。裝束的本身比從前沿用滿清末年所採用的，長統大袖的北洋軍服，蹣跚的褲腳，手裏拿着指揮刀，腳上穿着長統皮靴的，是已經矯捷輕靈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了。更加革命軍的將校們大都是三十上下的人物，這和裝束的精神更能夠表裏相趁。服裝本來是製造人物的，何況人物又本來年青，一般革命的將官當然會成民衆的豔羨之的，特別是一般女衆的豔羨的了。

凡事都逃不掉有感必衰的公例，三皮主義之感即是報告了他的衰。衰候的具體的表現是在一般高級的軍事長官和政治工作指導者身上，他們在作嚴裝的時候都不約而同的把一些皮製品脫掉了。

這個脫皮運動的開始剛好就在四五月的時候。一般的推測以為武漢政府的要人多是文人，所以文裝便漸漸當道，又有的以為天氣是漸漸炎熱起來了的原故；更其次稍微滑稽點的便以為是便於改裝逃走。這些或者怕都是促進了脫皮運動的動力吧，但是主要的原因却還是在三皮主義本身的被人厭棄與高級長官的優越感。

從軍事委員會走出的那位青年將官也正是脫了皮的人。果然，當他步到門廊的時候，在門口站立着的四位武裝的門衛蠻大的喊了一聲：

——「敬禮！」

取了立正的姿勢，很敏捷地把上着木壳的駁壳槍一齊向他舉起。將官把右手舉上右髮，微微把頭向左右擺動了一下。把手放下來，便步下了街沿。在他的背後只聽門衛又喊了一聲。

——「禮畢！」

把手槍放下，把腳休息着了。

門口有一駕紅色的汽車早在那兒鼓動着等待，兩位馬弁把車門打開，把將官迎接上了車去。

車夫掉頭問道：

——「主任，往那兒去？」

——「回去。」

將官不很愉快地答應了一聲。兩位馬弁立在車廂兩邊的踏板上就像一雙角，紅色的怪物咆哮了幾聲向西首跑動起來。

四五分鐘過後，汽車停止在黃波路的「第二特別區管理局」的後門前面。

將官下了車，受了門衛的兩位士兵的敬禮，步過水門汀的後庭，走上樓去。

樓的正中是一個大廳，中間放着一張大餐桌，敷着碧綠的絨毯。屋頂正中的一駕蓮花式的七星電燈，輝煌燦爛着，前後的兩個圓形的屋頂風扇好像是在焦燥，因為無論怎樣努力，

也不能把風扇涼。桌上還擺着三四個茶碗，顯然是有客來過，剛才退去的樣子。

應着將官的脚步聲，從大廳前面西南角上的一道房門裏走出一個勤務兵來，那小兵立在房門旁邊向將官敬禮。

——「有甚麼人來過嗎？」將官問。

——「不是，是下邊局長的客。」

將官走進房裏去了。

那是一間臨街的房間。有床，有沙發，有寫字台，有書櫃，是書齋而兼寢室的地方。房間並不甚大，除掉安放了這些家具之外，已經沒有剩下多空大的空隙了。臨街的一面有兩堵弧頂的高大的玻璃窗，寫字台就在兩窗之間和壁面成了字形的安放著。台上堆放著很多的文件，對面的壁爐上放着兩瓶三星牌的白蘭地，有一瓶是已經喝了一半的。

將官一走進門來，把軍服脫了投在門旁的沙發上。他走到書案旁邊，把那玻璃寫字板上堆積着的所來的文件，站着便檢閱起來，那些文件的封面上大抵千篇一律地寫着：

軍委政治部

馬代主任杰民鈞啓

這馬杰民，不用說那是那將官的名字了。

他立着看了一些電報，通告，會議紀錄，工作報告，大概都是武昌那邊處理了再送過來的，也沒有甚麼重要的東西，他又把來堆在一邊去了。

他轉身走到壁爐旁邊，從「曼塔壁飾」上取了一瓶白蘭地下來。渣的一聲把酒瓶打開，斟在一個很大的洋磁茶盅裏面。坐着就當成咖啡一樣喝。

他一面喝着，一面又看了些私信，但一封二封都是求事的信。他看了便絡續向桌旁的紙箋裏投，在心裏不斷地叫着。

——（哼，向我求事，連我自己都還要向人求事啦！）

自從清黨以後，由各處逃來的在本地方佔不住脚的不安分的青年們，以為這革命的新都一定是理想的王國，一定很緊張的是有工作待人來做。因而外邊的清黨運動愈緊，逃來武漢

的失業分子便愈加多，求事的信也就一天一天的愈是有增無已。

——（我們大家都走錯了路，走到廢字簞裏來了！）

武漢的勢力範圍本來已經縮小；所謂革命偉人又大多是身兼數職，有的一部的事務就由一家人包辦，有的又因為顧不來，便把應設的重要機關都停頓下去了。就因為這樣的關係，那有許多官職來夠許多的人去革命呢？

一封一封的信來，當初都還能夠耐着性子回復，但到近來却是愈來愈多，愈多愈沒有辦法了。在沒有辦法之中，却找出了一條絕妙的辦法；便是投進字簞。

他一面喝着酒，一面看着信，看了又接連的向字簞裏投。但也最後打開了一封信是用普通的白色的洋信箋寫的，在頭上沒有頂着「遺囑」。這信箋已經使他受着新鮮的感觸了。信的開頭寫的是「杰民弟」——在那旁邊還有一筆小注，「因你叫我是姐姐，所以我也就叫你弟弟了。」字是他所不會看見過的女子筆跡，他詫異了一下。他又先看信尾的署名是「你的姐姐金佩秋伏枕書」。「這金佩秋」三個字就像銀劇上的劇名一樣，在那他已經有九分醉意的眼前，接連地展出了幾場發聲的劇景。

## 二

五月一號的勞動節，武漢三鎮的民衆舉行聯合大會，會場在漢口北郊外的華商跑馬場。工人農人學生士兵小商人……到會的一共有十萬以上的羣衆。

一片汪洋浩蕩澎湃軒昂的人頭大海！紅旗大海！手搖旗大海！

高呼口號的聲音，國際歌的聲音，少年先鋒歌的聲音，國民革命歌的聲音，一切音樂隊的，大鑼的，大鼓的，拍掌的，各種各樣的聲音，溶匯成一片的怒濤！十餘萬羣衆在同一的舉動之下舉手，脫帽，搖旗，絕叫。

鮮紅的一個宇宙·鮮紅的一個人海！

堅牢的宏敞的正面的講演台上高懸着世界革命的導師們的遺像，無產者運動死難烈士們的遺像。武漢的重要份子大都聚集在這兒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代表也大都聚集在這兒了。印度的代表，日本的代表，法國的代表，英國的代表，俄國的代表……各種各樣的如火如荼的熱辯，各種各樣的如火如荼的狂呼，把十幾萬人的工農大眾的心血沸騰到了一百二十度以上。

——「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打倒一切資本帝國主義！」

——「工農羣衆聯合萬歲！」

——「世界革命萬歲！」

台上叫了一聲，台下萬雷齊發的回應一聲，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打成了一片，把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打成一片。

杰民也是站在講演台上的一個人。

在一個英國代表湯姆同志的演說特別使會衆起了一番激越之後，他偶爾瞥見了站在他近旁的市黨部的宣傳部長嚴少蓀。少蓀旁邊還站着一位秀麗的女士。

那女士是他所不認識的。身子像纖小，穿着一件草色的湖綢的旗袍，套着玄青的華絲葛的長坎肩；脚上也是雙綠色帆布的膠皮鞋子。小巧的頭上分梳着短髮；臉色有些蒼白，有些興奮，從那一雙敏活的明眸裏洩漏出一片伶俐的精銳。

僅僅如像電光一樣的一瞥，使杰民連想到了意大利文藝復興期的畫家 *Caravaggio* 的一

張名畫上來。那是一位青年騎士和一位女相士的半身像。騎士戴着一頂插着駝鳥毛的廣沿帽，額上微微露出一些鬃髮，左手扞在帶着佩劍的腰上，把微微矜持着的抿着嘴的面孔偏着，把右手伸給旁邊立着的一位女相士。那騎士面孔的表情，那全體的姿勢；就像是把那女士鑄出了一個模型。——「這 Agitation 的力量真是厲害！」少蓀在向着他讚美湯姆。

湯姆的演說，極其簡短，一句就是一個口號。他的聲音非常的宏亮，他的姿勢非常的熱烈，雖是不懂英文的聽衆，看見他那樣的精神，不待翻譯者的翻譯，早已經便受了他的感動。特別是在落尾高呼口號的時候，湯姆在褲包裏面搜出了一張紅色的大手巾來，拿在手裏，當成手搖旗一樣，不斷的搖動，不斷的高呼，一面叫，一面跳，足足怕叫了二三十遍，使全場化成了一個高度的溶礦爐。全場的人都在叫，都在跳。待到第二位的演員開口時，隔了好幾分鐘才像暴風剛過的海潮一樣，漸漸靜鎮下去。

——「他做了四五年的工人運動，畢竟不同。」

這湯姆是英國的一位礦工，他從十幾歲做童工起，現在已經是七十歲了。但他那如像純銀一樣的白髮，如像赤銅一般的面孔，和那堅實精神的短而橫的身軀，就好像具體的表現出

了未來的健康的社會。——「羣衆心裏，也很會操縱，就給彫塑家手裏的粘土一樣。」杰民又接着說。

在杰民和少蓀讚賞着湯姆的時候，那位女士向少蓀耳語了一下，少蓀便回頭向杰民介紹：

——「這是金佩秋同志，市黨部的婦女部長。」

佩秋把左手撐着腰際，把右手伸給杰民，微微的側着面孔抿着嘴唇和他握手。

——「啊，你真是 Caravaggio 的年青的騎士！」

杰民握着他的手，心裏在這樣叫。

三天後的五月四號，夜裏，已經十點過鐘了。

杰民在後城馬路開了會議回來，路過後花街口，他忽然想起了住在那背街裏面的一位女同志萬超華，他便枉道去看她。

三樓二底的房子，主人住在樓上。在樓梯上走着，早聽着樓上有一羣愉快的女性的笑語

聲擁着湯姆的聲音。上了樓，果然看見那白髮童顏的湯姆老同志雜在一羣女性裏面正在要告辭的神氣，另外有一兩位男同志在當翻譯。那老湯姆照着他歐洲式的表示親愛的儀節，要和女同志們擁抱接吻，把大家都駭得逃跑起來，就好像一羣燕子看見了一支老鷹。

——「Oriental, too aridental!」（東方式的，太東方式的！）

湯姆底禮節沒有人敢接收，他微微表示着些輕淡的失望，這樣說了幾聲，走了。湯姆走後，一羣驚散了的燕子也跟着散了，只剩下兩位女主人和一位來客的金佩秋。佩秋的穿着和五一節上是一個情形，她和杰民雖然才見第二次面，但就好像是十年以上的舊友了。

——「杰民」，她招呼着，「你從實地招來，你今晚是來會那一位女主人的？」

——「我只認得超華，這另一位女同志，我倒還要請你們替我介紹一下。」

——「好的，我替你介紹，這是馮德貞同志。但我們更要拷問你，你是怎麼認得超華的？」

——「最好讓超華告訴你們罷。」

——「不行，不行，我們要來分審。德貞，你把超華拉到你房裏去拷問她，我來拷問杰

民。」

肥胖的近視眼的德貞，她的脚是纏過的，那人爲的畸形愈見把她漫畫化了。但她却很真摯，她快活的說：「超華是早告訴過我的，且讓我們馬大主任說罷，看她們的話，相符不相符。」

——「好的，杰民，現在就該你招了。」

——「你們這些女同志真是 too oriental，我說了是會使你們失望的。」

——「不行，不行，你不要逃避！」佩秋和德貞爭着說。

——「好的，我對你們說罷，去年十二月你們武漢的黨部和民衆團體，組織過一個「慰勞前線將士代表團」，超華是你們婦女協會的代表。他們到南昌來的時候，我們開過歡迎會歡迎她們。因此我認識了超華。」

——「還有呢？」審判官的佩秋問着。

——「還有就是她把住扯告訴了我，我現在回到武漢了，今晚上第一次來妨問她。」

——「就只這麼一點嗎？」

——「還有便只好做小說了。」

——「德貞」，佩秋又回問德貞。「她告訴你的是不是這樣？」

——「大致不差。」

——「好啦，你看，」超華得着勝利地叫着，「你怕我們這些老太婆還會有你和少蓀的那樣羅曼史嗎？」

——「噯喲，你沒倚老賣老，」佩秋不服輸地回答超華，「你和×同志的關係是怎樣？杜白水同志不是又要找你去做女秘書嗎？」

——「你造謠生事！」

——「我倒不會造謠呢，杰民，」佩秋又回頭向着杰民，我要警告你，買主是已經定了的，你不要亂動手。」

——「多謝你的警告，但像我這樣有了妻室兒女的人，買主就沒有定，也是沒中用的。」

——「老實你的家眷是還放在廣東的嗎？」佩秋問。

——「是的，說不定怕已經到了上海，好久沒得到消息了。」

——「該沒有甚麼危險罷？」

——「危險或者不會有，因為我的老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啦。」

——「啊哈！日本帝國主義者！」大家都笑着反應了一聲。

——「你的帝國主義者要是到了我們武漢來，我們天天要拉她到羣衆大會去演講，豈不很妙嗎？」

——「妙是妙，但她恐怕不見得肯演講，她也是 too oriental 的。」

——「其實，我們以前還是一樣，」佩秋說，「我想空氣是可以轉換人的，你的夫人到了這兒一定會跟着我們轉換。」

——「轉換也只是程度問題啦，剛才湯姆同志不是說你們太『裁令搭兒』嗎？」

——「的確的」佩秋回答着。

——「你們爲甚麼不和他接吻呢？他那樣七八十歲的老同志，你們就做他的孫女都是可以的啦。」

——「正所謂東方頭腦呢」，佩秋說，「因為我們沒有那樣的習慣。」

——「他今晚怎的一個人到了這兒呢？」

——「因為他時常在說想領略一下東方的風味……。」

——「那他今晚不該失望了，東方味享得十足。」

——「我們便叫這兩位女軍閥來請他。」

——「怎的，女軍閥？」

——「你不知道嗎？超華是陸軍次長底太太啦，她的已經死了的丈夫在北京政府做過陸

軍次長。德貞底黃大哥，現在在第六軍當團長啦。」

——「沒想出才是這麼出衆的兩位大人物，」杰民微笑着說。

——「大人物！哎喲，要你才是大人物！那個還有你大！」德貞和超華搶着說。

——「只有她們這兒還多少有點佈置，所以我們便請他們作東」。佩秋仍繼續着自己的話。「你莫看見我們武漢的女同志們住的地方呢，那裏還有甚麼東方的家庭風味。我們超華同志不媿是做過次長太太的人，她的烹調很拿手，杰民，你可以叫她請你一吃啦，我們好來做陪客。」

——「叫她請我？可惜我不是國際代表。」

——「啊啦，」超華叫着，「你說那樣的話。像你們做大主任的人，一天忙到晚，我們是怕犧牲了你的寶貴的時間。」

——「不請好了，真會說客氣話。」

——「我是不作假的，你真的有空閒的時候嗎？」

——「我回來才不久，我們的大主任董幸寅凡事是一手包辦的。他要往河南去了之後，我才能代理他的職務。所以我這一向可說是無事忙，……。」

——「你真的有時間，那我明晚便請你，好不呢？」

——「再好也沒有，我定來領略我們次長太太的東方風味。」

——「你要說甚麼次長太太，我就不請。」

——「好的，得罪了，我們頂頂革命的萬超華同志，東方的樂沙·魯克森堡。」

——「杰民」，佩秋叫着，「我們超華同志真正是很好的同志咧，你不要奚落她的，超華，不用說我要來做陪客的了。」

——「那嗎，」德貞含着笑說，「少蓀免不得也要請的。」

——「那是不用說的啦！」超華說，「誰還把他們兩個分得開啊？」

——「白水也當得請啦，」德貞又說。

——「自然咯，」這一次是佩秋說的，「誰還他們兩分得開啦！」

——「我的話不用你來替我說，」超華說着，「杰民，你知道，我們金佩秋同志今晚爲甚麼在這兒滯着？她是在等她的少蓀的啦。你停一下便可以看見，少蓀會來。她在她少蓀旁邊，真要叫你肉麻。你看她靠在他的肩頭上，長一聲「阿哥，」短一聲「阿哥」……」

——「你這個女軍閥，總是想圖謀報復，」佩秋插斷她。「我叫少蓀『阿哥』，有甚麼好肉麻呢？因爲我就覺得他真就像我的『阿哥』一樣。」她在「真」字上說得特別用力。

——「莫爭鬧了罷，」德貞排解着說，「還有請我們馬主任談些正經事情啦。」

——「是的，我早意要問你的，」佩秋向着杰民說。「你在南昌已經發表了那篇擁護黨權的文章，爲甚麼還跑到上海去？我們真替你擔心了好久。」

在這兒杰民說他怎樣在二月中旬由南昌到安慶，下旬又由安慶回南昌，在南湖邊上朱德

家裏，草就了那篇文章，本來便打算回武漢的，走到九江之後，接到董幸寅底電報，詰責他爲甚麼還不到上海，他又才改船跑到上海去。他又說到上海時已經是四月三號，上海底局面已經完全變了，他是主張武漢政府先東下而後北伐的，和上海底同志們接了頭之後，第二天他便乘長江輪船折回武漢；但不料到南京便停頓着了，因爲當時北軍反攻又奪回了浦口，南北兩軍底大炮正在挾江轟擊，船在長江中心停了五天，直到四月十四號才到了武漢。

他把這些話扼要地談着，又說：他在中央日報底副刊上曾有一篇脫離以後登載出來，所記的便是這一回的事體了。

三位女同志都聽得很熱心，尤其是佩秋，她像連氣息都是凝着的一樣，一直聽完了他的說話才深呼吸了一次。

「唉……」她說，「你真使我們擔了不少的心呢。你那篇文章一由南昌帶回了武漢之後，是同時在中央日報，民國日報，革命軍日報上發表的，把武漢三鎮真是轟動了，黨權運動就全靠了你那篇文章來做了結穴的。在那篇文章發表之後，就有人說你回了武漢，我們民衆團體都在準備着替你開歡迎會。但是你並不見回來。後來有人說在漢口市上親眼看見你坐

在汽車裏面，你回來了的消息又喧傳了一下，但不久又陰消了。後來第三軍的顧問由九江回來，才知道你已經到了上海，聽了這個消息真是使人愁了不少，連那位俄顧問都受了非難，大家怪他爲什麼沒有阻擋着你。後來又有人說你在上海死了，你真是惹了好多人替你流了眼淚呢。」

他們談了好一會，已經快要到一點鐘了，當着杰民正在告辭着要走的時候，樓梯上又有人的脚步聲的時候，和談話聲。那談話的聲音是宏亮的長沙調，口裏就好像含着一個湯團在說的一樣，一聽便可以知道那是白水。

——「喂，他來了！」佩秋把下頤向上點着，向着超華調皮地說。

——「唉，他來了！」超華却把頭向下點着，回答着。

她們所說的「他」是代表着兩個人的，一個自然是白水，一個是在白水後面跟着上來的少蓀。白水是軍委會的祕書長，少蓀在兼任着他下面的機要科。

——「老大哥，恭喜你得到了一位女祕書啦！」杰民迎頭招呼着白水。

——「A2-X0-X0-X0-X0……」包着湯團的哄笑爆發着：「馬大主任你在這兒吊爾郎

當。」

——「我已經替你下了警告啦。」佩秋搶着說。

——「哎喲！」超華叫着，「趕快去叫你阿哥好了！」

——「你怕我不好叫，」佩秋反攻着，一閃身跑去吊着了那默默無言的就像始終是憤慨着的少蓀的肩膊。「阿哥，阿哥！超華同志明晚要請杰民同志吃飯要吃請我們作陪。白水同志也要請的。我看白水同志是成功了，不過L同志也快要回來了。怕要成爲二等邊啦。」

——「Aa-xo-xo-xo-xo……」二等邊！」

——「老大哥，」杰民對着白水說：「她們剛才在說我還不相信，我看你這時分陪着少蓀來，少蓀自然是來接佩秋的，你來不是很有意義嗎？」

——「Aa-xo-xo-xo-xo……」連你大主任都認真起來了。」白水笑着，一面抓着他的額白的頭髮。「我是把汽車來盡義務的啦，幫忙少蓀把我們的『花』送回去的。」

——「什麼花啦，林老頭子！」佩秋抗議起來了：「我不高興這種把女性當成玩弄物的名詞！」

超華和德貞在這時也同聲響應了起來。

——「那嗎」，白水說，「我以後就稱你們爲『果』吧。好讓我今天吃一簇葡萄，明天吃一條香蕉，你們看好不好呢？」

——「老頭的野心真不小啦」，杰民說着，在白水的笑聲中又促着大家分手，於是乎主人六人便一窩蜂地簇擁下了樓去。

### 三

接着是五五的晚上，杰民到超華家裏時已經十點過鐘。正中的客堂裏面仍然是昨晚上的三位女同志。

——「噯呀呀，好容易等到了」兩位女主人爭着說。

——「你怎麼到得這麼遲？」佩秋說。

——「對不住」。杰民頓聲地道着歉。「今天是五五，是馬克思的紀念日，單是講演我都講演了十次。你們聽，我的聲音都成了破鑼一樣了。明天政治部員要出發上前線，晚上在黃陂路開部務會議，直到現在才抽出了空出來，少蒸和白水都還沒有來嗎？」

——「那裏」佩秋回答着：「他們七點半的時候來過的了，等了你一陣不見來，他們又有別的事情走了。」

——「怕他們不會來了把；」

——「那不會來！」德貞反駁着說，「至少少蓀是定要來的。我們的佩秋同志和少蓀兩個人啦，一個不同坐，一個就不吃飯；一個不在家，一個就不睡覺。你還怕他不會來！」

——「你要聽他們的宣傳。他的方大哥假如是在家時，你怕她還有在這兒說話的時候？」

——「噯喲，你要來誚皮我們這些老太婆！我們的孩子已經五六歲了。」

——「噯喲，你要在我面前誇老，我的孩子假如是在，也是會有五六歲的！」

——「怎麼？」杰民很驚訝地問着：「你的孩子有五六歲？」——這句話的確是很使他吃了一驚的。因為他眼前的小巧的佩秋看來怕不過二十歲的光景；又聽說她是今年正月才和少蓀結合了的，怎麼便有五六歲的孩子呢？

——「你很驚異嗎？」佩秋笑着說。「你昨晚把你的故事對我們講了，今晚我要向你講我的故事。」

——「那再好也沒有。」

女主人的超華剛好替大家把茶斟好了。佩秋先端着茶喝了，她說：「我說的話你替我筆記下來吧。」

——「好的，我就替你當書記」，杰民說着便從軍服的上衣包裹抽出了一枝紅色的頭號大的派克爾自來水筆來，又從下衣包裹搜出了一本手抄本。「好的，你說吧。」

——「我呢，是湖南長沙底人。我的父親是一位舊式的官僚，以前當過漢口鐵路局底總理。我在很小的時候便訂了婚，我的未婚夫名字叫鄧佐周，他也是一位舊官僚的公子，不過他的父親是早已過了世的。」

——「我在滿十六歲的一年夏天從長沙底周南女學校畢了業，鄧家便提出婚期來，我們家裏便允許了。我在那年的冬天便出了閣。我一過門去，才知道那比我只長得兩歲的佐周，才是在吃鴉片煙的人，並且又還愛嫖，愛賭。我初過門的時候，他都還和我親熱，但不上兩個月，他便把我厭棄了，在家裏過夜的時候真是少。我那時候完全是一位東方式的女子，我所曉得的，是女子底生命要應該講究三從四德。所以他雖然是厭棄我，想出種種方法來虐待

我，但我總是盡我的心力去體貼他，希望他有一天會回心轉意。

——但那人真是一位無情無義的漢子，他自己明目張胆地做着些不良的事情，他偏忍得下心，誣在我和我娘家底書僮有秘密的關係。因為我娘家有一天遣那書僮給我送了一些東西來，我不該去親手接受了。他聽見人講起便拿這點來做誣枉我的根據。我沒法祇得寫信回去告訴了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才知道我在受着虐待，便親自來把我帶回娘家去，和鄧家決裂了。那時我結婚以後還不上四個月。但我却已經懷了孕了。在秋天，結婚之後的八個月上，產了一個月份不足的女兒，可恨那鄧家底人更乘着這個機會在外邊說這女兒不是鄧家的種子。我的父親起初也很疑我，自己弄得來也百口莫辯，惹得一家人都是悶氣。那女兒生下來沒有幾天，也就死了。我自己在精神上肉體上受着種種嚴重的打擊，我很傷心，時時想自尋短路，不久也就吐起了血來。

——我的父親不久做了漢口鐵路局的總理，他很可憐我，便把我帶到了漢口，放在自己的身旁教我讀些詩詞和佛經。我在那樣的生活過混了四年，一直到去年的八九月間，革命軍打到了我們武漢爲止。

——「我的父親是跟着吳佩孚向河南逃走了的。家裏就丟下我和母親兩個人，我在那時候，說也奇怪，却才得到了意外的解放。我到那時才知道在家庭之外還有社會，在個人之外還有民衆。許多英勇的青年，爲要改造社會，爲要解放民衆，不惜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在從事革命，自己怎的才藏在深閨裏，在眼淚裏面過日？自己對於自己的生活覺得很慚愧起來，以前的生活就好像一刻都不能夠再支持下去了。我那時聽說革命軍裏面是有很多女同志在做工作的，都是剪了髮的人，我有一天便一剪子把自己的髮剪了，惹得我的母親爲我哭了幾天，我也沒有管她，便跑出來參加了婦女協會，後來我便入了市黨部。漢口民國日報底婦女欄的編輯。

——「是的，我記起來啦！杰民」，佩秋仍然在繼續着說，說到這兒她反問着杰民。

「民國日報底總編輯，起初不是定的是你嗎？」

——「是的，但到快要出版的時候，我在去年的十一月十號便被調到江西去了」。

——「你的總編輯，後來就是由少蓀代替的。少蓀是那樣剛愎不大講話的人，但待我却很好。他愛提出一些題目來給我作，親自指導我，我的文章也是要經他改削的。我很尊敬

他，把他看待得就像我的一位師長一樣。我們的工作是在夜裏，有時夜深了便在館中唯一的一尊床上過夜，但我們的關係是十二分嚴肅的，一直到今年的正月，我才知道他是那樣熱烈地愛着我。

——「今年正月我已經是被決定了派到俄國去留學的。我已經到了上海，在等船了。突然接到武漢的電報，說少蓀要爲我自殺了，無論如何要去叫我轉去。你是曉得的，少蓀是一位很努力的同志，在前漢口的秘密工作他也做了很久，黨裏不好犧牲他；便強制着把我的留學的決定取消了。但我是受過男子虐待的人，我不願意再同誰結婚，我便要求留在上海工作。少蓀又鬧到要請調上海的舉動，黨裏便率性命令我再回武漢。回來之後我們便簡簡單單的結了婚。沒有用證婚人，也沒有發出一張結婚的明信片。」

佩秋就這樣把自己的身世說了一遍，她自己很是感慨無量的一樣，又加上了這樣的話：「我的故事就是這個樣子，你看是不是像一段小說呢？」

——「假如有小說家替你寫出來的時候，那一定是很好的小說。」

——「那嗎，我要請你替我寫的。」

——「可惜我不會寫小說啦。」

——「那裏，你要騙我。你不是小說家嗎？你的作品我早是讀過的。」

——「糟糕，我已經改行很久了，你還在把我當成小說家看待嗎？這好像是犯過罪的人，無論怎樣都是把過去的罪名洗不乾淨的啦。」

——「那不管！總之你把我的事情寫成一篇小說吧，那我是很高興的。」

——「我看吧，有機會的時候，或者可以寫出來。」

——「哦，女主人！」佩秋掉向着超華說；「開飯啦，我的肚子餓了。」

——「喂呀，喂呀，」德貞連連地說，「今晚的佩秋同志是怎的？你不等少蓀來便要開飯？」

——「等了這麼久都不見來，沒辦法了。明天大家都是有工作的啦」

——「好的」，女主人的超華說：「就請進我的房裏去，我去叫女工下麵。我今天是自己做的蛋青麵，杰民，你在南昌不是說過，你喜歡吃麵嗎？」

「呵啦，超華，」佩秋說，「你真體貼入微，就是我也很喜歡吃麵的。」

佩秋先立起來，領着路，走進了東首的廂房裏，是超華的寢室，在一隻綢絲床前陳着一張烏木方桌，桌上陳着很精細的幾碟下酒菜。

超華把杰民安在首席上。佩秋坐在他的左邊，超華坐在右邊，德貞是坐在對面的。四個人便把席面圍聚着了。

在中國的小磁杯裏，斟滿着金黃色的液體，杰民滿以爲是紹興酒，舉起杯來便喝一口，就像喝了一口極熱的滾湯一樣，立刻向地板上吐了。原來那是白蘭地。這使坐在旁邊的佩秋向他嘲笑了起來。

——「你真是一個弱者！」

——「弱者！好不我們來比賽？」

——「好啦，再好也沒。怎麼比賽呢？」

——「隨你怎樣比賽都好，我總是奉陪。」

——「那麼，我們這樣吧。我喝一杯，你喝一杯。我們要不斷氣地一口一杯，看那個先醉。好不呢？」

這樣一個猛烈的賭酒法，從那弱不勝衣般的佩秋口裏說出，這在杰民，的確是一個驚異。他自己本是勉強可以喝一瓶中瓶白蘭地的人，剛才他喝了便吐出的，是因為出乎意外的原故，他受了佩秋的挑戰，便先把自己的杯子舉起來，一口喝盡了。

——「呀，你還可以喝！」佩秋也不免有點驚異，她也舉起自己的杯子來一口喝盡了。就那樣接連喝了十幾杯，佩秋的白晰的近於慘白的面孔便暈起了紅潮來，口似乎渴得很厲害，只是在喝茶，喝麵湯。

——「佩秋我們不喝了，好吧？」杰民看見她那樣情形，這樣提議着。兩位女主人也在從旁勸。

——「只要你承認輸，」好勝的佩秋這樣說。

——「你那樣好勝，我便要徹底的克服你。」

——「好嗎，只要你能夠克服。」

接連又喝了十幾杯，連第二瓶的白蘭地都快要到半瓶了。杰民自己也覺得自己的舌頭麻木得不知酒味了。

「杰民，好弟弟！」佩秋有點飄忽地叫着。

「你怎麼叫我是『弟弟』呢？醉了吧？」

「我那裏醉！我是有一個阿哥，少蓀是我的阿哥。你呢，就是我的弟弟。」

「好的，只要你喜歡那樣，便那樣叫吧。」

「弟弟，好弟弟！其實我今晚上是真誠地待你。我平常和別人拚酒的時候，我是要用奸計的。我喝一杯酒，要用手巾抹一次嘴，酒便吐在手巾裏。可我今晚上是沒弄這樣的詭計的，你看我這手巾的確是乾的。」一張花邊的白洋紗手巾，她伸在杰民的面前，手巾的確是乾的。

「多謝你的誠意，你真是好姐姐。」

「你要記着，你要記着，你是叫了我『姐姐』的啦。我真個是你的姐姐，我是愛你的。」

佩秋突然立起了身來，把杰民的頭抱着，在他的嘴上親了一吻。

但接着又突坐下去，把頭埋在席上，不能抬起來；隔不一會又聽見哇的一聲，吐了。

杰民和兩位女主人忙把佩秋移到床上去，大家替他把腳上的膠皮鞋脫了。佩秋猛然地又抬起身來吊着杰民的頸子又和他親吻了一次。之後，痛哭了起來。

「阿哥，阿哥，你還不來呀！少蓀是我唯一的愛人，我除少蓀以外是不愛任何人的。」這一哭把杰民的酒哭醒了一半，他自己才意識到像是做錯了一件很大的錯事。另外的兩位女同志却在關心他。

——「杰民，你怕也醉了，」超華問說；「你還吃點麵好不？」

——「今晚真對不住，辜負了你們的盛意。但我實在也醉了，我打算就回去。」

——「你醉了，回去不方便啦，」超華又說：「今晚你不用回去吧。」

——「請你到我那邊去躺一下啦，」德貞說；「我的前廂房裏的那尊床是空着的。」

——「不，杰民，你不許走，」佩秋突然在床上叫着：「你們都不許走，等少蓀來了，我要你們做證人。」正在這樣叫着的時候，少蓀匆匆地走進了房裏來。

——「好了，大家都叫着；」少蓀來了！」

——「杰民，好弟弟，」佩秋又和緩了起來，當他看見杰民要退出房去的時候。「你今

晚一定也醉了，你不要回去啦。德貞，超華。」她又招呼着兩位女主人；「你們要關照他一下才好，他也是醉了。」

杰民退出客廳來的時候，在痰盂裏面也哇的一聲吐了。兩位女主人很慇懃地把他扶進對面的前廂房裏，在一尊大銅床上，讓他和衣地睡下了。她們也替他脫了腳上的膠皮鞋。

當他昏昏朦朦地睡着，多少還有點意識的時候，佩秋又連鞋都沒穿，踉踉蹌蹌地跑了過來。

「杰民，好弟弟，你睡了？好的，你平平穩穩地睡。」說了又跑過去了。

失了知覺的杰民，醒來時已經是清早了。他瞥見寢床被人佔據了的超華，還在客廳裏的沙發上睡着。他的頭很重，想起來，怎麼也很吃力。不一會面孔很慘白的佩秋走來了，少蕊很懊惱地跟在他的後面，兩眼充着血。

——「杰民，好弟弟，我回去了。我們一夜都沒有睡。」留着這樣的一句話，便匆匆地轉身走動起來。杰民勉強抬起了身來，看着他們走出房門去了。

隔了兩個多禮拜，杰民才第一次接到佩秋底來信，他立在自己的居室裏展讀着。

「好久不見你了！自從那晚醉後，你又在甚麼地方醉過沒有？你，你的身體怎樣？念念！念念！」

我們婦協打算出一種雜誌，名叫女同志，我又被選為編輯。我知道你是愛弄筆墨的人，好弟弟，望你千萬不要推辭，定要為我們撰稿！

我現在病着，睡在床上。這信寫得很潦草，敬致革命的敬禮！

你的姐姐

金佩秋伏枕書廿一號

就這樣本是極簡單的一封信，但在他那已有幾分醉意的腦識中喚起了那已經忘却了的幾場劇景。他率性又把酒來喝了一兩盅，想立地去看佩秋，但又想到回頭有朋友要來，而且沒有預先通知便匆忙跑去，恐怕也有些不方便；他便坐下去，把桌面前的文件收檢了一下，寫起了回信來。

「佩秋」，他這樣寫着，沒有稱她是「同志」，也沒有稱她是「姐姐」。

「時間跑得真快，我們不見也就三個禮拜了。這三個禮拜，唉！這三個禮拜！在這期間中是起了怎樣的天變地異喲！潮頭現在快要跌落到水平線下了。現在的所謂領袖們，沒一個不是在懷疑民衆，沒一個不是在懷疑政治工作。天天在喊剷除貪官污吏，我們的領袖們那一個不是新的貪官污吏？天天在喊剷除土豪劣紳，我們的領袖們那一個沒有和土豪劣紳勾結？民衆現在成了革命底仇敵了。民衆一提出要求，便說是甚麼「幼稚」，甚麼「過火」。幾位投機的所謂領袖，被一些舊軍閥底殘餘挾持着，他們連屁都不敢放一聲了。從前喊的是「革命軍人不要錢，不怕死」，現在喊的是「保護革命軍人底生命財產」，媽的，要命了！一提起政治工作，便成了那些人底眼中釘。他們說政治工作挑撥士兵對軍官的惡感，挑撥民衆對政府的惡感。媽的，真是要命了！

「五月十八號的事情你該曉得罷？那天下午三時在開軍事委員會，軍委的參謀長報告鄂西底叛兵已經攻到了離武昌城十里的紙坊，駭得大委員們都驚惶失措。問他消息是從何處得來？他說是從武昌傳來的。問他是幾時得的？他說是一點鐘。適逢其會打到武昌的電話又打不通——這是常有的事情：因為過江電話線時常發生障礙。這樣一來，更加是得到實證了，

主席T大老說：「今天還開甚麼會議呢？敵人怕已經把武昌都佔領了！」於是乎便叫參謀長下命令叫第八軍派兵把守江漢關，防備敵人渡河。有兩位委員便中途逃了席。我很懷疑，武昌底形勢假如有那樣逼迫，但爲甚麼衛戍司令的葉挺沒有信來，代英也全沒有信來？我是懷疑這消息不確。我說最好先派人過江去打聽消息。那參謀長說，到了現在還有什麼人好派呢？我便自告奮勇，我說我去。於是大委員們便叫我去。待我跑過武昌，不消說什麼變動也沒有，我在南湖找着了葉挺和代英，但那有那回事呢？我們的前線已經到了汀四橋，叛軍絡繹在潰退，葉挺很憤慨，他說「外敵易堵，內敵難防。」愛滑稽的代英說：「萬一漢口有甚麼動靜，我們倒要當第二劉玉春困守武昌城了。可惜武昌城有一部分折毀了，應該趕快恢復起來。」我回到漢口，在國民政府裏找着了T大老的時候，我勸他渡江，他說：「現在不成問題了，前兩禮拜董幸寅那個孩子在鬧土地問題的時候，是很危險的。」——就那樣那位鬼參謀長不知道是何居心要誑報軍情。

「不過這一誑報，的確是發生了一點效用。在中途逃了席的一位委員，他是在P地的大學當過教授的。政治部底編纂委員K以前和他同事，他那天下午剛好由武昌過江來訪他，看

他在剪髮，把頭剃成了和尚。委員問到武昌底情形才知道並沒有那樣的緊急，也很感謝K，他說，「你來得真好，再遲兩分鐘，我的鬍子都要剃光了」。據K說，這位委員在最近兩三個禮拜，買長江輪船底大餐間都已經買過三四次。風聲一急便買船票，買了，不用說又廢棄了。哼！媽的！這就是所謂領袖！」

「我早曉得武漢是這樣，我真不該跑回來了。我留在上海就做一匹文氓，都比現在好得多。我恨我不是有槍階級，假如我手裏有兵，由得我的一意，我要把那些家伙殺得一乾二淨！現在的一些同志也真悶人，開口在講「策略」，閉口也在講「策略」，開口在講「退讓」，閉口也在講「退讓」，槍尖子都逼在心上來了，我真不知道在幹些什麼！我自己真是灰心！我每天奉行故事地過江去，過江來，我幾次想跳進那黃鶴樓下的江水裏面去淹死了！你還要叫我做文章嗎？我們現在有甚麼文章好做？你敢說一句甚麼語？連我那篇脫離以後都不能夠繼續發表了。哼！奇怪，在革命政府之下，沒有言論底自由！」

「你問我醉過酒沒有？我天天都在醉，目前也正在醉，我除喝酒以外，沒事可做的。」

「你病了！甚麼病？是從前的吐血病翻了？我希望你好生保養，我明晚打算來看你。」

他一寫便把一肚皮牢騷都傾瀉了出來，把信封好後，叫一位勤務兵來送了出去。自己覺得心頭稍稍疏暢了一點，走到床邊去把靴子脫了，正想倒下床上去躺一下，但門上有人扣門的聲音。

——「是鐵士嗎？請進來！」

但進來的卻見萬超華。她穿着件白色的夏布旗袍，裏面襯着件湖色的襯衫。那豐滿的肉體，光潤而晰白的面龐，兩邊口角上的兩個笑窩，濃黑而有光輝的一對眼睛，看來怎麼也好像是一位活潑的處女。她大約是才入過浴，一種有暖意的馥郁的氣息剛開門便射到了杰民的鼻官。他又把靴子穿好，請超華坐在梭發上，自己在旁邊的一隻椅上坐着。

——「好久不見了」，他隨便地說，「還好嗎？」

——「好的，你又喝了酒啦。」

——「我近來每晚都在喝酒，不喝酒沒有辦法。」

——「怎的呢？會把身子喝壞的啦。」

——「喝壞了也沒怎麼，處在現在的局面裏，不喝也還是會壞的。」

「你那樣不好的，怕你是一個人住着，太寂寞了罷？」

「寂寞？也怕有點。不過我是很感覺着憤懣和焦燥。」

「你爲什麼要那樣呢？」

「爲什麼？很難說。」

「我看你消遣一下好些呢。今晚你有沒空，我們去看看電影？」

「看電影？」

「是呢，法租界的××劇場聽說在演着一簇好片子，我今晚上特來約你去看。」

超華說着把那黑油油的一雙眼睛望着他，等着他的回話。他暫時沉默着了，在他那蔥蘢的好意和暖暖的肉息的氤氳中，使他感受着了一種內鬥。他很想聽她的勸誘，跟她一道去，就如像他要把自己沉溺於酒的一樣，坐在她的旁邊，在那馥郁的氣息中沉醉下去。他把她那黑而清澄的一雙眼睛凝視了一下，他自己的意識在那一對深潭中游泳了有五秒鐘的光景，但終於鳧上了岸來。

「回頭章鐵士要我這兒來」，他把手錶看了一下。「已經八點半鐘了，他不一會

便要來的。」

——「你不好留個字條子，或者教你的護兵說，有事往別處去了嗎？」

——「那可不好。她是每晚都要來的，我們彼此要交換情報……」  
正在這樣說着，門上又有敲門的聲音。

——「一定是鐵士了，」杰民繼續着說：「請進來！」

來的果然是鐵士，但另外還有兩位是白秋烈和他的夫人柳若英。

章鐵士一進門，他那雙和老鷹眼一樣的眼睛便像彈丸一樣向着超華射了出去。

——「喂！你們在做好事啦！」照例是他那像紹酒味道的聲音。

——「你亂講，」超華反斥着他。

若英跟着進來之後，便跑去拉着了超華的手，就和姊妹一樣親熱起來「你一個人在這兒嗎？」

——「是的，我是剛來拜訪他，而且今晚是第一次。我昨晚聽你說，杰民近來似乎很寂寞，我是特來約他去看看電影的。」

——「你要注意啦」紹酒味的聲音又大口地說：「同志快要從南昌回來了啦」

——「你真是愛多心，我真怕你。我要先走了。」超華說着，便想起身往門外走。

——「怎麼！身經百戰的女軍閥！」鐵士又叫着，「要臨陣脫逃嗎？」

——「鐵士，你太不行！超華是我們的好同志，你不能那樣的奚落。」若英替超華聲援。回頭又向超華說：「你沒走，你怕他什麼呢。我們回頭告訴易力詩，要她懲治他。」

超華笑着沒有作聲，但終於向杰民和其餘三人致了目禮，往門外走去。

——「我來代替主人送送客」，若英說着，兩人都走出去了。

——「今天底情報呢？」鐵士像把笑談忘記了的一樣，突然這樣問。

——「在那些文件裏面，你翻罷，我看那家伙是一個騙子，每天所報的事情都是可以想像得出的。」

鐵士把桌上的文件翻了一下，翻出了一封通行紙用毛筆寫的情報來，秋烈也伸過頭去一同唸着。

「一、江面外國砲艦仍存四十七隻，無甚動靜，下午二時許有英艦二隻略略移往下

遊，但仍未離去。

二、武漢三鎮存米已無多，今日米價斗米賣至二元二角。

三、鄂西叛兵聞已竄平江，有竄入江西之形勢……」

若英在這時又轉來了，她也攢過頭來和大家一道看。那樣的消息有得十來條的光景。鐵士等大家看完後，又順手拋在一邊去了。

「糟糕！這樣的情報，真的，我閉着眼睛都可以寫得出來。」鐵士說。

「老董幹的事情總是這樣不着邊際，每個月費五百塊錢，不知道幹來的甚麼用。」

「你儘可以把他撤消了啦。」

「老董用的人，我是不好移動的。」

「怎麼？」若英問，「你不是在代理他的事體嗎？」

「對了，我是代理的是他的事體啦，」杰民在「他的」兩個字上特別用力的說。

「好了，大主任，」鐵士又叫起來：「我們要揩揩你的油啦。」

「什麼？」

——「我們還沒吃夜飯呢……」

——「哦，你不說，我倒忘了，我都還沒吃，好的，我叫護兵去弄四個人底飯菜來，喝酒不喝呢？」他把壁上的電鈴按着，立刻走了一位勤務兵來。

——「秋烈是很可以喝的」若英接着說。

——「秋烈能喝酒？」杰民聽說那肺病第三期的秋烈公然能喝酒，很是詫異。

——「我還沒同你喝過啦，不過你可以相信我總比金佩秋要強些的。」一直沉默着的秋烈一開口便和杰民開了玩笑來。

——「好的，你去備四個人的飯菜，再拿一瓶白蘭地來，」杰民吩咐了勤務兵，勤務兵退下去了。

——「金佩秋？」章鐵士的紹酒罈子又破了。「怎麼提到了她的？」

——「你還不知道嗎？這是驚動了武漢三鎮的羅曼史！聽說他們有一晚上，就在才走了的萬超華家裏拚酒，杰民把佩秋拚醉了，他們兩個抱着便親起了嘴來。」

——「唉！滿愜意來！老馬，你有胆量嗎？你敢於在秋烈面前和若英親個嘴？」鐵士脫

軌地煽動着。

——「親嘴和拉拉手不同是皮膚的接觸嗎？有什麼敢不敢呢？我只怕秋烈有點難乎爲情。」

——「笑話，」秋烈的蒼白的聲音說。「又不是我的嘴，只要她高興，你就抱着她睡覺，都是沒有什麼的。」

——「真的？」

——「怎麼不是真的？」

——「那嗎，好，若英你有胆量？」

——「噫，只怕你沒胆量，」若英笑着。

——「好的，」他猛可地抱着若英，便在她的嘴上親了一吻，親得滿響。

——「呵，勇敢，勇敢，」鐵士連連的說！「若英，你公然要倒秋烈戈！」

——「你不要那樣樂天的，」若英反攻着「易力詩同志真的要倒你的戈呢，你當心些呢！」

——「噫嘻，目前是倒戈流行的時代，佩秋倒少孫的戈，若英倒秋烈的戈，超華倒L的戈，力詩倒我的戈，我們公舉老馬做周武王。」

鐵士的頑皮情趣，一發作了好像沒有止息的光景，幸好在這時候一位勤務兵進來報告，桌面已經佈好。杰民便把大家招呼到外面的大廳上去。

大廳頂上的風扇仍然在扇着，空氣比窄隘的房間裏的要清涼得多。在那綠呢面就的長餐桌的一端陳着幾碟簡單的下酒菜，是由鄰近的菜館裏叫來的。

四人就了席，秋烈和杰民坐在一邊，鐵士一人坐在對側，若英却坐在主位上。鐵士不能喝酒，把飯菜催了一回之後，又把他的紹酒風味的聲音使三人滿喫起來。

——「若英，你同杰民是到武漢來才認識的？」他問着。面孔的表情是「怎麼才認識，便親密到那樣？」

——「我們是在上海就認識的了，去年的三八節我們上海的婦協找過他講演，是我到他家裏去找他的。那次他在上海講演『三不從』我們是很受了他的感動的。」

——「故爾便倒起了戈來嗎？秋烈呢？」

——「我們也是在上海，我比若英還要早。是前年的十月吧，光慈引我到他家裏去談過一次。你該記得嗎？」他回向着杰民。「我那天到你家裏，本是想談些文學上的話的。你却問我了談一些關於土耳其的政治問題。」

——「怎麼不記得呢？」杰民回答着，「那問題在我依然還是懸案。」

——「是怎麼的問題？」鐵士嚴肅了起來。

——「我是覺得你們在政治上的宣傳工夫還沒有做周到。近時的國家主義者，他們的重要的主題便是效法日本和土耳其。日本在德川末年和我們中國也相差不遠，她一樣是西歐資本主義的殖民地或候補殖民地，但她在短時期之內便強盛了起來。土耳其近年也從近東問題的焦點解放了出來，大大地在發揮着新興國家的氣勢。中國的國家主義者乃至准國家主義者便注目到這兒。他們的見解是日本和土耳其所能辦到的，我們中國也應該能夠辦到。他們便在唯心的方面去求解答，不是說因為她們有聖君賢相，便是說他們的政治統制得法。結果是我們中國的改造應該從精神方面着手。這差不多是一般的通俗見解。事實上日本和土耳其所做到的東西，我們中國焦躁了幾十年實在沒有做到。日本和土耳其之所以做到了，我們中

國之所以沒做到。真真是在精神上有了差異嗎？我們中國認真地學習日本和土耳其，我們便可以富強嗎？土耳其暫且不說，日本是自中東之戰以來便被我們學習着的，每年有幾千留學生送往日本，也有幾千留學生由日本回來，然而學習的結果終竟還是白事。這兒不是應該另出去找理由的嗎？」

杰民說到這兒停止着了，大家沉默了一會，鐵士又接着問他：

——「照你的意思是當作怎麼解釋呢？」

——「我的意思是，日本之所以成功，土耳其之所以得到解放，都是因為有了我們中國。有了我們中國這個偉大的殖民地，所以日本那蕞爾三島可以暗渡陳倉，在短期間之間未為先進資本國家所十分注意便把羽翼豐滿了起來。土耳其之在近東問題的焦點位置，明明是因為有我們中國——這個遠東問題的焦點替它置換了的。在我的意思，我們現在要想學習日本和土耳其而得到成功，那是需得有第二個更大的『中國』放在我們的旁邊，或者是在別的地球上發現殖民地。那樣的發現當然不會有，中國目前所應該走的路也斷斷乎不是日本和土耳其的路。這便是我當年對秋烈談及的問題。我覺得你們對於這一方面的問題，似乎很少有

澈底地對我們解答。」

——「是的。」秋烈說着。「我們的人手太少，事情又忙，有好些工作實在是要你來做的。那次我不是勸你就把你的意見寫出來嗎！可是你似乎一直沒有寫出。」

——「我因為不久便到了廣東，接着便是北伐，在這軍事勝利的期中生出了自我陶醉這樣的問題便離開了我的意識焦點。今晚如你不提起，我幾乎是想不起來的。」

在這時兩個勤務兵把飯菜運送了來，鐵士說他自吃過早飯以來還沒拿過飯碗，等不及菜碗上齊便盛了一碗飯來開始吃着。

秋烈和杰民兩人仍然繼續着在喝酒，若英陪着他們喝了一兩盃也各自吃起了飯來。

——「你能喝酒，實在是出于我的意外」，杰民問秋烈說，談題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平角。

——「怎的？」

——「你的身子不是很虛弱嗎？你的吐血症近來怎樣了？」

——「今年春天大吐過一次，幾乎死在上海。我剛好退院便跑到武漢來了。」

——「那你爲甚麼還要喝酒？」

——「我喝酒是偶爾的消遣，倒沒甚麼，我聽說你近來有點自暴自棄，天天都在喝酒，那倒是很危險的啦。」

——「處到我的境遇的，不自暴自棄的恐怕也沒有人。」

——「笑話，你的境遇有什麼難處？」

杰民被這一問，一下竟找不出話來回答，他遲疑了一下說：「總之目下的武漢的形勢，是使我失望的？」

——「你的失望，出發點是由於認識不足，你以爲以前的武漢政府是很革命的，現在反動了，是不是呢……這種見解根本就是錯誤；武漢政府幾時革過命？你到現在來才要失望。革命是在從此以後啦！」

杰民聽了秋烈這幾句扼要而有深意的話，他發了一番深省，突然在桌上打了一拳，口裏叫着：「好的，我從此以後不再喝酒了！」

——「那不行的，」秋烈笑着說：「乘着醉興把不可能的事情隨隨便便地傾說出口。」

——「等我來替你修正一下，」鐵士含着飯插進話頭來，「以後不再喝自暴自棄的酒。」

——「對的」，若英也接着說，「杰民，你以後實在要保重才行，革命的事情留待你做的還很多呢。」

——「好了，好了」，秋烈又說：「這些話還是放在一邊去罷。今天晚上我的目的是要來和他拚酒的。」

——「你要和我拚，那我可不退讓！」杰民接着說。

——「我看你，」若英在一邊笑着，「才說不再喝酒。」

——「我的提議不已經被你們修正了嗎？我是服從多數的。」

兩人又大口地乾了幾杯，把一大瓶白蘭地已經喝光了。杰民正打算再進房間去拿酒來的時候，秋烈突然呈出了一種苦悶的神情，連忙立起身，在近旁的唾盂裏呵的一聲便吐了起來。

——「怎麼，醉了？」

——「不行，今晚餓着肚子，又喝的是急酒。」若英把秋烈扶進房裏去了。

這時候鐵士早已把飯吃完，在剝着枇杷。杰民也剝了幾個枇杷，他也醉得來連枇杷底味道都失掉感覺了，飯是一點也不想吃。鐵士接連着打了幾着欠伸，他說：「真是夠支持，每天三餐吃不上兩頓，一覺睡不滿五個鐘頭。」

——「我羨慕你們嚟，」杰民說着，他的憂鬱又已經恢復轉來了。

——「你又要發牢騷了嗎？」鐵士說，「對不住，我要去睡覺了。」鐵士也走進房裏去了。

杰民一個人在大廳上悶坐了好一會，看着一個勤務兵和兩個馬弁把席面收拾好了，他又才走進房裏去。秋烈和若英睡在他的床上，鐵士把門側的梭發佔據着，整天為工作疲罷了的三個人，已經睡熟了。

杰民悄寂地在房中立着，把他們左右地回顧了一下，心裏這樣想！「唉，要他們才是真正的戰士！」

他走到床尾上把一床捲着沒用的草蓆拿來，敷陳在地板上，把桌上的文件取了一大堆來做枕頭，連電燈都沒有息滅，和着衣裳也倒下去睡了。（選自質文）

## 雙簧

這是一九二六年的雙十節，北伐軍攻破了武昌城的一段插話——

北伐軍在圍城四十天之後攻破了武昌，生擒了劉玉春陳嘉謨，又恰逢着國慶紀念日，漢口民衆的熱狂真是到了一百度以上。

漢口的青年會在幾天前早就決定下了在雙十節的晚上敦請政治部的主任鄧演達去作講演，該會的執事們在遍街貼着紅紙金字的佈告招誘聽衆。但到了雙十節的那天晚上來，鄧演達因軍事上的勞頓，又因還有別的事務不能分身，他便叫我去代理。

青年會的人最後來催的時候已經九點鐘了，我便把當時宣傳科的組織股長李鶴齡拉着，一道去代理演講。

到了青年會，因爲預定的時間早已過了，立地被引上了一個大講堂，在那兒已經塞滿了無數的聽衆。

剛好在講壇靠壁的一排靠椅上坐定，由迎接我們來的一位人（大約是幹事）向着另一位

在壇上司會的高長大漢，驟看頗像西洋人的，打了一番耳語之後，司會者略略向我們目禮了一下，便宣佈開會。

這司會者不僅風格像西洋人，連說話的聲調也是西洋式。

「兄弟，現在，宣佈，開會。讓我們大家起立，讓我們唱讚美歌。」

大家都起立了，讚美歌的號數當得是先決定好了的，壇下右側的前兩排都是坐的女生，其中有一位年長者步到右隅斜橫着的一架大風琴前坐下，奏起了樂譜來，歌聲接着唱出。

讚美歌唱畢後，司會者又開始祈禱。祈禱過後又作開會辭。那開會辭是很嚴重的，而且很雄辯的。大抵青年會幹事都是雄辯家，他們那犀利的口舌真是他們犀利的武器。

開會辭頗長怕支持了有二十分鐘。全辭自然是不能夠記憶，但那主眼是在孫中山乃基督教信徒。

司會者說：「北伐軍打破了北洋軍。但北伐軍的將領們是誰的信徒呢？是孫先生的信徒。孫先生是誰的信徒呢？是我主耶穌的信徒。所以凡是信仰我主耶穌的便得到最後的勝利；北伐軍的勝利是我主耶穌的勝利。」

接着用最上級的讚美詞稱揚着鄧演達，說「他這位革命偉人像美國華盛頓，法國拿破崙，是中國空前絕後的人物。」但一轉語仍不外是鄧演達是孫中山的信徒，孫中山是基督的信徒的三段論法。

司會者又說到鄧演達的因為勞瘁不能到場，他說他是抱着沒大的遺憾，他「將要在另一個機會上去請這位革命偉人來抒他的革命偉論。今天晚上只好聽聽我們這位革命偉人所派來的代表向我們演說。」

於是他便指揮我去演講，演台下一遍狂濤般的鼓掌聲。

目前的儀式本來是基督教所固有的，論理並不稀奇。鄧演達在當時以一身而兼三主任，總政治部主任湖北省主任，總司令部行營主任，名實相符地有「三頭六臂」的神氣。青年會的那位大幹事要稱爲「空前絕後」的「革命偉人」，要請他來演講以廣基督教的宣傳，要因他之不能親來而抱着無限大的失望，要看不起像我這樣的無名小卒，自然也是萬分在理的。但是當時是在「國民革命」的高潮期中，而當時的指導精神之一是「反對文化侵略」即是反對基督教的。我自己未到場之前心裏滿以爲青年會是爲革命的勢力所懾，所以才請老鄧來演

講，縱使有意利用，但總會通融一些，把所有的一切形式上的儀式免掉，免得演講者作難。殊不知一到演場來，才是這樣的一個嚴陣。司會者以十足的基督教意識逕直把我當成了一匹贖罪的羔羊拉到這樣嚴重的基督教的軍門來做燔祭。他說你是耶穌基督的徒孫，或者徒曾孫，你的革命的勝利是耶穌基督的勝利；你一個打着「反對文化侵略」的旗幟的人，不怕僅僅是一名小卒，看你怎麼處？司會者對於他的宗教自然負有宣傳的責任，但你對於當時的「革命」不是也負有宣傳的責任的嗎？別人對於自己的責任遵守得那樣的忠誠，宣傳得那樣巧妙，而你就只能夠成爲一條贖罪的羔羊，白白地就讓那巴利塞人加上柴火？

一入場以後，應着唱讚美歌，聽着司會作祈禱，致開會辭，我自己惶惑得啼笑皆非，苦於無法對付。鶴齡似乎也和我一樣的惶惑，時時以含怒氣的眼睛望着我，是問我：「究竟怎麼辦？」我的眼睛一直沒找着答話來的時候，司會者已把開會辭講完，揮我去講演。

狂濤似的鼓掌聲終竟把我這匹羔羊逼促着走到壇前。

就在寫文章的途中突然有妙意飛來的一樣，在我向着司會者和聽衆致了敬禮，燔柴正要着火的時候，我却得了一番天來的惠雨。

我先對聽衆說，「我自己的正式的演講要留在後面，在講演之前還得行一次儀式。剛才司會者某先生所行的儀式是基督教的儀式，某先生是基督教徒，自然要行基督教的儀式。但我們是革命軍人，我們革命軍人在演講之前也是有革命的儀式的。這儀式是要推一個主席，由主席宣佈開會，讀總理遺囑，默哀三分鐘然後才落到我的演講。我們現在就先推李鶴齡同志爲主席。」這樣一提出聽衆逕直熱狂的鼓掌聲來報答我。鼓掌聲比前兩次的更高更長，就像始終不肯止息。滿場充滿着和惠的眼光，我知道聽衆已經完全是我的。一直到鶴齡起來對大衆宣佈開會，大家才肅靜了起了。

鶴齡本是極機變的人，他做着臨時主席把開會的程序執行如儀，於是又才揮我去演講。又是一陣狂烈的鼓掌聲。

我的講演怕有五十分鐘的光景，詳細的語句自然是不能記憶的，但大概的主意是還留在腦裏：因爲關於這一方面的我自己的思想和客觀的事實至今還沒有改變。

我說，我自己是深能了解耶穌基督和他的教義的人。新舊約全書我都是讀過的，而且有一個時期很喜歡讀，自己幾乎到了決心去洗禮的程度。但我後來爲甚沒有受洗禮呢？是因爲

我恍悟到了我們中國人沒有再受洗禮的必要。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我們中國人，自生下地來，已經傾是基督教徒，而且一輩子都是實行着基督教義的。譬如，基督說，你要愛你的鄰人，甚至愛你的敵人。有人如要剝你的外衣，你索性傾奉送你的內衣。有人要打你的右臉，你索性更讓他打你的左臉。這些愛的教義，我們中國人一直不假言說地是實行着的。怎見得呢？有人割去了香港，我們索性更讓他租借九龍。有人奪去了安南，我們索性送他一條滇越鐵路。有人佔領了朝鮮，我們索性奉送以滿蒙。我們中國人真正是比任何基督教徒還要基督教徒。基督說：你要積天上的財，施舍你地上的財。有錢的人想進天國，比駱駝想穿過針眼還要難。我們中國人呢？那是把地上的財老早拋得一乾二淨的了。銀行，礦山，鐵道，郵政，內河航業，內海航業，工廠，商場，……凡是可以生財的產業，沒有一樣不已經拋得精光。我們中國人大家都瘦得像一條線了，天國的門不怕就只有針眼那般大，我們是已經充分的資格穿過去的。」

我盡力說了一番隔的理論，大大地受了聽衆的歡迎，笑聲，掌聲，轟隆地不絕。

我最後是如那位魁梧的司會者之稱鄧演達爲「革命偉人」一樣，我稱之爲「基督教偉

人」。我說他以中國人而又信奉基督教，那是雙料的基督教徒，怕比基督還要基督。不過我可惜他是局在了漢口，猶如基督是釘在十字架上，不能發展他的大才。他應該是往倫敦巴黎紐育東京那些地方去，讓那些地方的「駱駝」充分地縮小起來，可以「穿起針眼」。

說得大家又哄堂大笑，我在熱烈的鼓掌聲中把講演作結。

「基督教偉人」委實是一位魁梧的「基督教偉人」。他乘着我把話講完了，便又向着聽衆賡續致詞。

他這次特別恭維起我來，說我是一位「空前絕後的」——又是一個「空前絕後的」——雄辯家。然而我之所以善於雄辯，是因為我是「中山信徒」，而中山又是基督教徒，所以要「請大家要信仰基督，才能有這樣的雄辯。」

這次倒把李鶴齡惱殺了，我的演說是客氣的隔，鶴齡於是便也開始演說起來，他是率性不客氣的不隔。

他說，中山的信教是他早年的事體，他一生教人革命，却不會教人信教。宗教是怎樣的東西，是怎樣害了中國，是怎樣和革命不能兩立，而一些吃基督教飯的騙子是怎樣胡說霸

道，東扯西拉，當場便是證據。他以他那從巴黎練習回來的廣長舌，滔滔地捲了一個鐘頭，說得那位司會的「偉人」實在有點難乎爲情。

接着鶴齡又叫聽衆起立唱國民革命歌。

那簡單的國民革命歌，自從北伐軍入了武漢以後，早就傳遍了的。鶴齡一提頭，幾乎滿場的人都合唱了起來，連那位彈風琴的教會出身的女音樂家也把那簡單的樂譜伴奏了起來。

接着是高呼口號，鶴齡喊一聲，聽衆也跟着喊一聲。他喊出「反對文化侵略的基督教政策！」的時候，左手最前面排的教會女生們似乎應和得特別高，她們就好像一向受人欺負，今晚才得到機會要圖報復的一樣。

口號一喊完，在無數的萬歲聲中熱狂了的羣衆像潰了隄的海潮向會場外湧去。

「偉人」這才張皇起來了，帶着哀願的聲音高叫着：「請大家沒忙走。我們還要做祈禱，還要讚美歌啦！」

羣衆中只聽有人在叫着：「要什麼祈禱！要什麼讚美歌！不唱了！不唱了……」真的想挽回那既倒的狂瀾，只有我們的力量才能夠。

一九三六年六月四日夜追記（選自東方文藝）

